

第一章 耶稣诞生

基督教的基础和意义归结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 (Jesus)。耶稣死后，门徒尊他为“基督”（英文 **Christ**，希腊文 **Christos**，源自希伯来文 **Messiah**，音译为“弥赛亚”，意思是“受膏者”），故连起来称他为“耶稣基督”。

耶稣生于公元前 6-4 年间

现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公元”纪年是以耶稣的诞生为起点的。基督教文明视耶稣的诞生为改变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件，故将耶稣诞生之年作为人类新纪元的开端。“公元”以 **A.D.** 表示，这是拉丁文 **Anno Domini** 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而“公元前”则以 **B.C.** 表示，源自英文“**Before Christ**”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但据现代学者考证，耶稣并非诞生于公元元年，而应是公元前 6-4 年间，具体年份不可确定。将公元元年定为耶稣诞生之年是公元 6 世纪一位叙利亚基督教僧侣名叫狄奥尼修斯·埃克西古 (**Dionysius Exiguus**，约 500-545 年) 的错误。他在推算耶稣诞生之年时忘记了公元前一年和公元后一年之间还有一个公元零年，他还忽略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以他自己的名屋大维 (**Octavian**) 为年号的四年时间等。这

错误推算沿用至今。

同观福音没有提耶稣诞生的年代和月份。据《马太福音》记载：“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2：1）。《路加福音》也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1：5）。耶稣生在希律王时代的哪一年，两书都没有具体说明。希律王死于公元前 4 年，如果耶稣生在希律王时代，则不可能晚于公元前 4 年。据《路加福音》第 3 章记载，耶稣降生适逢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降旨要犹太人民各回原籍登记户口，那时正是居里扭（Quirinius）任叙利亚巡抚（罗马人将巴勒斯坦并入叙利亚省）的时候。罗马人下令登记户口进行人口调查有两个目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税。为了维持罗马帝国庞大的军队和国家行政管理的开支以及罗马上层人物奢侈豪华的生活，必须向各附属国征税，罗马官方因此定期进行人口登记。但据罗马历史记载，居里扭自公元 6 年任叙利亚巡抚，他确曾在公元 6 年至 7 年在该地进行过户口登记，但此时距希律王之死已有 10 年之久。然而马太和路加本人都强调耶稣生在希律王时代，两处的时间出现矛盾。

难道福音书的作者们把时间搞错了？这是有可能的。试想福音书的成书已在耶稣诞生后 70 至 100 多年，在此之前耶稣的故事经过成千上万人口头传讲，在这一过程中某些细节很难保持准确无误。更重要的是：早期门徒们传讲耶稣生平的故事，旨在说明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他们重视的是耶稣诞生的故事所必须具有的信仰意义，而不是其历史年代的准确无误。不仅历史年代彼此不一致，就连故事内容本身也是有差异的。比如说：《马太福音》讲耶稣生在伯利恒，但没有说明“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会生

在伯利恒。而《路加福音》却提供了一个有头有尾且十分打动人心的圣诞故事：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已经待产在即，行动很不方便了。为了要回约瑟的老家去登记户口，她不得不长途跋涉，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去。这一段路程至少要走 5 天。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路加福音》提供的这一情节千百年来使读者产生无限感慨，想象圣母马利亚在这一段旅程中所经受的艰辛和耶稣诞生时条件之不便。

然而无论福音书所提供的故事情节彼此有何差异，所提供的时间与历史记载有所不一致，福音书的作者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以各种方式说明耶稣正是《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弥赛亚。先知们预言弥赛亚必在大卫王的后裔中兴起。耶稣既是弥赛亚，就必定是大卫王的后裔；既是大卫王的后裔，就应当生在大卫的故乡伯利恒。在读福音书时读者须牢记在心：福音书不是历史，福音书是门徒们对耶稣其人其事的解释，解释必须符合信仰。下一步我们通过福音书探讨耶稣的生平与教导时，还将会一再碰到这一类问题。我们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去理解。

又据《路加福音》第 3 章第 1 节，施洗约翰出现于罗马皇帝提庇留（Tiberius，公元 14—37 年在位）在位第 15 年。这一点已由《圣经》以外的史料所证实。学者据此可以较精确地推算耶稣活动的时期。^{〔1〕}目前大多数教会史学者认为耶稣的生年应在公元前 6—4 年间，卒年应在公元 30—33 年间，确切年份无法确定。

耶稣的诞日是 12 月 25 日吗？据《路加福音》的描述，当耶稣诞生时，“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

间接着更次看守羊群”(2: 8)。如果牧羊人和羊群夜间仍停留在野外，则此时不可能是寒冷的 12 月。气象资料显示（二千年来巴勒斯坦地区的气候无显著变化）：12 月的伯利恒正值严寒季节，平均气温 2.8 摄氏度，野地里不可能还有牧羊人。现今巴勒斯坦的牧民 3 月份将羊群放到野地里吃草，11 月初就把羊赶回圈里。从 11 月到第二年 3 月，牧人和牲口都待在室内。事实上 12 月 25 日是罗马人崇拜太阳神的节日。12 月 25 日前后为冬至节，冬至节正午太阳距地平线最近，从这日起昼长夜短。罗马人崇拜太阳神并在冬至举庆祝行太阳神诞生的庆典。到公元 4 世纪初，基督教会将原来流行于罗马帝国的庆祝 12 月 25 日太阳神诞生的节日定为耶稣的诞日，即圣诞节。公元 354 年，罗马帝国西部拉丁教会年历中首次写明这一天为耶稣基督的生日；公元六世纪狄奥尼修斯·埃克西古以自己的方法推算耶稣出生的年代时也采用了将 12 月 25 日作为耶稣诞辰的说法。

福音书中耶稣诞生的故事

《马可福音》从耶稣受洗写起，没有提到耶稣诞生的事。基督教有关耶稣诞生的故事综合了《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故事情节。《路加福音》从施洗约翰的诞生写起，因为施洗约翰被认为是为耶稣的到来准备道路的先驱。

天使报信 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是一名犹太教祭司，母亲也来自祭司家族。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他们年迈无子。路加强

谓这一点，因为按犹太传统，一个妇人不能生育说明上帝不悦纳她。但是有一天当撒迦利亚进殿烧香时，有主（以色列人不能直呼上帝的名，他们称之为“我主”、“我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应许他的妻子伊利莎白给他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1：16）。撒迦利亚虽虔敬信神，但仍不能相信此事可能发生，因为他和他的妻子都已老迈。天使回答：“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利，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果然不久，他的妻子伊利莎白就怀了孕。可见，年迈老妇怀孕生子这一奇迹来自神的安排。

显而易见，这一故事来源于亚伯拉罕和撒拉年迈无子，神赐福他们生子的《旧约》故事。相同的故事情节，同样的神迹。施洗约翰的神奇诞生以后是一个更大的神迹：耶稣的诞生。这一次不是年迈妇人生子，而是童贞女因圣灵感孕而生子。在伊利莎白怀孕后六个月，同一位天使加百利奉神的差遣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对马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1：31-33）。马利亚那时虽然已经许配给约瑟，但还没有出嫁。马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1：35）马利亚虔诚而文雅地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马利亚的未婚夫约瑟对未婚妻未婚怀孕一事怎么看，

路加一点也没有提到。倒是《马太福音》补充了这一空白。马太说：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按当时犹太人的传统，订婚通常被看作和结婚一样，具有相当的约束力，约瑟只有通过休妻才能解除婚约。按照犹太律法，只需两个人作证，一纸休书就可了结，不必惊动局外人。但是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称他为“大卫的子孙约瑟”，告诉他马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20-21）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应验主藉先知所说过的话。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儿子，就给他取名叫耶稣。（《马太福音》1：24-25）。

以上经文说明，耶稣诞生是圣母马利亚因圣灵感孕，童贞女生子，约瑟只是耶稣名义上的父亲，圣灵即上帝才是他的真正父亲。这是基督教的关键信仰。否认圣灵感孕，童贞女生子就是否认基督的神性、否认基督的圣洁无罪、否认上帝的道成肉身。虽然近代一些新教神学家倾向于把童贞女生子的重要性降到最低程度，甚至认为这种说法是多余的。但另一些神学家仍坚持上述信仰是基督教的核心。美国福音派代表人物卡尔·亨利说：“任何一种神学，如果它不承认基督的神性，基督由童贞女所生，基督复活以及基督再临，就不能被看作基督教。”^[2]

耶稣生在大卫家族《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提供的耶稣家谱说明约瑟是大卫王的后裔，因此他与马利亚的婚姻就使耶稣生于大卫家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时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必出自大卫家族。耶稣是弥赛亚，他

必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这个出身是通过约瑟的谱系而加以证实的。

大卫是犹太历史上最受尊敬的君王，以色列人在大卫王的领导下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王国。大卫及其儿子所罗门统治下的以色列王国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描写了上帝与大卫王立约，立大卫及其后裔为以色列的君王。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你的国。”（7：8；12）“你的家和你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7：16）

虽然后来大卫王的后裔中并没有再出过君王，但上帝的话言犹在耳，民众仍盼望着大卫王后裔中将有弥赛亚兴起为王，从而实现这一应许。马太和路加的耶稣诞生故事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犹太民族的这一历史情结。

耶稣生在伯利恒“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 2: 10-11）

这一段经文既描写耶稣的诞生，又有宗教故事。它通过天使报信，将耶稣诞生作为上帝的旨意，说明耶稣是救主、是基督。牧羊人按天使的指引，寻找到马利亚和约瑟，又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消息传开了。牧羊人的形象在（新约圣经）中多次出现。希伯来民族就是游牧民族，亚伯拉罕牧羊、摩西牧羊、大卫牧羊。耶稣虽然是木匠（《马可福音》 6: 3），但常将自己比喻为“好牧人”（《约翰福音》 10: 14），他的传道工作被比喻为“牧养我的羊群”。对一个游牧民族而言，没有比这更好更贴切的比喻了。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是关心爱护、信任服从的关系。对于迷失的羊，牧羊人不辞辛劳定要将他（她）找到，呵护有加。羊群对牧羊人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保护、引领羊群则是牧羊人的天职。直到今天，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仍被用来比喻教会领袖和教徒群众的关系。

路加的圣诞故事文笔优美，情节动人，充满神圣。《路加福音》中一些章节如歌如诗的文字更被直接用于圣诞颂歌，渲染了耶稣诞生的神圣气氛。

耶稣出生第八天受割礼。按犹太教律法，产妇生子，七天之后才算“洁净”（如果生女，14天之后才算洁净）。第八天男婴需受割礼。约瑟和马利亚都是虔敬的人，耶稣生后第八天即行割礼。割礼是犹太教的一种仪式，即用石刀割损男婴阴茎的包皮。据《旧约圣经》记载，上帝与亚

伯拉罕立约：犹太男孩生后八日必须受割礼，是为立约的标志（《创世记》 17: 12）

古代各民族中除了犹太人，还有埃及人、闪米特人等也有行割礼的习俗。但是对犹太人而言，行割礼乃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是神圣的，是犹太人之为犹太人的一个重要标志。犹太民族通过行割礼使自己与其它民族区别开来，保持其民族的独特性。

按摩西律法规定满了洁净的日子，约瑟和马利亚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圣殿，要把他献给主。按律法“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耶稣的父母献上斑鸠或雏鸽作祭物，这是穷人的祭物，富人则献羊。耶稣的父母一切按照律法的规矩办，他们在圣殿遇见一个叫西面的耶路撒冷人，他为新生的婴儿祝福。

约瑟和马利亚按照律法的有关规定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耶稣在拿撒勒长大成人。

东方博士朝拜 马太的圣诞故事与路加的不大相同。这里没有天使加百利，没有撒迦利亚和伊利莎白，没有登记户口，没有说明约瑟和马利亚原先就是住在伯利恒呢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到伯利恒去生耶稣，也没有马槽。但马太说，当耶稣诞生时，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要拜“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基督，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东方博士的到来，使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不安，特别是希律王，他当然不愿听见一个“犹太人的王”在他统治的地盘出世。他很想知道耶稣生在何处，他叫东方博士往伯利恒去寻找，并要他们“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2: 8）东方博士于是前往伯利恒。

他们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于是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献黄金、乳香、没药等礼物。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希律王知道自己被愚弄，大发怒，因为他才是真正“犹太人的王”，这是罗马政府给予他的。他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及附近地区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都杀尽，因为按照他向东方博士打听到的，那颗星出现在两年前，故将那生来作“犹太人的王”的婴孩诞生时间订在两年以内。这次屠杀在历史上虽缺少佐证资料，但希律王的残暴却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犹太史家约瑟福斯写到希律时说：“他不是一位国王，而是登上王位的最残忍的暴君。他杀害了无数的人，幸免于难的，其命运之悲惨使死者都会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他不仅个别地折磨自己的臣民，而且无情地虐待整个社区的百姓。……36年来，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处死。希律不放过任何人，无论是他的亲人，密友或者是祭司，更不用说是黎民百姓了。被他处死的人当中有：他的妹妹撒罗米的两个丈夫，他的妻子玛利安娜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亚比利。他命人将其妹夫溺死于约旦河中，并且除掉他的岳母亚历山德拉。两名文士因扯下了神庙大门口的罗马金鹰，被活活烧死。……这老头临死前五天还派人暗杀他的儿子安提帕特。……这个暴君‘像野兽一样统治他的国家’”。^[3]

但在此之前，约瑟已在梦中见到主的使者，按照他的指示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连夜逃往埃及，住在那里。到希律王死了，全家才回到以色列。

这也是有典故的。马太说：“这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2：15）此段经文引自《旧约·何西阿书》（11：1）。在历史上，若干世纪以来埃及就是以色列人的避难地。据《旧约圣经》记载，当迦南发生饥荒时，雅各曾打发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创世记》42：1-3），最后全家迁居埃及。四百年后在上帝的眷顾下，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引出来。马太在写作福音书时，其实是处处以耶稣比照犹太民族的救星摩西的。

当希律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告诉他可以回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2：20）。约瑟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回以色列，他们往加利利境内走，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2：23）。

按此处先知所言“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在《旧约》中找不到出处。《马太福音》多次提到《旧约圣经》里的预言，强调《新约》中耶稣的诞生正是《旧约》预言的“应验”。上述先知所言虽不见于《旧约圣经》，马太也仍然确信并加上“先知所说”来加以强调。耶稣诞生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犹太民族对弥赛亚的盼望。人们既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则耶稣的形象就必然按照人们盼望中的弥赛亚的条件来加以解释。

耶稣的家庭

按犹太基督徒的传统，约瑟和马利亚是耶稣的父母，

耶稣是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据《路加福音》记载，当耶稣回到拿撒勒，在安息日进会堂讲道时，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么？”（4：22）。《马可福音》对此事的记载是：众人听见，就甚希奇，说：“这不是那木匠么？不是马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么？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么？”（6：3）照此说法，约瑟和马利亚除耶稣外，还有儿子和女儿。耶稣四个弟弟的名字都是犹太名字，可见这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家庭。约瑟是木匠，耶稣在家时也干这一行。基督教兴起后不久就越过巴勒斯坦在罗马帝国迅速传播开来，当有关耶稣诞生的神话故事逐渐形成并得到广泛接受以后，巴勒斯坦的犹太基督徒仍坚持否认耶稣诞生的奇迹，认为他与一般人一样是父母所生的儿子。2世纪初被犹太文献称为拿撒勒人耶稣门徒的犹太基督徒在犹太和加利利为数众多，他们中很多人后因战乱逃到约旦河东岸，生活在佩拉（Pella）周围地区。这些犹太基督徒的思想跟不上希腊化基督教发展的步伐，与基督教神学主流格格不入最终被淘汰。但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耶稣是约瑟和马利亚所生的儿子。

约瑟是耶稣的父亲。《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排出约瑟的家谱，说明约瑟是大卫王的子孙。他和马利亚的婚姻使耶稣诞生在大卫家族，这是耶稣弥赛亚身份的一个重要证据。然而耶稣不仅是大卫王的后裔，他更是神的儿子。福音书强调他是圣灵感孕，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这里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耶稣如果因圣灵感孕而生则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父亲不可能是约瑟；如果他的父亲不是约瑟他就不可能生在大卫家族。《马太福音》对此的解释是：

“约瑟，就是马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生的。”（1：16）这就是说，耶稣从约瑟这里进入大卫家族，从马利亚那里被称为神的儿子。《路加福音》则特别解释说：“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3：23）就是说：一般人只知道他是约瑟的儿子，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福音书只有在其圣诞故事和耶稣少年时代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路加福音》 2：41－48）时提到过耶稣“父母”，约瑟此后不再被提起。

马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福音书耶稣诞生故事中描写的马利亚是一位圣洁而虔诚的犹太女子，但福音书后来也很少提到马利亚。我们只知道，当耶稣外出传教时，有一次马利亚曾带着耶稣的弟弟去找过他（《马可福音》 3：31－32；《马太福音》 12：46－47）。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马利亚站在十字架旁边，耶稣将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一位门徒（此事只有《约翰福音》上有记载，其他三部福音书上皆无。见《约翰福音》 19：25－27）。

福音书没有讲耶稣年青时所受的教育情况。在耶稣的时代，犹太教的拉比们，希腊的哲学家们各自有自己的学生或门徒，向他们传授知识，形成自己的学派。耶稣不属于任何一派，他的宗教知识可能来自会堂和家庭的教育。从耶稣后来传教时其思想之独到新颖，语言表达之简洁有力，使用比喻之恰如其分，与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文士们辩论时机锋之敏捷来判断，少年时代的耶稣一定是一位有精神追求、勤奋和善于思考的“神和人都喜爱”的年青人。读福音书时，除去那个时代人们加在耶稣身上的种种超自然的奇迹，我们仍深切地感受到耶稣其人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教导所具有的感化人的力量。

耶稣去世后，他的弟弟雅各负责耶路撒冷教会的工作，成为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雅各的思想和成就绝对赶不上他的哥哥，但他虔诚，坚守信仰，最终以身殉道。在耶路撒冷会议上（约公元 49 年），雅各对不强迫外邦基督徒遵守犹太律法一事持理解的态度（见《使徒行传》第 15 章第 13 节以下）。

耶稣的家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他虽然因一纸户口登记令而出生在伯利恒，从而实现了先知的“预言”。但他成长在拿撒勒，因而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他的门徒被称做“拿撒勒党人”。耶稣传道工作主要在加利利展开。耶稣生长在加利利，这个背景对耶稣思想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加利利在巴勒斯坦北部，是全境灌溉条件最好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之一，经济以农业为主。又因为境内有加利利湖，渔业也很发达。在大卫、所罗门时代，加利利是强大的以色列王国的一部分。当国家分裂为南北两部分时，加利利属北国。公元前 721 年，北国亡于亚述帝国。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被虏往亚述；与此同时，“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人来，安置在撒马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列王记》下，17：23-24）其结果是北国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的“失落”，加利利成为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北国以色列连同它的人民从此在历史上消失，这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后来结局如何，至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没有结果。从那时以后，只有原属南国犹大王国的以色列人仍保持民族特征，他们被称做“犹太人”。南国犹大在公元前 587 年被另一强大的民族巴比伦人征服，人民被掳为奴，即所谓“巴比伦之囚”。约 50 年

后，当他们返回耶路撒冷时，再也无力重建以色列的强大国家，但犹太教得到复兴。与此同时，加利利地区仍处于“外邦人”的统治之下。公元前 168 年，犹太民族中爆发马加比起义，起义军不但占领了南国犹太全部领土，还向北方扩展疆界。马加比起义后期建立的哈斯摩尼王朝其版图之大甚至超过大卫所罗门时代的领土规模，加利利此时也回到犹太人手中。哈斯摩尼王朝统治时间不长就出现兄弟争权，内讧不断，罗马人趁机夺取了政权（公元前 63 年），巴勒斯坦成为罗马帝国版图的一部分。罗马人扶植傀儡实施统治，大希律王就是这些傀儡中的一个，他死于公元前四年，耶稣生于大希律王统治末期。

当耶稣的时代，加利利地区大多数居民仍然是犹太人，但也有从北方来的叙利亚人，后来移居的希腊人、罗马人等等。照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看来，加利利历经如此的历史变迁，早已是“外邦人的加利利”（《以赛亚书》9: 1；《马太福音》4: 15）。他们怀疑加利利人的血统是否纯正，加利利人的宗教信仰是否正统。他们取笑加利利人的北方口音，认为加利利人粗俗，缺乏文化。照他们看来，加利利实在不是一个产生伟大宗教领袖的地方。其实，正因为耶稣生长在加利利那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环境里，才使耶稣多一份比较和借鉴，从而对犹太教传统具有批判的眼光，对犹太教信仰重新作出肯定和否定。耶稣的思想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批判和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教导中看到，本书后面也会有所涉及。基督教信仰中最具永恒价值的乃是耶稣的教导，这些教导所具有的“革命”性质正是基督教最终从犹太教中分别出来并进一步发展成独立宗教的内在条件。早期基督教

既在犹太宗教文化的传统中兴起，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传统宗教的解释方式。耶稣是犹太人，从福音书我们看不出耶稣有创立一个新宗教的想法；耶稣的第一代门徒也是犹太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创立新的宗教。他们在阐释耶稣的重要意义时总是借助《旧约圣经》，他们与犹太人一样遵守犹太教里具有一神论特点的伦理道德。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与犹太教的历史和信仰有密切的联系。

注释：

- 1 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8 卷第 866 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 2 D.W. 弗姆：《当代美洲神学》第 143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3 转引自维尔纳·克勒尔：《圣经：一部历史》，第 486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10 月，林纪焘等译。

第二章 从亚伯拉罕到耶稣： 犹太人的宗教传统

犹太人对世界宗教的贡献是他们发展出对唯一神上帝的信仰和上帝与人立约的观念。“约”，或称“契约”，一般指人与人之间订立的一种合同。“上帝与人立约”，则是犹太—基督教的独特传统。

据《旧约圣经》记载，上帝与挪亚及其后裔以“虹”为记号“立约”，允诺不再以洪水灭绝地上的生物（《创世记》第 9 章），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上帝与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立约”，赐予他土地和后裔，以割礼为立约的记号。第三次上帝通过摩西以十诫与以色列人立约，规定了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律法、礼仪、典章等，上帝则允诺世世代代作以色列人的上帝。第四次上帝与大卫立约，“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上帝与人立约”这一犹太教的观念为基督教所继承。基督教认为耶稣降世乃是上帝重新与人“立约”，是为“新约”。基督教开创时期产生的经典被称为《新约全书》。与此相对应，上帝过去与人所立之约被称为“旧约”，记录犹太人的历史和宗教信仰的经典就被称为《旧约全书》。（犹太人不承认“新约”，因而也不承认《新约全书》为经典）。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经典，将其与《新约全书》

合在一起，称为《新旧约全书》或《圣经》。

对于《圣经》的性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说法。最初人们认为《圣经》记载的是神的话语，字字句句皆为神圣。在中世纪的欧洲，《圣经》不仅是基督徒思想行为的准则，更是一切政治、法律、哲学、科学理论的最终依据。在法庭上，《圣经》甚至具有法律的效力。到了宗教改革时代，马丁·路德坚持认为只有《圣经》才是信仰的依据，首次将《圣经》译成德文，让普通人有了阅读《圣经》的机会和权利，这样就开启了对《圣经》原初含义的研究。17 世纪时，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 1632—1677 年）强调用理智解释《圣经》，认为“解释《圣经》的方法和解释自然的方法没有人的差异”。他于 1670 年出版的《神学政治论》一书开创了对《圣经》的科学的、历史的研究。他指出《圣经》的作者不是上帝，而是人。19 世纪德国杜宾根学派运用历史评断方法研究《圣经》，对《圣经》产生的历史背景，各卷书的作者、文体、成书过程、资料来源等等进行了客观的考证研究，采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典籍考证等现代科学手段研究《圣经》，不涉及经文的宗教意义。与此同时，他们也注重对《圣经》各种抄本、译本作详细分析，调查其数量的多少，考证其文字的正误，鉴别其版本的真伪等，以弄清《圣经》原著的本来面目。这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人们对《圣经》本身及其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有了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放弃了关于《圣经》经文绝无讹误之说，《圣经》研究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一系列考古发掘使人们对

《圣经》的内容有了更深的认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圣经》不仅是一本关于信仰的书，它所记载的犹太民族的历史基本上可信，《圣经》考古学已证实了其中一些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圣经》中还有不少神迹和奇事，不能用今天的科学去加以证实，但这些记载至少真实地反映了古人的宗教观念以及他们对世界的体验和认识。宗教信仰以神为中心，宗教故事所表达的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虽然并不一定表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构的，但却常常使人们——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社会中的人——去触及那“我们的深层存在”，去寻找那些永恒的，不可言说的真理，去发现生活的意义。

犹太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巴比伦之囚后被称为犹太人。据《旧约圣经·创世记》第12章以下关于希伯来人始祖亚伯拉罕的传说，他们来自两河流域。

始祖亚伯拉罕移民迦南

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拉。据《旧约圣经·创世记》：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11：31)

这就开始了这个家族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古城吾

珥^[1]迁往迦南（后又称为巴勒斯坦）的故事。亚伯拉罕的父亲只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死在哈兰。^[2]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12: 1; 4: 5)

他们从哈兰到迦南去要渡过幼发拉底河，因此亚伯兰的后人被称为“希伯来人”，意思是“来自河那边的人”。亚伯兰进入迦南地约在公元前 1900 年。由于史料的缺乏，所依据的材料的不同，史家对亚伯兰的活动的时期有不同的推算。

自远古的时代起，迦南地就已有人类居住。据近代考古发掘的材料推测，迦南的历史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自公元前 3000 年，居住在这里的本土迦南人已转为定居农业生活。迦南人虽然久已定居，并且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但因长期处于强大的埃及统治下，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统一的国家。

迦南处于古代世界两大文明发源地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之间，亚、非两洲连结处的一狭长地带，一边濒临地中海，另一边是沙漠。这一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连结这两大文明的唯一陆路通道。古代世界最重要的两条通商路线从这里经过：一条沿地中海岸边，从腓尼基平原、沙仑平原经非利士之地下埃及；另一条在约旦河东，从大马士革南

下，经约旦河东直到阿卡巴湾（Aqabah），然后从西奈半岛经书珥进埃及（《创世记》 16: 7）。后一条路被称为“王道”或“大道”，远在亚伯兰时代以前就已经是连结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主要交通要道。商旅、游牧部落以及征服者的大军都要经山这里进出埃及。自古以来曾在中东称霸的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军队都曾如同潮水一般在巴勒斯坦涌进涌出，为古代中东世界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激动人心的历史剧。

亚伯兰一家从哈兰起程渡过幼发拉底河，然后沿着有数千年历史的古代商旅大道到达大马士革，再从那里向西南方向进入迦南，他们进入迦南后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名叫示剑（Sichem）。

亚伯兰带着家人“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创世纪》 12: 6-9）

《旧约圣经》在这里第一次提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亚伯兰为向他显现的神筑了一座坛。20 世纪初，考古学家在巴勒斯坦基利心山的山脚附近发现了示剑、伯特利（Bethel）等古城的遗址。如果人们按照《旧约圣经》的记载，沿着亚伯拉罕当年进入迦南的路线到达示剑，他们就会发现示剑处于两条道路的交汇点。一条往下进入约旦河的肥沃河谷地带；另一条路往上走经山路向南到伯特利，再到希伯仑（Hebron）。从希伯仑往下到别是巴，别

是巴已到了沙漠边缘，由此进入（旧约圣经）上说的南地（南方之地）。亚伯兰进入迦南，没有选择东、西两边平坦好走的道路，而是经山中部的崎岖山道“渐渐迁往南地去”的。在亚伯兰的时代，迦南地西部临海平原上和东部约旦河谷及河东高地宜农宜牧的地方早已有迦南人定居的大城镇或大堡垒，作为一个以游牧为生的新移民家庭，他还没有能力冒险与定居的迦南人发生冲突。他选择的路线是从中部山地穿山越岭进入南地。中部人烟稀少的山地为亚伯拉罕的羊群提供了充足的牧草，也给初来乍到的外方人提供更多的空间以及躲避和藏身的地方。“南地”因在犹大山地以南故称“南方之地”，地处死海西南，西部直达地中海。南地面积辽阔，但雨水稀少水源短缺，主要为沙漠地带，间有小块绿洲，游牧民族在此地逐水草而居。这里虽然地理条件不佳，但人烟稀少，便于立足。终其一生亚伯兰主要在南地生活。他在此曾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他们全家下埃及，在那里暂居了一段时间（《创世纪》12：10）。尼罗河每年定期的泛滥使埃及拥有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这就使尼罗河流域成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因为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提供了适宜生存的环境。自古以来每当迦南发生天灾或人祸，住在此地的人就下埃及去避难谋生，《圣经》里有多处提到这一类的故事。

饥荒过后，亚伯兰带着妻子并侄儿罗得又回到南地。他们也曾顺着山路到达伯特利，在伯特利与艾的中间他们当初曾支搭过帐篷的地方放牧他们的牛羊。随着他们的牛羊和财物增多，那块地方已容不下他们。亚伯兰和罗得就分手，罗得选择约旦河的平原，往东迁移；亚伯兰则回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希伯仑在耶路撒冷以南 30

公里，位于迦南南部，亚伯兰在这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兰和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这里，这时还没有发展出后来犹太教的一套信仰和崇拜仪式。他们崇拜耶和华，只是为他“筑坛”而已，即用石块和土垒出一个小平台，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在这里，当亚伯兰年 99 岁时，在他的信仰生活中出现了意义重大的事件，即神与亚伯兰“立约”。这一“神圣之约”由亚伯兰传至子孙后代以至于今日。据《创世记》第 17 章记载：

亚伯兰年 99 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

(1-13)

亚伯拉罕遵照神的命令，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撒莱之婢、亚伯拉罕之妾埃及女子夏甲所生之子）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还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

割礼是一个神圣的记号，它刻在亚伯拉罕及其子孙后代的肉体上，叫他们永永远远不忘与上帝立的约：在上帝面前作一个完全人。割礼成为一个标记，将亚伯拉罕一家一族与周围各民族区别开来。

作为一个离开本族本家，离开故乡的新移民的始祖，亚伯拉罕一定从与他立约的上帝那里得到了精神上的指引和支持，上帝赐迦南地的故事则使他和他的子孙后代与这片应许的土地结下不解之缘，这是他们世世代代的希望之乡。

上帝不仅赐亚伯拉罕以土地，还赐他以后裔。亚伯拉罕的正妻撒莱（上帝赐名撒拉）原先不能生育，她将使女夏甲给丈夫为妾，夏甲为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上帝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应许撒拉要为亚伯拉罕生子。那时亚伯拉罕已经 100 岁，撒拉已经 90 岁了，上帝眷顾他们，终于使他们在年老时生了儿子，取名以撒。撒拉自己生子后，不容夏甲和她的儿子以实玛利，她要求亚伯拉罕让母子俩离开。以实玛利后来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希伯仑，亚伯拉罕向当地赫人买地埋葬她。他对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最后，他以四百舍客勒银子的价钱从赫人手中买下一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他将撒拉葬在那田间的洞里。

这是亚伯拉罕在迦南买的第一块地，用来埋葬妻子。后来这地成为亚伯拉罕家族的祖坟，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死后都葬在这里。虽然《旧约》说上帝将迦南地赐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为业，但他们所拥有的第一块地乃是用高价从当地人手中买下来的。除此而外，亚伯拉罕在迦南并无其它地产。他甚至没有能在迦南适宜农牧业的肥沃地带立足，而是一直住在犹太山地以南较为荒凉贫瘠缺雨少水的南方之地。

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士拉，她给亚伯拉罕生了几个儿子。亚伯拉罕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打发他们往东方去。他最后将一切所有的都传给了以撒，连同他的信仰。以撒生雅各。《圣经》上常说，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和上帝与他立的约，通过以撒、雅各这一支传至后代。雅各有一夜曾与天使摔跤，直到黎明。天使给雅各改名以色列，意思是“与神摔跤的人。”

后来，迦南地发生饥荒，雅各全家约 70 口迁居埃及（《创世记》 46: 27-28），去投奔先到埃及并已成为埃及首相的约瑟，他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中的一个。此后，《旧约圣经》的故事就是以色列“家”的故事，也就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后裔的故事。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部落）的祖先。

摩西领导以色列入出埃及

在始祖亚伯拉罕时代，上帝虽与亚伯拉罕立约赐之以

土地与后裔并以割礼为记号，但《创世记》并未提供始祖时代希伯来人宗教生活的更多细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几代人的故事更多地反映了希伯来人早期移民是如何在这块神赐的土地上求生存求发展的。

雅各和约瑟等人死后，其子孙仍留居埃及。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对埃及人而言，这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力量。400 余年后，有不认识不知道约瑟的新王起来，他将以色列人置于为奴的地位。他迫使以色列人做苦工并派遣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严严的使他们做工。埃及法老对自己国土中一个外族人口的迅速繁衍十分警惕，他吩咐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

一个利未支派的家庭生了男孩，他们将他藏了三个月，不能再藏了，就做了一个蒲草箱，外面抹上石漆和石油（沥青之类的东西，用来防水），将孩子放在里面，置之于河边的芦苇中。法老的女儿来洗澡，看见箱子里的孩子，知道那是希伯来人的男孩，就可怜他，将他收养，取名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摩西的故事主要记载于《旧约·出埃及记》中。

摩西长大，知道自己的身份。有一天他出去看望在做苦工的希伯来兄弟，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他左右观看，见无人在旁，就把那埃及人打死了。法老知道这件事后，想杀摩西。摩西逃亡到米甸，在那里娶妻生子，为岳父牧羊。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到达上帝。上帝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选召摩西，要他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回到那“美好宽阔流

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即迦南地去。

那一日，摩西牧羊来到何烈山（即西奈山，位于西奈半岛西南端），耶和华神从荆棘里向他呼唤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耶和华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色列人的哀声达至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长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当摩西问神的名字时，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出埃及记》 3：14）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神自己给自己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极其简明扼要也极富哲理。神就是神自己，不必也不可能用任何词汇去加以描述。神再次向摩西显现时说到自己：“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压的。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 6：2-8）耶和华描述自身的本质为“自有永有”、“全能”，使他的形象更接近于某种超越的力量或原则而不是被崇拜的偶像。

摩西仍然没有信心使以色列人相信他是神派遣而来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于是神使摩西手中原本用来牧羊的杖具有神力，成为“神的杖”，摩西拿着这杖行神迹。（4：17）神又选派摩西的哥哥亚伦辅佐他。摩西回到埃及，与亚伦一起召集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跟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

了。以色列人的传统是相信神迹的。

然而法老心里刚硬，不愿意放走以色列劳工，无论摩西、亚伦如何说服，甚至行神迹，使埃及人连遭灾祸，法老总是反复无常，同意之后又反悔，始终不让以色列人走。以色列人出埃及最终是通过流血手段实现的，这就是世世代代以色列人纪念的逾越节的故事。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摩西令以色列人各家各户准各好羊羔，至“亚笔月”（正月）14 日黄昏的时候，各家把羊羔宰了，取点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吃羊羔时要腰间束带，腿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作好准备，随时离开埃及。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耶和华看见有血在门楣上和左右门框上，就越过那门，只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埃及国内一片恐慌，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埃及人大大哀号，法老连夜召来摩西、亚伦，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以色列人日夜兼程，迅速离开。耶和华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指引他们赶路。法老率领埃及军队追赶，上帝以云柱挡住追兵，使以色列人安全行进。到达红海后，追兵在后，耶和华令摩西向海伸杖，海水一夜退去，水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作了墙垣。后面追赶的埃及人马车辆下海，摩西向海伸杖，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埃及全军一个也没有剩下。（第 14 章）

出埃及后来到旷野，生活艰苦，以色列人就向摩西发怨言。没有水，他们就抱怨说：我们喝什么呢？没有吃

的，他们就埋怨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会众都饿死呵！（16：3）以色列人忘记了做奴隶的痛苦，遭遇一时困难就对未来失去盼望。他们的种种抱怨、争闹、试探、怀疑只会造成混乱，其结果可能是以色列民族的溃散。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曾经有一些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显现过，最终却神秘地消失了。也有一些民族，包括犹太民族，虽历尽艰难困苦，最后却生存下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读《旧约圣经》时，犹太民族为生存而奋斗的历史总是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犹太人信仰的惟一神耶和华总是在其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显现，向以色列人提供指引和支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处处说明了这一点。为了统一思想，规范百姓，摩西在出埃及三个月到达西奈旷野后就停下来休整。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停留一年，摩西以神的名义颁布十诫和约书，教导百姓当行的道、当作的事。要叫以色列人做好准备，到神赐的迦南地去作主人。

西奈山传十诫 以色列人来到西奈的旷野，在那里安营。耶和华通过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以色列百姓同声回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第三日，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上，在山上有雷鸣、闪

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西奈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

耶和华的降临叫人颤抖，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其余的百姓等不能闯过去观看，祭司也不能过去。耶和华说：“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出埃及记》第 19 章）

就是在这样神圣的气氛中，耶和华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出埃及记》 20：2-17）

前四诫规定了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后六诫规定了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十诫之后是摩西以神的名义向以色列人宣读的“约书”。约书的内容既涉及宗教仪礼也涉及法律和道德。如：

关于敬拜神的规定；

对待奴仆的规例；

惩罚暴行的规例；

物主责任的规例；

赔偿的规例；

有关人道的规例；

执行法律的规例；

守安息日、安息年和三个宗教大节期的规定等等。

摩西将约书念给百姓听，百姓再次庄严承诺：

“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出埃及记》 24：7-8）

这是耶和华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再次与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强调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申命记》 5：3）。试比较亚伯拉罕之约和摩西之约，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反映了亚伯拉罕时代以色列始祖们的生存处境。作为第一代新移民，他们需要的是土地和后裔；摩西之约则反映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即将返回迦南时的处境，他们需要的是统一的信仰和纪律。他们在埃及处于为奴的地位，必须离开埃及回到上帝应许之地，然而返回希望之乡的旅途漫长且艰难困苦，缺少食物，缺少水。更重要的是：一些人甚至怀念在埃及的虽然是为奴的地位但相对安定的生活，他们不时发出怨言。对于组织松散，意志消沉的以色列民众而言，强调对唯一神耶和华的信仰并以神的名义规范民众的行为是绝对必要的，否则不可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面对未来的种种挑战。处于严酷的生存境况中，摩西之约中耶和华的形象十分严厉。十诫是以“你不可……”的命令式向民众颁布的。耶和华自称是一位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悲，直到千代。”（《出埃及记》 20：5-6）

以色列民与神“立约”之后，还有许多具体的事要

作。耶和华说：“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上帝用指头将律法和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他要将石版（也称法版）赐予摩西，好叫他据此教训百姓。于是耶和华召摩西上山，摩西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

见摩西迟迟没有下山，亚伦和百姓们自作主张造了一个金牛犊并为之筑坛献祭。这就违反了十诫的第一条第二条，他们为此受到严厉惩处。摩西下山来，看见金牛犊，就大大发怒，甚至将法版扔在山下摔碎了。他用火焚烧金牛犊，将其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参与其事的百姓皆被清理，那一天被杀的以色列人有 **3,000** 之多（《出埃及记》 32: 28）

经过如此这般严厉的整肃，以色列人才离开西奈山，朝迦南地进发。摩西恳求神同行。神答应，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请求神显出荣耀，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于是神与以色列人同行。以色列人为神造了会幕，会幕中置约柜，约柜中珍藏法版——神重新为以色列人写了法版。此外，会幕中一应神圣器物也准备好：陈设饼桌、七连灯台^[3]、金坛、幔子等，并按神规定的位置一一安放。利未人中有三族负责搬运圣物并拆卸、支搭会幕。以色列人各归各支派的旗下，对着会幕的四周安营。于是，曾经散漫缺乏纪律的以色列民众被组织起来，各支派秩序井然按班前进。摩西在西奈旷野为以色列的未来作好了准备。

会幕在以色列人中，表示神与以色列人同行。会幕是神向以色列人宣告旨意的地方，面对会幕就是面对神。神有事找摩西，就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利未记》 1: 1），向

他说话。摩西于是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犹太——基督教传统信仰的上帝是超越的，人不能见他的面，只有像摩西这样的“神人”才能与上帝“面对面”，并将上帝的意思下达民众；当民众做错事时，只有摩西可以代为向上帝恳求宽恕。摩西以后就没有人能面见上帝。摩西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当基督教兴起时，耶稣也被看成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旧约圣经》前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一起被称为《摩西五经》，又称为“托拉”，即“律法书”。五经是犹太教信仰及其教规的主要依据。五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最早的材料可能出现于公元前 9 世纪，但晚至前 5 世纪五经才最后成型。其中《创世记》讲述起初上帝创造世界和上帝与人立约故事。从第 12 章起讲希伯来人始祖如何移民迦南以及他们的奋斗，着重讲述上帝在其中的启示。《出埃及记》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前后后，重点在摩西十诫。《利未记》：犹太传统认为利未人是神选召的祭司，是会幕（后来是圣殿）的守护者。《利未记》可被看作“祭司手册”，其中内容为祭司职责，献祭的条例，洁净与不洁净的区别等等，不仅涉及犹太教礼仪和洁净的规定，也论及以色列人应当遵守的伦理道德。《民数记》：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的经历，其中有两次人口统计，故称《民数记》。《申命记》：该书形成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650 年，其主要内容为重申十诫。《摩西五经》收集了以色列人的古代传说，神话故事和民族历史，记载了这个民族对上帝的认识，以及与之有关的宗教礼仪、道德教训，律例典章等，其核心内容为其中的三部法典。

1. 《出埃及记》第 20-23 章中记载的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法典，以“摩西十诫”为其核心；

2. 《申命记》第 12-26 章中对律法的解释，涉及祭祀和敬拜神的仪式，洁净与不洁净的区分，应守的节期，什一税奉献和以色列人应尽的义务等，俗称“申典”。

3. 《利未记》记载的“祭司法典”，俗称“祭典”，详细规定了祭司的职责，祭祀礼仪的法规等。

五经形成的时间跨度很大，它汇集了古代以色列人对上帝对世界对人与上帝关系的认识，其中对唯一神上帝的信仰是其中心。以色列人信仰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在希伯来文《圣经》中，耶和华写作了 JHWH，这里只记了辅音没有元音。古代以色列人中有专职从事抄写和诵读经文的文士，他们可以正确无误地读出上帝的名。但因犹太教规定不准妄称耶和华的名，普通人在读经时见到这几个辅音字母就用“*ādōnāy*”（意思是“我主”）来代替。久而久之 JHWH 的读法失传。后代神学家将希伯来文“我主”中的几个元音抽出来嵌入 JHWH 中，就读成“耶和华”。据现代学者考证，这是误读。现代学者普遍认为 JHWH 的发音应该是 *Yahweh*（雅威），对 JHWH 的原意，学者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从《旧约圣经》看，犹太人信仰的上帝无形无象，当他降临西奈山时，只见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山上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西奈旷野的以色列人尽都发颤。摩西给他说话，只能听见他的声音不见他的面。摩西恳求他显出真相时，他回答说：人只能见我的背，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当摩西问他的名字时，他回答：我是“自有永有”。我从前向亚伯

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出埃及记》 3； 6； 19； 33）

对唯一神的崇拜并非始自以色列人。在他们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那里是亚伯拉罕的故乡）和公元前 14 世纪的埃及（以色列人曾在那里生活了 400 年）都有过一段对唯一神的原始信仰。但犹太人信仰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他主宰一切，决定人的命运。“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一人类历史上对唯一神上帝的信仰声明，来自以色列人。自古至今，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执着地将民族和个人的命运与这位唯一神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这种对一神论的信仰，在《旧约》的十诫和祈祷词、赞美诗、先知书、寓言和教训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它也一直一直是西方哲学加以阐述和界说的对象。

在所有关于上帝属性的阐述中，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是：上帝是无限的，即《旧约》所表述的上帝“自有永有”。如果要问：上帝是否存在？对此的回答是：不必问上帝是否存在，因为上帝就是存在本身。上帝是无限的，他既不是所有存在中的一个存在，也不是所有存在中最大的存在和最高的存在，他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和基础。《旧约圣经·创世记》第一章开篇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希伯来语“灵”（Ruach），表示呼吸或风。古代希伯来人不肯说出 JHWH 的名，说出这个名字就是企图捕捉并因而降低了这个灵。这是古代希伯来人对神、对世界的理解。神如呼吸或风，赋予生命的力量是实在的。人无论用什么词语去描述神，都是贫乏的，不完整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的上帝观和我们中国人对“道”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道（上帝）是万物之母，不可道，不可名。或许古代先民（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以色列人），面对无限的宇宙，追问万物的起源时都有如此相似的感受。如果要追问一个无限的存在者是否存在，其回答只能是：他是自有永有，自在永在，他就是存在本身。中世纪基督教大神学家安瑟伦如此描述上帝的存在：

你既不存在于昨天，也不存在于今天，也不存在于明天，你绝对超越于一切时间之外，因为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完全在时间之中；无论如何，虽然离开你无物可以存在，你仍然不在空间或时间之中，而是一切事物都在你之中。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包容你，而你却包容了一切东西。^[4]

犹太人的上帝虽然无形无象，但《创世纪》说：“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1：27）。因此神应该具有人的形象并具有人的感情和意志，能够与人交流。说上帝是“人格的”，这并非说他就是“一个人”。上帝是“人格的”，因此人可以与他交流沟通。犹太——基督教传统把这位“人格的”上帝称之为父。《旧约》中的耶和华是犹太人耳提面命的父亲，他严厉，公正，慈爱，但脾气很大，动辄发怒，令人敬畏。摩西之后再没有人能直接与耶和华对话。后来的先知或是通过灵感，或是通过启示去理解神的意愿。以色列人信仰的是一位有人格有感情有意志有力量同时又是超越的，自有永有的，全能的神（本书使用上帝、神、耶和华等不同名

称都是指向这位独一无二的最高存在)。

以色列人相信他们与耶和华神通过神圣的“约”形成特殊的关系：以色列人必须遵守与神立的约，就是要行割礼，遵守摩西律法；神则允诺世代代作以色列人的神并提供保护。以色列人因此确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事实上，以色列人的上帝是作为一个民族神来崇拜的。“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申命记》7：6）。以色列人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特别眷顾，这种宗教传统使犹太教具有排他性。《旧约圣经》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申命记》7：1-3)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作仇敌，向你的敌人作敌人……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警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希未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出埃及记》23：22-28)。

虽然如此，早在公元前 8 世纪，以色列先知中就有人认识到既然上帝是正义的，归根结底他必然同正义本身一样具有普遍性，因此上帝不仅仅是他们的上帝，也是外邦

外国人民的上帝。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启示他自身：他指引亚伯拉罕到达迦南，他在亚伯拉罕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向他允诺土地和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和雅各的上帝。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作苦工时，上帝听到了他们的哀声，他拣选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无时不回响着上帝的声音。上帝的所作所为，上帝的教诲通过犹太会堂的教育，通过圣殿的崇拜仪式，通过犹太教的重大节日——逾越节、五旬节、赎罪日、住棚节——中所讲述的故事而进入犹太人的历史，他在犹太人的历史舞台上显现。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信仰支撑着经历种种劫难的犹太人，上帝成为以色列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在以色列历史这一特定的处境中，我们才能理解犹太人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

进入迦南 摩西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历经千难万苦到达约旦河畔，即将进入迦南。他走完了人生道路，就要离开人世。耶和华吩咐摩西上尼波山，观看神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申命记》 32：52）。

摩西登上尼波山，耶和华把迦南全地指给他看。摩西死后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摩西死前已安排好接班人，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一直是摩西的助手，一位久经考验的具有非凡天才的战略家。在老一辈的领袖去世后，像约书亚这样忠诚有才干的继承人正是以色列人在其关键时刻最需要的。

耶和华一如既往，指引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

河，进入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希望之乡去。约在公元前 1230 年，以色列人实现了多少代人一直盼望的理想：进入迦南地。

“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什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待过河”（《约书亚记》 3: 1）。他吩咐祭司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河。他们抬着约柜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那里停住，立起成叠；下流的水，全然断绝。抬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过河便是耶利哥（今译杰里科）城，这座考古学家肯扬（K. M. Kenyon）所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要夺取的第一个城镇。“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这一仗似乎不太难打。进入迦南地后，以色列人也像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一样，从犹大山地往南，沿着一条抵抗力量最薄弱的路线寻找立足点。在南部山地夺取了土地之后，约书亚又带领以色列人往北攻打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经过南征北战，以色列人夺取了部分土地，但迦南地肥沃的平原和河谷仍掌握在迦南人手中，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代人之久。这是因为以色列人“不能赶走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士师记》 1: 19）。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先进武器（铁制武器）也没有购买武器的钱，同时他们也缺乏进攻防守严密的城市的技术和经验。但是他们在人口稀少的山区有了若干可靠的立足点，他们开垦了这些土地。逐渐地，一个游牧的民族成为定居的农人，在新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约书亚记》 13: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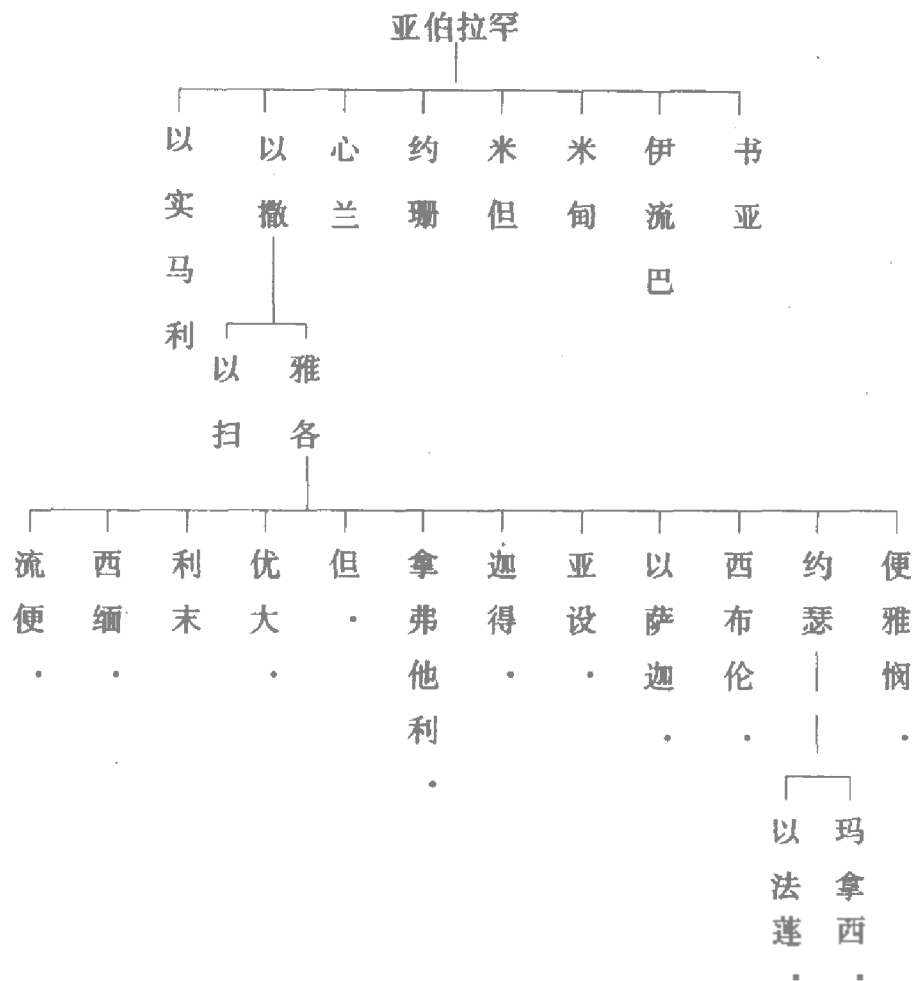
以色列十二支派中利未一支从事神职，不分土地，只是在河东和河西各支派分得为业的地中，将 48 座城邑分给利未人居住，还有城邑的效野，也属于利未人，使他们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地的牲畜。

约瑟因其对雅各家的巨大贡献，雅各临死之前应许约瑟“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地”。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各算一个支派，因此分土地的支派仍为十二。

亚伯拉罕至以色列十二支派谱系（加重点号者为分得土地的支派）

出埃及后在旷野流浪 40 年的以色列人从此在迦南定居。据《撒母耳记下》第 3 章第 10 节，“从但直到别是巴”据说就是神赐的土地。从最北端的但到最南端的别是巴，长不足 230 公里。西部沿海为一狭长平原，间有丘陵。中部为山地，有险峻山脉，地势崎岖不平，耕地小块且分散，缺少水源。往东为约旦河谷，地势陡峭。河东高地，再往东即沙漠。约旦河自黑门山南麓经加利利湖往南流入死海。“约旦”的意思是“下降”。约旦河自北朝南地势一直向下倾斜，落差极大。上游比下游高 1000 公尺。耶路撒冷城北为海拔 821 公尺，死海已是海平面以下 400 公尺，两地相距仅 22 公里。

北部加利利地区土地肥沃，又有加利利湖，农业，渔业都很发达。西部平原，人口较多。中部山地，适宜畜牧业。河东高地，丘陵起伏，宜农宜牧。最南端的别是巴



则已到沙漠边缘。南地十分干旱，寸草不生的荒山野岭处处皆是，间有小块绿洲。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十二支派分地，各自聚族而居。因受地理环境影响，以色列人居住分散，各自为政，彼此分隔，极难统一。十二支派中最大的一支为犹大，和西缅支派一起住在死海以西的南部山地，那里缺水少雨，土地贫瘠。住在北部土壤丰美之地的十个支派被总称为以色列，（同时又把整个十二支派称为以色列）南部则称犹大。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约两个世纪之久，都未能建立国家。部落间结成联盟，选举出联盟首领，即士师，领导以色列人抵御外敌。这一段时间被称为

“上师时期”。在此期间，迦南地还有不少城邑仍在迦南人手中，直到士师时代结束，以色列人都未能全部攻取。

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建立

在此期间，巴勒斯坦西部沿岸有非利士人兴起，对以色列造成极大威胁。非利士人是“海上民族”，属于帕力士特人（*Pelesete*），巴勒斯坦一词就来自对这个民族的称呼。非利士人约在公元前 12 世纪进入迦南，占领了从犹大山地到大海之间那块平坦肥沃的海边平原，后称非利士平原。非利士人身材高瘦，从埃及出土的古代浮雕上可以看到，他们一般都比埃及人高出一头。非利士人掌握了炼铁的技术，拥有铁制战车和武器，对以色列人造成威胁。不久前才从游牧生活转为农耕的以色列人既不懂炼铁技术也没有钱购买铁器（那时铁器几乎与金、银同价）。“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撒母耳记上》 13: 9-20）。非利士人垄断先进技术并凭着这种优势要向东扩展领土，于是与以色列人发生冲突，拥有铁制武器的非利士人大获全胜，一度夺得以色列人神圣的约柜为战利品。公元前 1050 年前后，以色列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他们在与非利士人长期的激烈冲突中，不得不打破以往松散的部落联盟的状态，团结一致，对付外敌，从而加速了国家的形成。

公元前 11 世纪，由民众会议选举出来的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约前 1050—1010 年），定都于他的出生地基比亚城（《撒母耳记上》 10: 26; 11: 4）。扫罗王

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身材高大，勇武善战，常有 600 勇士追随左右。扫罗统辖以色列部落和犹大部落共同作战，在对非利士人的战斗中连连获胜，为以色列人带来希望。但是这个新建的国家并不稳定，扫罗王还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行使统治权，也没有建立税收制度为国家和军队的运作提供支持。扫罗王自己不打仗时还下地干活。后来在与非利士人的战斗中，扫罗王兵败自杀。非利士人赢得完全的胜利，整个中部高地、北部加利利和外约旦都被他们占领（《撒母耳记上》 31：7）。扫罗的首级被割下来，他的尸身被刺穿，钉在城墙上示众。以色列人面临灾难：他们进入迦南地后几个世纪所征服到的土地眼看就要丧失，人民将处于受奴役的境地。建立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保卫土地，抵御外族入侵的重担落在新一代领导人的身上，这就是犹太支派耶西的儿子大卫。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旧约》历史的准确记载是从大卫的统治时期开始的。这是因为：从大卫王开始，以色列人才真正地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并逐渐创立起与之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文官制度。

少年大卫是一位牧羊人，约公元前 1040 年生于伯利恒，这里是犹太支派的地方，大卫是犹太一支的后人。少年大卫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善于写诗弹琴。当扫罗王要找一个弹琴的人时，他被推荐到扫罗王身边，又成为替扫罗王拿兵器的人，扫罗王甚喜爱他。但大卫不是每日随侍在王的身旁，他有时要离开扫罗回伯利恒牧他父亲的羊。作为一个好牧人，大卫在牧羊的实践中练就一种绝技：当有狮子或熊衔走羊只时，大卫能够很熟练地使用一种牧人们常使用的武器，用机弦甩石^[5]的手法，打

中狮子或熊，救出羊只。

那时，以色列邻邦非利士人正与以色列人打仗，双方在以拉谷排下阵势，两军对垒。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天天到阵前挑战，他身高 2.7 米以上，所戴盔甲重约 57 公斤，铁枪头重约 7 公斤。以色列人无人敢应战。那一日歌利亚又来挑战，大卫听见了就自告奋勇要去迎战，得到扫罗王的同意。大卫既不穿战衣也不拿武器，只是到溪边挑选了 5 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迎着那非利士人走去。大卫在此之前没有打过仗，手中也没有常规武器，使对方毫不提防。当他走到一定的距离时，就用机弦甩出石子，如此甩出的石子速度既快力量又大，一下子就击中歌利亚面额，进入歌利亚额内，他就扑倒在地。大卫跑过去，将歌利亚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首级。非利士人溃败逃跑。以色列人便起身，呐喊着追赶，大获全胜。当大卫得胜归来时，妇女们且歌且舞，庆祝胜利。她们唱的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不悦，怒视大卫。以后虽然大卫屡立新功，扫罗王甚至不得不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但他嫉妒大卫，想借非利士人之手加害于他。大卫不得不逃亡。在扫罗未死之前，大卫已经在犹大支派的押立下，在南部建立王国，建都希伯仑。扫罗兵败自杀后，他的儿子伊施波设继位。南北两方内战数年，大卫日见强盛，伊施波设日见衰弱。不久伊施波设被部下暗杀。

以色列众支派长老们来到希伯仑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仑耶和華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膏大卫作全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公元前 1010—970 年）。其中在希伯仑作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

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太王三十三年（《撒母耳记下》 5: 1 - 5）

大卫建都耶路撒冷 大卫领导以色列人不仅彻底打败非利士人，迫使他们纳贡称臣，还制服了迦南地原先残留的所有反抗力量，使以色列人第一次真正成为迦南地的主人。历史上相互争吵不休的十二支派一致拥护大卫作全以色列的王，他们终于在大卫的领导下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在军事上节节胜利，政治上逐渐稳定的形势下，大卫王选址定都。他选中耶路撒冷（当时还处于耶布斯人的统治下）。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大卫王征服了耶路撒冷（Jerusalem），犹太人的历史从此开始永远和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

学者们对耶路撒冷这个城名的原义争论不休。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个城名很可能是纪念 Shalim；Shalim 是迦南人崇拜的神灵之一，后来这个神名和希伯来语词 Shalom（意为“和平”）发生了联系。公元前 13 世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时，这座城市叫做 Jebus（耶布斯），由亚多尼洗德（Adonizedek）统治。约书亚征服了周围的乡村，却未占领该城。《旧约·约书亚记》第 10 章第 1 节称亚多尼洗德为耶路撒冷王。《旧约·士师记》第 19 章第 10 节说“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除了其地理位置有天然的屏障外没有其他优势。此处不靠近任何一条商旅队往来繁忙的大道；周围大部分土地不适合耕种；只能从一处《圣经》上叫做基训的泉得到供水。由于基训泉在城墙外，所以必须修筑一条隧道，以便在城市被围困时获得水源。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北部的以色列诸部落和南

部的犹大部落总是不断争吵。到大卫王时代，以色列人内部的政治斗争促使大卫王从耶布斯人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渴望统一，以色列北国诸部落想要和大卫在南部的犹大王国联合。大卫选择地处南北交界处的耶路撒冷为他的政府的新首都，照顾到南北两方的感情，不失为明智而策略之举。耶路撒冷不仅在政治上位置重要，而且在地理上位于山顶，易守难攻。

耶路撒冷易于防守，当大卫威胁要攻城时，遭到耶布斯人的嘲笑；他们说瞎子瘸子都能守住城墙。大卫别有一种幽默。他对于下的人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撒母耳记下》 5: 8）

《旧约·历代志》告诉我们约押带领一队士兵沿着从基训泉引水的隧道出其不意地向沾沾自喜的守城的耶布斯人发动攻击，他因为立此大功而被大卫提升为元帅。（11: 6）这条“水沟”至今仍在，1867年被一名英国军官偶然发现。耶布斯被大卫夺取后成为新统一的以色列国家的首都，政治和宗教中心。（十二支派分地时）它既不属于犹大，也不属于以色列，它是大卫的私产。“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撒母耳记下》 5: 9）这里所谓的“保障”指易守难攻的耶布斯，即耶路撒冷。

在大卫统治末期，他的王国瘟疫流行。先知迦得告诉大卫王要在一位名叫亚劳拿的耶布斯人的禾场上给耶和华筑一座祭坛。亚劳拿要把禾场和牛无偿送给大卫筑坛和献祭。大卫回答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撒母耳记下》 24: 24）按《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大卫用 50 舍客勒银子买下了禾场和牛，这不算多也不算少的一笔钱。

根据《历代志》上（亚劳拿在这里叫做阿珥楠），大卫付的钱是 600 舍客勒金子，这就是一笔小小的财富了。（21：25）但两部书上一致记载的是：大卫献祭后瘟疫停止了。他把这禾场奉献作永久的祭坛，把约柜安放在这里，据说刻有十诫的两块石板被放置在约柜中。在大卫时代，约柜被认为是上帝显现的地点；面对约柜就是面对上帝。所以，在（圣经）上耶路撒冷被认为是“耶和華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列王纪上》 14：21）

大卫任命了两名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负责监管约柜。他的任命播下了新的制度的种子，即中央集权的祭司制度，有朝一日这种制度将发展成为这个国家发号司令的力量。在此以前，在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有圣所，许多圣所有世袭的祭司家族。这些祭司组成一个更大的群体——利未人，即利未的后代，他们负责管理圣所，在往日的游牧社会里他们还要负责搬运圣所。祭司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作为神的使者确定上帝的旨意。他们用两件叫做乌陵和土明的物品来占卜神意。大卫建立了永久性圣所，在这里存放约柜；任命了祭司，这就为后来逐渐形成的以色列上层祭司集团奠定了基础。祭坛是圣所的中心，一切重要的献祭仪式在此举行，祭司在以色列人的宗教礼仪上起独特的作用。大卫意欲在这块禾场上修建一座圣殿，但实际上将这一打算付诸实施的是他的儿子所罗门。

所罗门修圣殿 大卫死后其子所罗门继位（公元前 970—930 年在位）。所罗门富于才智，颇具商业头脑，他扩大海陆贸易，财富滚滚流入耶路撒冷。在所罗门统治时期以色列成为当时中东地区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以色列国强民富，疆域不断拓展，人民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与繁荣。他在耶路撒冷建造的雄伟辉煌的圣殿，还在圣殿附近修建了豪华王宫。

工程大约于公元前 **960** 年开始，可惜的是至今考古学家没有发现所罗门圣殿的遗迹。关于这座圣殿最详细的描述见于《列王纪上》；从这部经书我们知道圣殿长约 **27** 公尺，宽约 **9** 公尺，高约 **14** 公尺。其他方面的细节该书极少提及，因此我们难以重现这座建筑的原来面貌，但下而这些描述使全世界的读者可以想象其辉煌：装饰有石榴和白合图案的巨大青铜柱；环绕主要建筑的长廊；闪耀着金光的用黎巴嫩雪松（《圣经》上译作“香柏木”）制作的厚实墙壁。在《旧约》中经常提到没有树结的黎巴嫩雪松既防虫又防鼠，是最好的建筑用木材。

这座伟大的建筑是一个从游牧过渡到定居的民族修建的第一座圣殿，它必然反映出比以色列人建筑经验更丰富的民族的建筑技巧。在那个时代腓尼基人的木刻成就最高，所以从那儿雇用了木刻工来制作最为建筑增色的装饰性雕刻；从推罗^[6]请来了行家监管青铜器具的铸造。这座史无前例的建筑费时 **7** 年才建成，除了能工巧匠外至少使用了 **30,000** 名以色列劳工。

所罗门圣殿在建筑风格上与当时中东地区其他圣殿类似，但其建筑材料档次之高及其装饰之华丽却是其他圣殿所不能比的。灯台、香炉、蜡剪、镊子、火鼎和其他用于盛祭品的容器都是用纯金制造的。用于举行仪式前洁净用的器皿是用青铜精工铸造的，其中有一个供祭司沐浴用的“铜海”，可盛水 **10,000** 加仑，重达 **30** 吨。在至圣所内有两尊巨大的基路伯^[7]看守着约柜，基路伯用橄榄木雕刻而成，饰以纯金。

在虔信上帝的以色列人看来，修建圣殿所用材料的贵重华丽与其说是世间荣华富贵的证明，不如说它实现了他们要修建一座配得上上帝居住的殿堂这一至高无上的愿望，因为上帝已带领他的选民进入了应许之地，帮助他们打败了敌人。

辉煌的所罗门圣殿给王国带来了新的威望，同时也增大了负责管理圣殿的祭司的权力和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大卫任命的两位祭司中只有一位，即撒督，仍然在所罗门手下任主要祭司。另一位祭司亚比亚他因支持大卫的另一个儿子继承王位，在所罗门登基后即被逐出耶路撒冷。后来撒督的直系子孙任大祭司职达八个世纪之久，几乎没有间断，而且都是终生任职。

辉煌的所罗门圣殿成为犹太教的象征，在圣殿里举行的崇拜仪式是犹太教信仰的一个主要内容。不幸的是圣殿后来也成为分裂和破坏势力的掠夺对象，这实在令人感到悲哀。圣殿中所藏珍宝不时遭到劫掠或用来向潜在的侵略者进贡，连门上的黄金装饰也被剥下来作了贡品。有一位侵略者甚至在圣殿内为异教神祇修建祭坛献祭。以色列人认为这是对圣殿的亵渎，是对上帝的大不恭敬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侮辱。

南 北 分 裂

以色列虽在大卫所罗门时代已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但南北两部分的不和睦仍然存在。北部土地膏腴，经济上处于优势，是以色列十个支派聚居之地。自从大卫统一南北以后，北方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大卫出自犹大支派。犹

大支派居住在南部山地，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与北部相比经济上处于落后状态。大卫的王朝起于南方，君临全国，国家赋税大部来自北方。晚年所罗门生活腐化，大兴土木，人民不堪重负，民怨沸腾。所罗门未死之先，北方已出现了以耶罗波安为首的分裂运动。

公元前 930 年所罗门去世，其子罗波安即位。以色列人去见罗波安，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作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作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波安回答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历代志下》 10: 14）出了这样的统治者，国家不可能太平。公元前 931 年，以色列王国分裂。北方十个支派另组国家，建都撒马利亚，仍叫“以色列”。南方的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的一部分）组成犹大国，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

分裂后南北两方相互对峙，不断发生冲突流血，彼此削弱力量，最终导致两败俱伤。北国经历了九个王朝，最后亡于亚述帝国。南国则一直由大卫的后裔统治。自大卫所罗门以后，耶路撒冷及其圣殿就是以色列宗教、政治的中心。分裂后耶罗波安在北国另立首都，同时也在北国另立宗教崇拜中心，以免北部以色列民至耶路撒冷圣殿敬拜。他“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哪，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耶罗波安此举破坏了摩西十诫的传统，开了北国以后诸王拜偶像以及外邦神的先例，导致政治上极不稳定，外患频仍。在此期间，其北方邻国亚述兴起。前 721 年，亚述人攻陷撒马利亚，该城被夷为平地。据亚述文献，北

国以色列上层人物共 27, 290 人被掳往亚述，以色列人从此开始流散在外。北方十个支派自此“失落”。原以色列成为亚述帝国的一个省，外邦移民大量迁入，使当地人血统混杂，被笼统地称为撒马利亚人，不再具有以色列人的民族特性。

南国犹大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亚述大军穿境而过征讨埃及时，向犹太人耶路撒冷当局索要大笔进贡。犹太人纳贡称臣，苟延残喘，但仍不屈不挠地维护独立直到下一个世纪亚述人逐渐衰微而另一强权巴比伦在美索不达米亚兴起。

公元前 612 年，巴比伦人攻陷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公元前 605 年，巴比伦征服埃及。公元前 587 年，巴比伦人军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率领下包围耶路撒冷，经过 18 个月的猛烈攻打，终于破城而入。侵略者大肆劫掠，烧毁圣殿和王宫，所有金银珠宝被劫往巴比伦，人民被掳往巴比伦为奴。南国犹大就此灭亡，比北国以色列多维持了 135 年。南国犹大的灭亡标志着古代以色列人历史的结束；犹太人的历史从此开始。

巴比伦之囚

被掳往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被异族称之为犹太人，巴比伦之囚开始了犹太人的历史。

巴比伦人的征服对犹太人的打击十分彻底：圣殿被毁，财宝被掠夺，成千上万犹太人——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木匠、铁匠等凡能打仗的——都被掳为奴，只留下少数穷人。后来的历史证明，犹太人数百年都不能恢复元气，

重建独立的民族国家。直至公元前 134 年犹太马加比起义胜利后，犹太人才在来缝中实现短暂的民族独立，建立起哈斯摩尼王朝。巴比伦之囚这一段历史既改变了犹太人的命运也影响了犹太人的宗教生活。

巴比伦之囚期间犹太著名先知有耶利米以西结以及文士（祭司）以斯拉等，他们对此后犹太教的发展无论是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当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时，耶利米曾告诫他们：“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你们被掳到的那个城市，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耶利米书》 29：5-7）”犹太人的这种态度使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平安地生存下来。犹太人虽失去了家园，经过 50 年的囚掳生活，他们在巴比伦这块富裕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一些人在此成家立业，有些甚至变得很富有。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的时代，正是巴比伦处于繁荣昌盛的时代。犹太人居住较为集中，主要聚居在离巴比伦不远的尼普尔。这就使他们能形成自己的社区，继续保持自己的信仰，进行宗教活动。因为他们如今远离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的圣殿已被夷为废墟，犹太人于是在自己的社区中建立起会堂。会堂既是犹太人进行宗教崇拜的地方，也是犹太人相互联络并进行历史、传统、宗教、文化等教育的场所。会堂的出现使犹太教信仰继续成为民族的凝聚力，犹太民族的薪火因此传承不熄。

巴比伦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繁华大都市，地处两河流域富饶土地上，比起丘陵起伏，落差极大，干旱少雨的迦南地，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犹太人在这里学到很多新东西，眼界开阔了，生活水平比在故乡更高。此间虽然好，但犹太人内心不安宁，他们思念着自己的祖国。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8]就哭了。

（诗篇）137）

先知以西结（Ezekiel）当初和其它犹太人一起被掳往巴比伦，他大声疾呼，警告犹太人那未来的审判就要到来，如不及时悔改，整个民族将遭受浩劫。他也预言以色列将要复兴，曾经分裂的南北两部分将重新连结在一起；以色列的敌人将要受审判；以色列人将回归故土，大卫王要重新恢复他的王国（《以西结书》 36 章）等等。

回归终于成为现实。公元前 539 年，波斯王居鲁士（Cyrus，公元前 550 - 530 年）征服巴比伦。与历史上其他征服者不同的是，居鲁士没有将巴比伦踏平，宫殿和神庙没有被毁，百姓也没有遭到杀戮。《历代志》第 36 章第 32 节记载：“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居鲁士以普天下之王自诩，因此待犹太人十分宽容。第二年他就下诏允许犹太人回国，并允许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甚至降旨论及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殿高 60 肘，宽 60 肘等等。修建圣殿的经费由波斯王库支出，殿中所有圣器，就是当年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掠走的，都要归还，各按原处放回圣殿之中（《以斯拉记》 6: 3-5）

居鲁士的谕旨是用阿拉米语写的，这是波斯政府的官方语言，此后也是在巴勒斯坦通行的语言，直至耶稣时代，耶稣及其十二使徒都使用阿拉米语。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以色列的优秀儿女，那些热爱自

已祖国的人们，告别了繁华富庶的巴比伦，抛弃了那相对稳定的生活，分期分批地踏上返回家乡的路程。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约有 13,000 多公里，步行约需 4 个月。庞大的队伍（据《以斯拉记》2:64 记载，第一批返乡的犹太人共 42,360 名）大致沿着当年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到迦南的路线，经山大马士革，沿黑尔蒙山麓进入巴勒斯坦，再往南到达耶路撒冷。美国学者、教育家玛丽·埃伦·蔡司（Mary Ellen Chase）说：“这支回到耶路撒冷的队伍关系到世界和未来。有了它才有现在的《圣经》，才有犹太人的宗教，才有基督教，才有后来几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如果没有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犹太人必然遭到以色列人相同的命运，被同化，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不复存在”。犹太人终于回来了，但故国已是一片荒凉：人烟稀少、房屋倒塌、土地贫瘠，生活十分艰苦。可以想象，这些经长途跋涉回归故国的犹太人最初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但他们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克服万难，重修了圣殿。工程从前 520 年 10—11 月间开始，至前 515 年 3 月 12 日完工（《撒迦利亚书》1:1；《以斯拉记》6:15）。圣殿重新成为犹太教的中心，不仅对那些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如此，对那些流散在外的犹太人也是如此。数十年后，当以斯拉、尼希米分别率领第二批、第三批犹太人回国后，犹太教的复兴就开始了。

以斯拉约在公元前 458 年（或 457 年）返回耶路撒冷。精通摩西律法的他引导群众依照律法重建犹太教也重建地方秩序。《尼希米记》第 8 章记载了以斯拉向民众宣读律法书的情景：

到了 7 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他们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華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 月初一日，以斯拉从清早到晌午，在众人面前宣读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

以斯拉站在特制的木台上，当他在众民面前展开律法书时，众民就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華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哭了。

以斯拉向民众宣读律法书可被看作后期犹太教的起点。事实上，从犹太人的历史看，犹太人对律法书真正重视起来是巴比伦之囚时期。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犹太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的选民要遭受如此苦难？普遍的认识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认真实践上帝藉摩西传给他们的律法，背离了上帝，因此上帝藉亚述人、巴比伦人的手惩罚他们。摆在犹太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律法，遵守律法，归顺上帝。巴比伦之囚期间，一批犹太先知、祭司、文士等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收集了长期流传于南北两地不同文本的律法书，加以整理。与此同时，先知以西结携其门徒编纂了“祭司经典”（简称“祭典”），对祭司的责职以及宗教仪礼作出详细规定。虽然散见于《摩西五经》中的一些材料来源于较早的时代，但是在巴比伦之囚后犹太人才将不同文本的律法书以及祭典等材料加以编辑整理，约在公元前 444 年，《摩西五经》最后定型。巴比伦之囚回归后，圣殿、圣殿崇拜及与之有关的祭司制度逐渐成为犹太教信仰中较为正式的一面。犹太教发展成为以信仰《摩西五经》为主要内容、以遵守《摩西五

经》所规定的律法以及对它所作的种种解释的宗教。

圣殿及圣殿崇拜

所罗门圣殿大约存在了 4 个世纪后毁于入侵的巴比伦人。犹太人获得波斯国王居鲁士的允许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后重修了圣殿，被称为第二圣殿，于公元前 515 年竣工，存在了大约 5 个世纪。为了纪念带领犹太人从巴比伦之囚回归耶路撒冷的领袖所罗巴伯，第二圣殿又被称为“所罗巴伯圣殿”。这座圣殿的建筑得到波斯人的资助，因为波斯帝国的国策是，只要忠于帝国，允许受其统治的各民族保持自己的宗教习俗。

关于第二圣殿我们所知甚少。它可能比所罗门圣殿小，可以肯定它不如前者奢华。然而，它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我们知道圣殿里举行仪式是盛大的活动，仪式由身穿华丽祭服的祭司主礼；我们还知道最里面的内室，即至圣所，后来一直是空的，因为约柜可能已被巴比伦征服者毁掉。

在第二圣殿时代，献祭礼仪越来越复杂。圣殿的祭司增加，而且以圣殿的作用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种祭司等级制度。主要的祭司被称做大祭司；从巴比伦之囚回到耶路撒冷后他成了犹太人社团公认的领袖，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于一身。

随着大祭司地位的提升，整个祭司阶层的地位也上升了，成为一个上层统治阶级，因为他们负责在圣殿里举行仪式而大受尊重。利未人早先并没有从祭司阶层明显分化出来，现在则成了一个独立群体。这个群体本身又分成儿

种各司其责的人，每一种人从性质上说都是世袭的。利未人中地位最重要的是在圣殿里歌唱和奏乐为仪式提供音乐者。其次是看门者，他们负责开关大门并阻止不合格的人进入圣殿。另外一些则负责打扫圣殿，维持圣殿里的秩序，帮助祭司穿脱祭服以及其他杂务。

公元前 2 世纪初，在大祭司西门的监督下给圣殿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就现今所知的情况，征服耶路撒冷的敌人敢于闯进至圣所只有一次：那就是罗马将军庞培（Pompey），时间是公元前 63 年。相对而言，第二圣殿在许多争夺控制耶城的激烈战斗中受到的破坏较少。大约在公元前 20 年，希律开始撤除这座圣殿，以便修建一座更大、更令人敬畏的圣殿。

希律开始他的宏伟工程时，祭司们怀疑他意欲彻底摧毁圣殿，更坏的情况是他可能在原址上修建一座亵渎上帝的异教圣殿，所以他们对他的计划加以抵制。为表白自己的诚意，希律雇用了 10,000 名工匠，订做了 1,000 辆车供搬运石料用。而且，为了让他们不担心普通人的手可能亵渎新圣殿的最神圣部分，他下令培训 1,000 名祭司作石工和木工活。

关于希律的圣殿的规模和作用我们所知虽然比前两座圣殿多，但（圣经）上找不到详尽而系统的描述，考古学也未能提供多少情况。关于希律的圣殿的辉煌，我们现有的知识主要来自约瑟福斯的描述，他年轻时在耶路撒冷的祭司中生活过，当时圣殿尚未被毁。

从约瑟福斯的著作我们知道希律想要使新圣殿在规模上和豪华上都超过所罗门圣殿，设想它要比当时尚存的第二圣殿高一倍。为了容纳巨大的外邦人院，他实际上把圣

殿山扩大了，建筑一直修到邻近的山谷。整个建筑群占地约 **121,410** 平方米。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在希律有生之年并未完成（他死后数十年也未完成），但圣殿本身大约在一年半内就完工了，在房间的安排方面忠实于所罗门圣殿的设计。

两层高的圣所的墙壁和双扇门用纯金包裹，顶端装饰有纯金做的一人高的葡萄藤和葡萄。门前悬挂着一幅在巴比伦编织的富丽堂皇的挂毯，上面是一幅色彩缤纷的宇宙全景图。在这幢建筑内有一个焚香用的祭坛，一个黄金七连灯台，一张陈设饼桌。每逢安息日，**12** 块无酵饼和乳香一道整齐地摆放在这张桌子上，祝圣后献给上帝。处于圣殿最内层的至圣所是一个没有窗户空无一物的房间，总是用一块双幅幔子遮着，不让日光照射进去。

圣殿不仅是上帝的居所，而且是当人有罪或犯了错误时可以通过圣殿崇拜得到消解的地方。

摩西律法的一个主要内容是献祭。据《申命记》记载，以色列“一切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16: 16-17**）除了在一一定的节期必须献祭外，以色列人每日的生活也离不开献祭活动，因为“祭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在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利未记》**6: 12-13**）祭司的工作就是主持祭祀仪式并保持祭坛上的火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在种类繁多的献祭仪式中，以下几种是经常进行的：

燔祭即“烧化祭”，献上全牲并将祭牲在祭坛上全部烧化。献燔祭的目的不仅是要敬拜神，同时也是为赎罪。

素祭 献谷物、面粉、橄榄油、香料、烤饼等，不献牛羊等活物；常常与燔祭与平安祭同献，献此祭的目的是向神表示感谢。

平安祭 为表示敬拜神、感谢神、祈求平安等目的而献平安祭，通常在家庭团聚、疾病痊愈、人与人之间签订契约或收获第一批果实等场合献此祭。在献平安祭时，必须用没有残疾的牛、羊，还有饼。献祭后只把祭物的一部分，如肠子、肥肉、肾脏等烧化，其余部分由献祭人与祭司分食。

赎罪祭 这是经常进行的一种献祭活动。为表示认罪、祈求赦免，或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希望弥补等，都可献赎罪祭。赎罪祭是燔祭，即将祭品在祭坛上烧化。

献祭是圣殿仪式的主要内容。

献祭 在平常日子，圣殿祭司的工作始于黎明，用一头羊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8 时半后结束，此时再献上一头羊。每一头羊的喉部都被切开，血按照仪式的要求喷洒在祭坛上。两头羊被宰杀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在祭坛的火上烧化，保持对上帝的献祭持续不断。

除安息日外每日都有个人一个接一个来献祭，祭物大到公牛小到鸽子斑鸠不等。或献赎罪祭，其目的是消除亵渎言行或弥补不端行为；赎罪祭通常是燔祭。或献平安祭。献平安祭时，只把祭物的一些部分烧化，其余的部分献祭过后由祭司和献祭人分食。在所有献祭中，动物的血（据说其中有动物生命的精华）属于上帝，必须涂抹在祭

坛的角上或洒在祭坛的边上或底座上。献祭动物的皮按规定归祭司所有。在安息日不允许个人献祭，但祭司要多献两头羊作为会众献给耶和华的祭。

用动物献祭即承认一切生命皆属于上帝，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犹太教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古代，家族的族长亲自献祭，仪式常在高处——比如在高台或山顶上修筑的祭坛上举行。（虽然用动物献祭在古代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一种普通的传统，但只有两支闪米特人，即迦南人和以色列人，在祭坛上烧化祭物，希腊人也如此。）甚至在大卫和所罗门把宗教活动集中于耶路撒冷后，仍有许多在各地高处举行的献祭仪式。直到从巴比伦之囚回到耶路撒冷后献祭仪式才限于在圣殿举行。

用来作祭品的只能是家庭饲养作食用的动物：牛、山羊、绵羊、羔羊、鸽子等等，它们必须没有疤痕、伤、污损和疾病。对私人献祭而言，信徒的地位和财富是决定哪一种动物是可以被悦纳的祭品的重要因素。在大祭司用一头牛犊来献祭赎罪的地方，国王则用一头公羊，商人或地主用一头山羊或羔羊，穷人用一对雏鸽或斑鸠——《路加福音》2:24 记载，马利亚便献的是一对斑鸠。极穷苦的人可以只献少量的面粉。大多数时候，献动物祭的同时也献谷物祭（小麦面做的饼）和酒祭。祭司也要从谷物祭品中获取一部分供自己食用。

一个各有明确分工的祭司班子负责整个献祭活动。分工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一名祭司分配到的工作可能是宰杀祭物，另一名把血洒在祭坛上，第三名打扫烧化后的灰，等等。在大多数献祭中，崇拜者只须把手放在祭物上，或许还宣告献祭的原因，然后动物由一名利未人牵走让一名

祭司在高坛北面的一个地点宰杀。如果献祭是为了赎欺骗、抢劫、或其他侵犯他人财产的民事过错，那么在烧化祭物前必须悔过并全部赔偿，再加百分之二十的罚金。如果受害人已不在人世，规定该缴的钱交给圣殿的祭司。献祭本身无须交钱。在耶路撒冷圣殿献祭是一项基本权利；祭坛上用的木材免费供给。

按《旧约圣经》的规定，每日须用两头羊羔献燔祭，逢安息日，即礼拜六，加倍。在每月开始的朔日，献 2 头公牛、1 头绵羊、7 头羔羊、1 头山羊。无酵节期共 7 天，每日所献祭牲与朔日同。逾越节期的每一天和七七节也都用同样数目的动物献祭。在 8 天的住棚节期，总共要用 71 头公牛、15 头绵羊、8 头山羊和 105 头羊羔在祭坛上祭献。其他要求献特别祭的日子包括元旦和赎罪日。在过去，为庆祝祭坛祝圣、军事上的胜利、社团为集体的过失赎罪等重大场合也要举行献祭仪式。

羔羊的血 逾越节期间最重要的献祭是在逾越节家宴前的那个下午举行的献祭：集体献逾越节羔羊，仪式举行之后祭物同时被在耶路撒冷的成千上万犹太人分食。逾越节献的祭是不小于 8 天不大于 1 岁的没有残疾的羔羊。这头羔羊可能是自己养的或从家乡买来的；更可能就在这座城里买的。

献逾越节羔羊和其他所有集体献祭在几方面有所不同。在逾越节的集体献祭时，每一位献祭者宰杀自己的羔羊。祭物供紧接着的家宴食用，因此只切割下很小一部分肥肉和内脏放在祭坛上烧化。祭物的血洒在祭坛的底部，代替古代把血洒在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的作法。按《出埃及记》第 12 章记载，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在正月初十日

各家要取一只羔羊留到十四日，黄昏时分将羔羊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血要在以色列人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耶和華）一見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12: 13）献逾越节羔羊是对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种纪念仪式。

在圣殿山上为逾越节所做的准备工作和为其他日子所做的准备工作不一样。在通常日子仪式结束时间要早一个小时，逾越节这天下午多用的时间是为了秩序井然地宰杀成千上万头羊。圣殿的周围挤满了牵着羊的朝圣者，等待在献完最后的燔祭后圣殿门再次打开。这时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群获准进入圣殿，尖锐刺耳的哨发^[9]声响起时，大门便在他们背后关上了。献祭者面对一长排祭司站立，每一位祭司手里拿着一个金碗或银碗，在这些祭司后面还有更多的祭司，排成一个单行直到祭坛。当献祭者来到前面一排祭司之一面前时便用一把锋利的刀切开自己带来的羊的颈动脉，把血放进祭司手中的碗里。然后，碗被传递给后面的另一位祭司，这位祭司给前排的祭司递上一只空的金碗或银碗，并把盛着羊血的碗传递给后面的祭司，一直传到祭坛前。在那里，血被洒在祭坛的基部，空碗立即被传递回前排祭司手中以便重新盛血。

这一批人带来的羊全部宰杀并剥皮后，大门再次打开，让另一批献祭者进入圣殿，重复一遍前面描述的过程。然后，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等在外面的献祭者获准进殿。在这整个长长的过程中，利未人的歌唱者在芦笛和其他乐器的伴奏下提高嗓门唱着《旧约圣经·诗篇》上的诗句。献祭者带着已准备好的羊回到自己家里，或回

到一批朋友或一道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同路人那里，把羊烤来吃，同时还吃无酵饼和苦菜。在吃的同时讲述当初出埃及的故事。后世纪念的耶稣和他的十二位门徒进的最后晚餐正是这逾越节家宴。

逾越节令为时一周，称作除酵节，不仅和出埃及的故事有关，而且和一个标志着开始收获谷物的农业节令有关。在这一周期间，不吃有酵的饼和其他有酵的食物。

其他朝圣节期——七七节，又称五旬节，在逾越节后 50 天庆祝。这个节日若干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农业节，至今基本上仍旧如此。在这天到来前，小麦的收获已完成，因此是向上帝献上最初的丰收果实谢恩的时候了。在耶稣时代，这已经采用仪式的形式来表达：在圣殿献上两块用新收的麦磨成粉经发酵制成的巨大圆饼和未周岁的羔羊 7 头、公牛 2 头、绵羊 1 头，山羊 1 头。

住棚节，亦称收获节，是一年中最欢乐的日子，犹太教历提斯利月（公历 9 - 10 月间）15 日开始，庆祝 7 天或 9 天，是献祭数量最多的节期。这是收获葡萄、橄榄和夏季尚未收割完的谷物的时候，这一节期植根于丰收后向上帝谢恩的思想。所罗门圣殿就是在这个节期奉献给上帝的。每 7 年在这时当众宣读《托拉》。在仪式中有一种是在早晨举行的奠水，由一队祭司拿着一罐从西罗亚池取来的水，把水泼在祭坛上。这是少数准许人们接近祭坛的场合；成年男性犹太人排成一队，欢乐地绕行祭坛 7 圈。从节期的第一个夜晚，人们就在营火旁伴随着利未人演奏的音乐跳舞。庆祝活动持续到黎明。住棚节特有的欢乐气氛和大卫城的作为象征的重要性可以从《旧约诗篇》第 128 首第 5 节看出来，这是朝圣者离开耶路撒冷回家时的

告别祝愿：“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繁荣！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以色列安享太平！”

赎罪日 一年中最为庄严的日子是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亲自主持圣殿的仪式到主的面前献祭，为全民族赎罪。虽然赎罪日并不是规定的朝圣节期之一，但因赎罪日在住棚节前仅仅 5 天，所以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聚集到耶路撒冷来既参加斋戒又参加盛宴。

大祭司必须为这个极为重要的节日认真准备。他必须在赎罪日前 7 天离家进入圣殿里一间特别的房间，以避免礼仪上的不洁净。在这 7 天期间，他必须详细研究和复习规定的仪式的每一个步骤，因为不出任何差错是至关重要的。在举行仪式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几名祭司的陪伴下守夜祈祷；这些祭司和他一道读经，帮助他保持清醒。同时，另一位祭司也要作好准备，以防万一他发生什么不测的事。大祭司身穿赎罪日穿的特别祭服，在举行仪式的长长的一天中他数次更衣，沐浴 5 次，洗手和脚 10 次。仪式开始后不久，他在两头山羊中抽签挑选一头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另一头则作为“替罪羊”被赶进可怕的犹大荒野中死去。他承认自己犯了罪，愿意献一头牛犊赎自己的罪以及所有祭司集体的罪。

然后，当人群在恐惧的寂静中担心他和他们自己会遇到上帝愤怒的惩罚模仿着他的动作时，他走进至圣所（一年唯一的一次），在那里他以全体以色列人的名义并代表他们把赎罪祭献在上帝面前。大祭司要 3 次进入这间空无一物的屋子，人们相信上帝将在这里显现。他第一次进去是献香，使整个屋子充满香气。第二次，他把先前祭献过

的牛犊的一部分血洒在室内。在他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进入至圣所前，他用事先专为此目的选中的那头山羊献祭，然后用它的一部分血洒在室内。

从至圣所回到祭坛上后，大祭司把手放在那头替罪羊身上并为全体以色列人忏悔，以此把他们的罪转移到这羊身上。在每一句忏悔的末尾，他都要高声说出主的名，这是主的名能被念出的唯一的时候。然后，人们让开一条通道，以便另一位祭司把替罪羊带到沙漠里去。羊被带到耶路撒冷外大约 19 公里处的一个深沟边，从悬崖上推下去。替罪羊的死讯用信号一站站接力传送回大祭司那里，在他主持完最后几个仪式后，这一天便在欢乐中结束。这一年的罪已赎，回家的时候到了；他们感到信仰得到了坚固，决心要忠实地按照上帝的律法生活。

祭司和利未人 祭司主持仪式，这就是祭司阶层存在的理由。不过圣殿的日常工作也要求一支管理人员、保安人员、祭司和利未人的大军，各自负责必不可少的工作。圣殿的祭司等级制度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复杂的机器。在耶稣时代，在像逾越节这样的节日在圣殿里实际司职的祭司和利未人很可能达 17,000 人之多。除了一名大祭司和大约 200 名祭司长，还有 7,200 名普通祭司，9,600 名利未人。其中大多数就像朝圣者一样是从这个国家各地专为此节日来到耶路撒冷的。

祭司身着祭服，祭服是用白色亚麻布缝制的束腰外衣加一顶简单的帽子。在圣殿里，他们有着一种使人不会误解的权威神气。他们在高高的祭坛边宰杀献祭的动物、焚香、给聚集在那儿的人群祝福。在仪式过程的一些关键时刻，他们吹响圣殿里神圣的银喇叭，提醒人们开始歌唱。

食物，包括献祭动物和谷物的一部分、安息日供奉在圣殿供桌上的陈设饼，主持仪式的祭司可食用，但其中大部分必须在圣殿的庭院中吃掉。献祭动物的皮分给众祭司，可以带回家，通常这些皮被卖给皮革商。

只有在几个人朝圣节期，全体祭司才会聚在耶路撒冷。普通祭司按居住地区分成 12 组，称为“族”或“道”。每一族每次在圣殿服务一周，在安息日下午的献祭开始前换班。族又进一步分成“家”或“房”，每一家在指定的服务周当班一天。

利未人也分成 24 族，但不再细分为家。很可能每一族利未人在圣殿服务一整周，他们的“家”的划分只具体规定执行什么任务，并不轮流当班。奏乐的利未人演奏竖琴、里拉琴^[10]和其他乐器，敲着钹为歌唱的利未人伴奏；但只有祭司才有资格吹银喇叭或绍法。祭司负责守卫圣殿周围的区域，利未人则被安排在外面的各道门边站岗。每天大约需要 200 名利未人负责开关圣殿的各道门。圣殿山的清洁由利未人负责，但圣所以及祭司院的卫生由祭司们亲自打扫。

圣殿建筑群的管理由圣殿常设的祭司“官员”严格控制，他们监督所有活动，包括培训祭司和经常对在职祭司进行考察。关于这些管理人员及其职责没有详尽的资料，但有些资料保留下来，我们可藉以了解到在希律的圣殿于公元 70 年被最后毁灭前他们的具体工作，诸如掌管印章、分别负责各类献祭、传令、抽签、唱歌、奏乐、准备无酵饼、香、管理帷幕服装、开关大门、挖沟、治病等等。显然，管理这个神圣的处所要求纪律、专业化和细致的分工。

大祭司是祭司中权力最大的，他是犹太教公会的首脑。他并不主持圣殿日常的仪式，但只有他有权主持某些仪式，比如赎罪日仪式；逾越节、住棚节、烧化红母牛^[11]等一般也认为最好由他主持。

烧化红母牛的仪式在橄榄山上的一个叫做密克维(mikveh)的池子附近举行，密克维是专门修建来为大祭司举行这一仪式前净身用的水池。红母牛烧化后的灰被收集并保存起来。需用时，把灰加进泉水里做成“净水”，供人们（通常是祭司）在触摸过尸体后洁净用。祭司一般尽可能避免发生这样的污染，因此净水实际上很少使用，而且使用的灰量很少。所以，烧化红母牛的仪式并不常举行，有的权威学者认为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上仅有 7 次。

犹太教信仰一位唯一的、超然的、无形无像的上帝，但犹太人总是不能摆脱周围民族崇拜偶像的影响，这在《旧约圣经》里时有描写。他们情不自禁地崇拜金牛犊或接受外拜神为其信仰对象，古代先知们对此作过严厉的抨击。经过巴比伦之囚的痛苦的犹太人认为：犹太民族的不幸和苦难是因为人民背叛耶和华崇拜别神因而遭受耶和华的惩罚，如果要重新得到耶和华神的庇护，他们必须以更谦卑的态度，更丰厚的祭品，更庄重的仪式取悦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巴比伦之囚后犹太教逐渐发展出一整套耗费极大且讲究形式的献祭仪式，其结果是将犹太民族封闭在一套自满自足的礼拜仪式中，将一种内在的信仰转化为外在的形式，忽视了对人的道德的要求。

然而复杂的仪式和耗费极大的献祭牺牲并不是上帝的要求。当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之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⁷《创世纪》 17: 1) 一个完全人不仅是敬畏神的人，更是道德完善的人。当上帝通过摩西再次与以色列人立约时，不仅将对神的信仰同时也将对人的道德要求列入“十诫”，作为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神圣义务。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犹太教信仰中，事实上，人类社会各种宗教传统都以神的绝对命令的形式规定了人的道德义务，以此为动力推动社会的教化。

犹太人宗教生活的精神领袖是先知，先知与祭司作用不同。祭司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活动侍奉神，先知则“传达神的话语”，是神的代言人。《申命记》第 18 章 18 节说：“我（耶和華）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人民）。”以色列人虽拥有摩西律法作为立国的依据，但在日常生活中，常遇到一些问题律法并未涉及，先知于是应时而生，告诉人民应该怎么做才符合神的旨意。先知书在《旧约圣经》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旧约圣经》将先知书按篇幅的长短排列，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所涉及的时代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直至南国犹大灭于巴比伦。后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小先知书。先知们的教导对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具有指导意义。先知们对民族危难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反思，他们强调犹太民族的灾难是犹太人背弃耶和華的结果，同时他们还传达了以前的先知们不曾传达的信息：神是圣洁公义的，他所要求的是内心的纯洁良善，而不是外表的仪式和表面的谦恭。耶和華通过先知何西阿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何西阿书》 6:

6) 先知弥迦也说：“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耶和华岂喜悦万万的油河么？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书》 6：6）先知耶利米则让耶和华明明白白地说：

“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题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上帝。”

（《耶利米书》 7：22-23）

先知们站在宗教和社会改革者的主场，认为以色列人的不幸是因为违背了耶和华的道德要求从而导致社会的不公。先知以赛亚以耶和华的名义要求实行社会公正以代替献祭仪式的繁文缛节。

“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

“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白洁，从我眼里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以赛亚书》 1：11-17）

先知们要求以道德实践作为宗教信仰的核心，通过个人的道德净化而实现整个民族的自我完善，以神的名义推动社会的教化，实现社会的公义和平。这是犹太先知们历经民族的灾难而思考出来的真理，应该说这也是所有宗教追求的最高目标。先知们肯定耶和华的公义在于惩恶扬善，犹太民族的灾难是神的惩罚，犹太民族的复兴必须首先实现道德的净化。他们发出耶和華将进行最后审判的预言，同时宣告一位弥赛亚将来临，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实行拯救。我们将要看到，耶稣基督正是这种犹太先知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是犹太先知中最伟大的一位。

亚历山大大帝之兴起及希腊化的影响

耶路撒冷处于波斯控制之下约 200 年，犹太人享有相当的自由。地方事务由世袭祭司管理，大祭司不仅是犹太宗教最高领袖，还兼管政治事务，集宗教、世俗权利于一身。虽然要听命于波斯王，但大祭司的权力是实实在在的。犹太人享受相对的独立一直到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兴起。在此之前，中东古代各民族此起彼落，争夺霸权。亚历山大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政治格局，将各民族带入希腊（后来是罗马）的大一统帝国之内，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政治影响了整个地区人民的生活，犹太人也被卷入其中。

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323 年），马其顿人。前 338 年协助他的父亲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战役中打败希腊底比斯神圣军团。前 336 年腓力死，亚历山大继任马其顿王。

同年挥师南下，到科林斯接受希腊除斯巴达外各城邦对他的宣誓效忠，马其顿从希腊世界以外的“蛮国”成为希腊世界的统治力量。公元前 333 年，在靠近亚历山大港的叙利亚北部的伊苏斯（Issus），亚历山大打败了波斯国王大利乌三世（前 336—331 年在位）。从此波斯帝国衰亡，马其顿人便以世界各国的首领而自居了。亚历山大接着率军南进，经叙利亚、巴勒斯坦一直打到埃及，然后回师经巴勒斯坦、叙利亚向东，一直进军至今日印度的旁遮普。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马其顿和希腊只占很小的位置而且处于边缘地区。^[1]亚历山大的统治策略是以东方为中心，他定都巴比伦，沿袭波斯帝国的行政制度。他鼓励希腊人移居中东并与中东人通婚。这就为希腊文化的东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整个中东“西方化”。历史学家们一般把亚历山大东进直到公元前 1 世纪罗马人兼并地中海东部各地这一时期称为希腊化时期，由希腊人建立的王朝统治的国家称为希腊化国家，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为希腊化文化。

亚历山大不仅富有军事天才，而且很有文化修养。他 13 岁时拜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师，在亚里士多德的指导下读《荷马史诗》，学习伦理学、哲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他深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坚信希腊文化能使世界统一，他一心要建立一个以希腊语言和文化为中心的世界。大军所到之处，希腊化的城市相继建立，用来引导当地居民转向希腊化的生活，推动了希腊文化的传播。在城市生活方面，各地修建起具有希腊文化特点的建筑，如体育馆、露天剧场、图书馆、学校等等；在个人生活方

面则鼓励使用希腊语，起希腊名字，穿希腊式服装；希腊化的城市商业繁荣，居住环境饮食条件都得到改善，物质生活十分吸引人；希腊哲学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希腊文化影响整个中东世界。很多人都乐于接受希腊文化，犹太人也不例外。

当亚历山大率领大军夺取犹太全地，将其设为马其顿的一个省时，没有受到任何反抗。据传说，当大军入境时，大祭司贾都阿（Jaddua）亲自出迎。他向亚历山大讲述但以理的预言，说希腊军队一定会大胜（《但以理书》8章）。亚历山大到圣殿献了祭并赐给民众礼物。亚历山大允许犹太人保持自己的宗教传统，遵守律法。每当安息年，免其贡赋。亚历山大这位新的征服者对犹太人十分宽容，并没有打乱犹太人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亚历山大占领埃及（公元前332年）后，在那里大兴土木，新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亚历山大城，鼓励流散到埃及的犹太人在此定居，让他们享受希腊国民所拥有的同等权利。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都实行了同一政策，使亚历山大城后来成为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地方。与此同时古代埃及人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这使亚历山大城成为古代最具世界性的城市。在巴勒斯坦境内，处于社会上层的撒都该人乐于享受希腊化生活方式；在巴勒斯坦境外，许多犹太人也接受了希腊文化。一些人甚至尝试将希腊哲学与犹太宗教传统结合起来，但是犹太社会中也有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抗拒希腊文化的冲击，强调对摩西律法的遵守。希腊化文化的冲击，给犹太社会带来分裂。

亚历山大短短十年间便在地中海沿岸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不久他因病去世（前323年），死时仅33岁。

他建立的帝国被其将领瓜分，这些将领继续推行希腊化政策。其中托勒密一世（**Ptolemy I**，前 305－283 年）在埃及，塞琉古·尼卡特（**Seleucus Nicator**，前 305－280 年）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分别建立了王朝。此后一百多年，他们彼此争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

托勒密王朝以埃及为中心，以亚历山大城为首都。犹太人在他的统治下仍能保持以往的和平生活。早在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时，就有犹太人逃亡埃及，以免落在巴比伦人手里（《耶利米书》第 43 章），这个逃亡朝一直持续到波斯时代。大部分流亡埃及的犹太人定居亚历山大城，该城成为犹太思想的中心，历时数百年。犹太人在此受到希腊化文化的熏陶，他们使用希腊语；希腊语是当时希腊化各国普遍使用的语言，也是学术交流和贸易的国际语言。在托勒密二世在位期间，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将旧约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希腊文（约公元前 250 年），后世称之为“七十子译本”。七十子译本很快成为巴勒斯坦境外犹太人的《圣经》，他们流散在外，已读不懂希伯来文（圣经）。不仅犹太人使用这本《圣经》，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外邦人”也可以阅读《圣经》了，早先只属于一个民族而且只有在圣殿里通过一种古老的语言才能接触到的神圣的经典，如今使用希腊语这种通行的语言也能理解了。后来该译本更成为早期基督教会所使用的《圣经》，它是使徒保罗和最早的基督教传教士使用的《圣经》，也是整个说希腊语的基督教世界的《圣经》。基督教《新约全书》直接受“七十子译本”的影响。后来在“七十子译本”产生的亚历山大城更涌现出数位著名的希腊教父，如克雷芒（**Clemens of Alexandrinus**，约 150－215

年）、奥利金(Origenes, 约 185 – 254 年) 等。他们是早期基督教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

公元前 199 年，塞琉古王朝打败托勒密王朝，夺得巴勒斯坦，犹太历史进入新的一页，托勒密时代所享受的相对自由，一去不回。巴勒斯坦在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被划为五个省份，其中三个在《新约圣经》中常常提到，就是加利利，撒马利亚和犹太；另外两个是特拉可尼和约旦河东的比利亚。塞琉古王朝强制推行希腊化文化。当安提阿哥四世伊比法 (Antiochus IV Epiphanes, 前 175 – 164 年在位) 统治期间，危机爆发出来。他首先撤换了合法的大祭司奥尼亚斯 (Onias)，由其兄弟、亲希腊派的耶孙 (Jason) 取而代之。耶孙的支持者们于是在耶路撒冷建希腊式的体育馆，人民取希腊名字的也越加普遍。犹太社会受希腊化文化的影响之后，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犹太教信仰被认作落后蒙昧。不久，另一位亲希腊派的米尼劳斯 (Menelaus) 用更优厚的馈赠，献给安提阿哥王，从耶孙手上夺得祭司长的位置。犹太人不愿意，因为米尼劳斯是便雅悯支派出身，按照摩西律法，便雅悯支派的人没有资格担任大祭司，犹太社会因此经历了大约 20 年的动乱。耶孙起兵试图夺回祭司长宝座，米尼劳斯求助于安提阿哥四世。后者在一个安息日，向耶路撒冷发动攻击，因为犹太人守安息日，不敢动手，安提阿哥顺利攻下耶城。此后他断然采取一系列与犹太教信仰针锋相对的措施，企图全面彻底消除犹太教影响。他下令禁行割礼，禁守安息日，也不准犹太人庆祝犹太教节期，违者被处以死刑。他还下令烧毁犹太教经卷等等，更作恶的是，他下令在圣殿塑造朱庇特 (Jupiter) 神像及其它神像，并在圣殿以猪为供物

献祭。

这种种伤害犹太人宗教感情措施的后果是犹太马加比起义的爆发。

马加比革命

公元前 167 年的一天，安提阿哥派官员来到耶路撒冷以西 32 公里外的一个叫莫丁（**Modin**）的小乡村，强迫当地一位祭司马他提亚（**Mattathias**）领导村民向异教神献祭。马他提亚拒不服从。这时有一个胆小的村民，走上祭坛正要献祭，马他提亚“气得浑身发抖，冲上前去，当场就把这个人杀死在祭坛上。他还杀死了强迫人们献祭的朝廷命官，接着他拆毁了那座祭坛。”（《马加比传上》 2:1-25）这样他就不得不带着五个儿子弃家出走，逃往山中。其他犹太人闻风而至，追随马他提亚家族，他们拿起武器，用革命争取自由。这就是犹太历史上著名的马加比起义。马他提亚五个儿子：第三子犹大（外号“马加比”，意为“锤子”），其余的为约拿单、西门、约翰、以利亚撒。马他提亚死后，遗嘱立犹大为革命军首领。犹大英勇善战，带领起义军攻入耶路撒冷（公元前 164 年），修复了圣殿，清除异教物品，重新建立了祭坛。后来塞琉古军队再次来攻，双方在伯利恒西南决战，马加比的军队因寡不敌众而败退。但此时塞琉古王朝发生内乱，打了胜仗的塞琉古人主动与犹太人议和，让犹太人自由信仰犹太教。马加比革命历经曲折，最终取得政治上的胜利。犹大、约拿单相继去世后，马他提亚的另一个儿子西门奠定了马他提亚家族世袭王朝的基础，该王朝犹太史称哈斯摩尼

(Hasmonean) 王朝（前 134 – 前 63 年）。自巴比伦之囚至此，犹太人终于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犹太人在其历史上只有两次建立过自己的国家：除大卫、所罗门王朝外这是第二次。

新的王朝建立了，马加比起义已成过去。马加比家族当初为抵制希腊化而揭竿起义，当西门死后，哈斯摩尼王朝迅速沦为一个贵族化与希腊化的政权。马加比的子孙以希腊贵族自居，成为彻头彻尾的希腊化犹太人。

哈斯摩尼王朝至亚历山大·詹尼斯（希腊名，Alexander Janneus，前 102 – 前 78 年）统治时期，国土不断扩张，包括由非利士之地通往埃及的海岸，外约旦等地。其版图之大甚至超过大卫、所罗门时代的领土规模。那些新收复的土地，如加利利等地，也成为犹太教的中心。哈斯摩尼王朝好景不长，贵族集团中发生内讧，兄弟争权。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各支持一方，内战一触即发。他们请罗马人调停（此时罗马早已成为地中海西部无可争辩的霸主，其统治已越过希腊进入中东）。公元前 63 年，曾征服中东的罗马将军庞贝带兵攻入耶路撒冷，哈斯摩尼王朝灭亡。犹太从此落入罗马的掌握中，罗马人将犹太并入叙利亚省。犹太人从此丧失独立自主权，每年须向罗马进贡。

弥赛亚——犹太民族的盼望

“弥赛亚” (Messiah)，希伯来文，意为“被膏为王的人”。此处“膏”为动词，指用油膏涂抹某人。以色列人生活在气候干燥的巴勒斯坦，人们常使用膏油清洁、滋润及保养皮肤。由植物（如橄榄）、花或某种树皮制成的香

膏油价格昂贵（有的来自印度甚或更远的地方）。因为其昂贵，以色列人常将其保存在陶制的“玉瓶”（《马太福音》26: 6、《路加福音》7: 37）或“角”（《撒母耳记》上 16: 1）中，以免其干燥蒸发。香膏油也用于神圣的宗教仪式中，在《旧约》时代，君王、先知、祭司要行涂油礼。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记载有先知撒母耳将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膏他为王”的仪式（10: 1）。同书第16章第12节说撒母耳“膏大卫为王”。在日常生活中，用香油膏“膏抹”某人也是一种表示尊敬和欢迎的仪式，通常抹头和脚。四福音书都记载一个女人膏抹耶稣的故事（见《马可福音》14: 3；《马太福音》26: 6；《路加福音》7: 36—50；《约翰福音》12: 3 等）。这儿处膏抹耶稣虽非正式的仪式但暗含了耶稣“受膏”的意思。在耶稣的时代，饱受国破家亡、人民离散之苦的犹太人，普遍盼望上帝将从大卫王后裔中兴起一位弥赛亚，带领犹太人实现上帝的应许，重建以色列的国家，恢复犹太人在大卫王时代所拥有的辉煌。用“弥赛亚”表示“犹太人的王”“救主”等观念起于何时尚不明确，对于一个总是遭受挫折的民族而言，对“弥赛亚”的盼望成为这个民族特殊的观念，凝聚着全民族的希望。犹太人常常将现实生活中对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视为“弥赛亚”。如带领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国并主持修建圣殿的所罗巴伯就被认作“弥赛亚”（见《旧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马加比革命的领导人马他提亚的儿子西门（Simon Maccabeus，？——前134年）与叙利亚人谈判成功，后者允许犹太人政治上独立，犹太人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西门曾被认为具有近于“弥赛亚”的地位。在耶稣之后还不断有人被认作民族

的“弥赛亚”。在犹太传统中，“弥赛亚”属于今世的范畴。

启 示 文 学

《旧约》后期至《新约》时期犹太社会中出现大量的启示文学作品，收入《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就是启示文学的代表作品。还有《以赛亚书》（第 24 章到第 27 章），《以西结书》（第 38 章到第 39 章，第 40 章到第 48 章），《撒迦利亚书》（第 9 章到第 14 章）以及《约珥书》等也可归类为启示文学作品。此外还有一些那个时代流行但未被收入正典的《以诺书》、《摩西升天记》等旁经和《新约圣经》中的《启示录》（《启示录》的观点是基督教的，但使用了很多犹太教概念）也属于启示文学。

启示文学预言未来，充满各种异像。对这些异像的解释，历代学者并无一致的看法。先知们通过这些作品表达了对末世的看法，宣告神的审判就要来临，一位弥赛亚将要到来实施拯救。他要洁净以色列民，将神的国带到人间，那是神统治的新天地。以色列将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和神建立起新的关系，开始其新生命。

大量启示文学作品，表达了对现实悲观厌世的态度，同时也许愿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当时流行的这些思想更助长了对弥赛亚的盼望。每当民族遭受压迫时，对弥赛亚的盼望就愈加强烈。马加比革命后哈斯摩尼王朝时期，犹太人享受了短时间的独立，对弥赛亚的盼望很淡漠。罗马人结束了哈斯摩尼王朝的统治，将巴勒斯坦并入叙利亚省。公元前 37 年至前 4 年，半犹太血统的以土买人大希律在

罗马太上皇的扶持下，作犹太国的分封王。罗马人允许希律王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享有半独立地位。希律王在位时也曾实现了这个国家物质上的繁荣，并重修了耶路撒冷圣殿。但犹太人认为他是罗马人的工具，推崇希腊文化。他死后国土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位阿尔基莱厄斯（Archelaus，旧译“亚基老”）任犹太、撒玛利亚、以上买行政长官（公元前 4 - 公元 6 年）。此人不久即被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凯撒废黜（6 年），巴勒斯坦被划为罗马一省，由“总督”统治，从此犹太人处于罗马帝国直接统治下。公元 26 年，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us，26 - 36 年任职）任犹太总督。犹太人对罗马统治并不愿意接受，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彼拉多的统治粗暴残酷，犹太人的不满和愤怒情绪高涨。在一个宗教与政治相互紧密联系的社会里，政治上的不满常常以宗教的形式表达。处于毫无希望的罗马强大统治下，犹太人屡有反抗，但总是失败，对弥赛亚的盼望更加强烈。由于罗马统治的残酷，对弥赛亚的盼望有了很多现实的内容：时候不会太久，神将派遣一位不知名的英雄人物来拯救他的子民。有些人认为盼望中的弥赛亚应该是一位军事领袖，将犹太人从罗马统治中解救出来；另一些人则盼望弥赛亚是一位精神领袖，他的到来将恢复摩西律法的纯正信仰；还有的人等待神的干预，神将通过弥赛亚的领导，铲除人间一切的压迫和腐败，建立神的国度，实现公义与和平。

犹太人普遍相信这位弥赛亚必来自大卫家族，他有能力领导犹太人重建大卫的王朝。犹太教必将繁荣，流散在外的犹太人都要回归故土，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就要开始。据《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 3 章第 1 节，犹太人

相信：弥赛亚到来之前，必有一位先驱为他准备道路。在（新约全书）的四福音书中，施洗约翰被描写为先驱者，为弥赛亚（基督）的到来准备道路。

注释：

- 1 吾珥（Ur）古城于 1854 年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位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西南约 350 公里处。
- 2 哈兰（Haran）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在现今土耳其境内。公元前 19-18 世纪时已是一座繁荣的城市。
- 3 七连灯台（menorah），原意为“烛台”，古代犹太教会幕和圣殿里使用的灯台。据《圣经·出埃及记》，灯台共有七枝灯脚，中间一枝居正中线，左右各三枝呈同心半圆形，各枝灯脚皆有花瓣状雕刻，整座灯台用纯金制造。摩西将其置于会幕南面，与北面置放陈设饼的桌子相对。这些祭器历来被当作犹太教的象征。
- 4 约翰·希克：《宗教哲学》第 21 页。何光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 5 “甩石的机弦”是一种杀伤力甚大的原始武器，牧羊人大卫可能常用以击杀侵犯羊群的野兽，因而能够很熟练地使用它。机弦用皮带做成，一端挽在腕上，另一端卷住石头握在手中。当人挥动皮带至一定速度时，放手让石头飞出去，速度极快，常使对方来不及躲闪，力量也极大。当时歌利亚被击中面额，石头进入额内（见《撒母耳记上》 17: 19）
- 6 Tyre，古时腓尼基的一个城邦，今译提尔，在黎巴嫩境内。
- 7 Cherubim 在《圣经》上音译作“基路伯”，是古代中东神话中常见的形象，狮身人面，有一对巨大的翅膀。
- 8 锡安（Zion），耶路撒冷城内的一座山名，大卫王及其子孙的宫殿和圣殿都在这座山上，常用以指耶路撒冷城。
- 9 古代希伯来人在举行宗教仪式或打仗时吹的羊角号。

- 10 一种弦乐器，最早的里拉琴见于公元前 3,000 年中东地区的浮雕上。
- 11 烧化红母牛的目的在除罪，其礼仪记载于《旧约·民数记》第 19 章。

第三章 耶稣受洗

早期基督教为了说明耶稣的神性而赋予耶稣诞生的故事以太多的神奇，以致我们今日对耶稣的诞生、耶稣的家庭以及耶稣少年时代的生活缺少了解。“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马可福音》1: 9）从受洗开始，耶稣生平的轮廓才逐渐显现。

先 锋 约 翰

本书第一章提及施洗约翰的神秘身世。据现代学者考证，约翰出生在犹太境内，在旷野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在那里有被称为“艾赛尼人”的一帮虔敬的犹太人和其他隐修者根据自己的理想组成社团，过集体隐修的生活。约翰 30 岁以前即已成为犹太各地闻名的先知，在约旦河下游（今纳布卢斯一带）为那些承认有罪表示悔改的犹太人施洗。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

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马可福音》 1：2-8）

在耶稣的时代，像约翰这样的传道人不少，他们活动在巴勒斯坦城市乡村，宣讲着各种各样的教义。但施洗约翰与众不同：他的生活方式极其简单朴素，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他的装束追随古代伟大先知以利亚的样式（《列王纪下》 1：10）。他在旷野的呼唤震撼人心，以致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人们怀疑约翰就是以利亚，或者就是基督。（《约翰福音》 1：21；《路加福音》 3：15）约翰明确地回答说不是，他只是为主预备道路的。

对于这位在他之后到来的，约翰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路加福音》 3：9；16-17；《马太福音》 3：10；12）约翰使用人人都能理解的比喻描述末日审判的情景：麦子代表义人，被收到上帝的仓里；不愿悔改的人如同糠，被不灭的火烧尽。或者像那不结果子的树，被从树根砍下，丢在火里。这一天就要到来，何去何从，自己选择。约翰的信息十分紧迫：“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 3：2）

“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

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路加福音》3：11-14⁷）。约翰要求各人根据自身的处境实行公义，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劝告，包括施舍、同情、诚实、正直等原则。约翰的教导绝对没有律法主义的内容，对那些承认有罪，表示悔改的人，约翰在流动的约旦河水中给他们施洗。在这一仪式中，受洗人必须全身浸入水中，然后从水中出来，此举象征被洗去罪，从此灵魂得到洁净，过圣洁公义的生活。传统犹太教实行频繁的洗涤仪式以便“洁净”，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只施行一次。它是一种象征：象征人因悔改而抛弃旧我，用圣洁的水洗去罪恶，从此成为天国的新人。

约翰在犹太的旷野施洗，影响很大。犹太史家约瑟福斯在其《犹太古事记》（*Jewish Antiquities*）中提到施洗约翰。他说，约翰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他劝犹太人要圣洁公义，仁爱谦卑，实现上帝的旨意，施行洗礼。当犹太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周围时，希律·安提帕斯（*Herod Antipas*，公元前 4—公元 39 年在位）开始警惕，害怕这个人物的影响太大，会导致骚乱。由于希律的疑心，约翰被投入监狱，关在马加比城堡，后来在那里被砍头。遗憾的是，约瑟福斯并未提到耶稣其人。或许耶稣只是众多前来受洗的一位，还未脱颖而出？基督教会纪念施洗约翰，他为耶稣基督的到来作了思想上和宣传上的准备；他的思想通过耶稣被引入基督教；他创立的洗礼经过改过后成为基督教各教派都承认的最重要的圣事之一。

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到约翰那里要求受洗。约翰斥责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马太福音》3：7-10）约翰指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自以为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就可以得救。他们来受洗不是承认有罪要求悔改而是企图通过外表的仪式而逃脱将来末日审判的惩罚。约翰警告说，如果不从内心要求悔改，不做出实际行动只想在表面上做做样子，那么将来的审判是可怕的。

施洗约翰，像后来的耶稣一样，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两种人在当时犹太社会中占据领导地位。耶稣时代的犹太社会除了这两派以外，还有活跃在犹太民间被称作“艾赛尼”派的人。他们不屑撒都该人利用宗教争权夺利，也鄙视法利赛人外表虔诚，内心空虚。艾赛尼人组织起来，过一种真正虔诚的团体生活，坚守信仰，与世俗潮流对抗。据学者考证，施洗约翰与艾赛尼派有很多相近之处：都来自祭司家族，都主张禁欲，都盼望末世，都宣讲上帝的审判。不同的是约翰是一位自由传道人，其传教对象比艾赛尼派广泛，包括穷人、税吏、兵丁等普通人。从福音书的描述分析，耶稣的父母约瑟和马利亚，约翰的父母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耶稣本人，甚至包括加利利海边的渔民，那些追随耶稣传道的门徒，从他们的言行和生活方式看，都很可能受到艾赛尼派思想的影响或者和这一派宗教团体有密切的联系。

要了解耶稣的思想，必须对上述三个派别以及活跃于

当时社会的“第四种力量”即奋锐党人的观念和活动的情况有所了解（耶稣的门徒中有一名奋锐党人）。

犹太教的派别

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和马加比革命的冲击，犹太人中兴起不同的派别，各自代表了不同阶层的主张和宗教追求。这就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艾赛尼人和奋锐党人。上述宗教—政治派别的产生都与马加比革命有关。

马加比起义初期，有一帮被称为哈西典人（**Hasidim**，意为“虔敬者”）的犹太教师、律法解释者等文化人参加了起义队伍，他们为恢复律法的尊严与马加比人并肩战斗。哈西典人虽然拿起武器，但他们内心有深刻的灵性追求和对神的虔诚信仰。他们的观点反映在《但以理书》中，这是《旧约圣经》中的一卷，经现代学者们考证出自哈西典人之手。故事发生在巴比伦之囚时期，但以理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往巴比伦（前 597 年）。一个忠实于犹太教信仰的青年人，独自处在外邦的环境中，能不能坚守律法，特别是坚持不吃（犹太教律法规定的）不洁净的食物，不拜偶像，坚持一日三次祈祷。这是对处于外邦环境中的犹太人的最大考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坚守了自己的信念，即使被掷入火窑，被投入狮子坑，生命处于危险之时仍在所不惜，最终获得神的救恩。《但以理书》的主题是明白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遭受迫害，牺牲性命也要坚守信仰。上帝的子民必须忍耐到底，神的国度最终必将建立。

《但以理书》为犹太传统“启示文学”作品。所谓

“启示”，即指“以神谕方式来揭示隐蔽之真理”，启示文学作品常通过“见异象”的方式，讲述过去发生的事，预言未来。但以理身处逆境，但仍然坚守信仰无私无畏把自己的生命和一切交付与神。他的命运揭示了一条真理：神过去拯救过他的子民，将来也一定会；他要在自己选定的时刻，宣告历史结局。到那一天“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12: 2) 一切预言都已封闭，等候末世。

传统犹太教很少提到末世。犹太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犹太人的观念始终停留在今世的范畴。他们的神国只不过是指现存状况的改变，或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巴比伦之囚期间和回归后，很多犹太人为信仰而献身，犹太人开始思考人死后的问题，诸如末世审判，死人复活，死后的赏善罚恶等非犹太观念得到传播，当然这也反映了犹太人在巴比伦受到其它民族宗教观念的影响。对末世的盼望给犹太人带来希望。

但以理的虔敬、坚定、勇敢、智慧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犹太人：他激励马加比人以及后来的奋锐党人揭竿而起；也影响了艾赛尼人远离社会，到荒漠之中去潜心静修。哈西典人对未来的盼望也激励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唤人们悔改迎接天国的来临。

关于世袭大祭司的问题 按犹太教传统和《旧约圣经》记载，祭司职位必须由“撒督”(Zadok)的直系后裔担任，这一点在上一章曾提到。撒督是大卫王任命的大祭司，自此以后历代耶路撒冷圣殿祭司都出自撒督一族。从巴比伦之囚回归后，波斯帝国对犹太人的统治较为宽松，犹太教得到复兴。大祭司集宗教、政治权力于一身。他虽

然听命于波斯帝国，却是犹太社会最有实权的统治者。大祭司参与政治权力过大，使这一职位成为明争暗斗的目标，为以后犹太社会之不安定埋下了祸根。当塞琉古国王任命一位不是撒督的后裔担任大祭司时，导致了马加比起义，哈西典人与马加比并肩战斗。但在公元前 152 年的住棚节期间，起义军领袖约拿单（马他提亚之子，犹大之弟，非撒督直系后裔）却宣告自任大祭司职位，一部分哈西典人感到受背叛，他们分裂为两派。一派强调祭司职位的正统，要求恢复撒督一族在圣殿中的职位，这部分哈西典人发展成后来的艾赛尼派；另一派则继续忠于马加比政权，成为法利赛人。与这两派相对立的则是贵族集团撒都该人。

撒都该人——马加比家族为抵制希腊化而起义，起义的结果建立了马加比家族哈斯摩尼王朝。最具讽刺意义的是，马加比的子孙竟全盘希腊化，他们成为统治者，把持大祭司职位。在哈斯摩尼王朝时代兴起的撒都该派代表了上层祭司集团中亲希腊文化一派人的主张。他们是掌权者、贵族。他们控制犹太公会（*Sanhedrin*）。以大祭司为首的犹太公会不仅有权解释律法同时还有司法权。他们的司法权虽仅限于犹太一地，但很实在。到了耶稣时代，大祭司已不再是终生职位，也不一定由撒督的后裔担任。当时任大祭司的亚那是有钱又有权的政治野心家。他的职位后来由他的五个儿子继任，然后又由女婿该亚法继任。该亚法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任大祭司。由于担任过大祭司的人数量增加，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撒都该派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撒都该派只承认摩西律法（成文律法），拒绝承认对

成文律法所作的解释即“口传律法”。他们严格按字面意义解释摩西律法，十分强调遵守《利未记》中的种种洁净仪式。

在思想上他们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认为人此时此地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应该诚实地生活，服从上帝教导，遵守律法。如果凡事小心谨慎，合乎时宜，在今生今世就能享受到幸福生活的回报。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来世，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有魔鬼。认为人活着是为了生前的功名，死后的荣耀。

政治上撒都该人是当权者。他们大都来自贵族或祭司家族，把持祭司职权，管理圣殿事务，主持崇拜献祭仪式。大祭司又享有世俗职权，这样就使撒都该人逐渐热衷于政治利益，对宗教则漠然视之。他们高高在上，与民众脱离。在宗教观念和政治事务中与法利赛人对立。简言之，撒都该人代表犹太社会上层希腊化犹太人的利益。当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被毁后，撒都该党随之瓦解。

法利赛人 在与撒都该人的对立中，法利赛人的宗教观念逐渐发展成熟。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被毁，撒都该人、艾赛尼人、奋锐党人均不复存在。法利赛人的宗教观最终成为后来犹太教的基础，其影响至于今日。

法利赛人是犹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文士、教师、律法解释者等等），一般认为法利赛人的“远祖”是文士以斯拉。犹太人从被囚地巴比伦回来后，以斯拉向民众宣读律法书，重建犹太教。但法利赛人作为一“派”是在公元前 150—100 年间形成的，即在马加比革命之后的哈斯摩尼王朝时期。法利赛人作为撒都该人的对立面而兴起。

“法利赛”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他们主张远离一切

希腊化的影响，持守摩西律法。他们遵守律法之严格，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就使他们与众不同，被“分别出来”。

法利赛人其实是犹太“思想库”，他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理想的犹太社会，一个神的国，一个人人皆为祭司的国度。如果社会上每一个人都遵守律法，用律法来指导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那么“祭司之国”、“神的国”的理想也就实现了。他们坚守律法，同时为了使摩西律法（也称成文律法）的精神适应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在法利赛人的努力下，口传律法也发展起来了。

从积极的方面而言，口传律法的作用是革命性的。它使成文律法在新形势下愈加灵活，富有生机，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说关于安息年，摩西律法的规定是：每隔七年，所有土地应休耕，所有奴隶必须得自由，所有债务必须免除等等。这在古代或许可行，或许那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当人口逐渐增多，经济比较发展以后，如果一定要按字而意义去执行律法，每逢安息年岂不是要造成某种混乱？法利赛人对成文律法作了变通处理，强调律法的精神。从这种意义而言，口传律法使成文律法适应新的处境。但随着口传律法的发展，口传律法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大，口传律法也被说成是摩西本人所创造。法利赛人认为律法（包括成文律法和口传律法）都是摩西在西奈山上从上帝领受的。在现实生活中，口传律法甚至有凌驾于成文律法的趋势。

从消极的方面说，口传律法大多涉及到日常生活言行的守则，非常琐细。如怎样守安息日，怎样才能算洁净，饭前如何洗手（不是为卫生的目的，乃是为宗教礼仪上的洁净），不能与“不洁净”的人同席吃饭，不能向（宗教

礼仪上)不洁净的人购买食物等等。至于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成文律法已有详细规定,口传律法则有过之。关于如何守安息日,是法利赛人最津津乐道的主题。摩西律法规定“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出埃及记》20:8-10)在耶稣生活的时代,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规定已发展出种种详尽的细则,这些细则是由口传律法发展出来的,明确规定在安息日什么不可以作,什么可以。例如:如果(在安息日)一个穷人站在屋外,主人在屋内,穷人伸手进屋,把任何东西放在主人手上,或从主人手上把任何东西拿出屋子,这穷人应受责罚,主人不应受责罚;如果房主人把手伸出屋外,把任何东西放到穷人手上,或从穷人手上拿任何东西进屋,主人应受责罚而穷人不应受责罚;但是如果穷人伸手进来,主人从他手上拿走任何东西,或放上任何东西,穷人将其取出,两人都不该受责罚。如果主人伸手出去,穷人从他手上拿走任何东西,或放任何东西在他手上而他将其拿进屋去,两人都不该受责罚。诸如此类详细的规定在“密西拿”^[1]中有上百条以上。

法利赛人继承了哈西典人的宗教观念。他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相信天使和魔鬼的存在,相信天使和魔鬼环视着人类并为争夺人类、主宰人类的命运而互相争斗。虽然神的意志主宰了个体的生命,但是否信仰上帝这最大的决定却来源于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关于自由意志和命运,法利赛人持中间的立场,认为神有权柄但人有自由意志,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对方排除。人生总是有种种不

如意，或遭遇种种艰难困苦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对一个虔诚善良的人而言，最后的补偿在于来世。法利赛人相信来世的赏善罚恶，相信人的肉体将死亡，但灵魂不灭。最终死人将复活，末日审判那天就要到来，有一位弥赛亚式的人物将要来宣告上帝之国来临。当那时，义人得享永生，成为上帝之国的当然主人，恶人将受永罚的痛苦。这一信仰的内在观念是：每一个人必须为来世的生活作好准备。虽然你无权选择自己的环境和命运，但你有权决定追求正义的生活。除了你的这一选择，其余的都只能由上帝决定。你能所做的，只是敬畏上帝而已。

法利赛人的团体逐渐壮大，他们的宗教观念成为犹太教信仰中最有影响的思想，法利赛人也就成为犹太人宗教生活的指导者。与此同时，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不同派别，这就是以相麦（**Shammai**，生卒年月不详，与希勒尔同时代并共同主持过犹太公会）为代表的“保守”派和希勒尔（**Hillel**，公元前 60 年 - 公元后 10 年）为代表的“自由”派。他们是法利赛人中两派对立观点的领袖。他们的辩论涉及如何遵守犹太教律法：怎样守安息日；怎样才算洁净；怎样祈祷；如何精确地计算什一税等等内容。据说双方分歧有 300 多处。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明二者的区别：说有一个外邦人向相麦提出一个奇怪的请求，他可以只用一只脚站立维持不倒，当然这种姿势只能维持短短的时间，如果相麦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能将律法的要义给他阐释清楚，他就皈依犹太教。相麦不能容忍这种愚蠢的问题，因为律法的要义岂是短短时间内能够解释清楚的？相麦打了他一戒尺然后就叫他走开。这位外邦人又问希勒尔

同样的问题。希勒尔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你不要别人对你做的事，就不要对别人做。全部律法的精义就在于此，其余的都是对它的说明。”这就是希勒尔哲学的基本点。他相信人性，相信良知，相信正义。他以人心中的“善”为裁判准则，不那么强调律法的细枝末节。

希勒尔对那个时代十分流行的启示、幻象、末世预言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他认为得救的路就在此时，就在当下。只要人们过一种合乎人情人性的，遵守律法的生活，他们就可“得救”。他说：“那些今生遵守律法的人，也就得到了来世的生命。”

法利赛人中有像希勒尔这样明智通达的圣贤，也有僵化、保守、绝不通融、死守律法、动辄指责他人的保守派。随着犹太会堂的重要性增大，法利赛人的工作自然地集中在会堂里进行。这里是犹太人学习律法、讲道、祈祷、沉思默想的地方，也是礼拜的场所。法利赛人在此教导律法，解释律法，指引人们过遵守律法的圣洁生活。他们这样做就起到了祭司的作用，实际上替代了掌管圣殿的贵族祭司们的权威。法利赛人的队伍逐渐壮大（耶稣时代约有 6,000 人）。他们在犹太公会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凡涉及律法，宗教礼仪，他们就拿出最权威的意见，连撒都该人也不得不让他们三分。随着名气的增大，他们喜欢当街站着背诵他们的祈祷文；他们穿着大号的护身符（上面写着律法的规条）到处招摇，他们在会堂中坐在高位，瞧不起别人。他们能说不能行，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一类的法利赛人看来是走过了头。他们的本义是遵守律法使犹太民族成为圣洁，却因强调对律法的细枝末节的遵守而忽视了内心

的虔敬。法利赛人所强调的原则只是犹太教的一个侧面：守律法；他们注重外在的仪式而缺乏宗教的内在精神。终于，法利赛人受到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谴责。

虽然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彼此之间总是争吵不休，但他们双方对罗马均不构成威胁。他们关心的是在社会事务方面施加影响或是将白己的宗教观树为正统，但绝对不做叛乱造反之类的事。与此同时，犹太社会中其它不同派别兴起：有艾赛尼人远离社会遁入荒野实行禁欲主义，执着于精神追求；也有奋锐党人通过暴力手段表达他们的信仰。

艾赛尼人 和法利赛人一样，艾赛尼人也源自马加比起义时代的哈西典人。很多学者认为：艾赛尼派作为一个旗帜鲜明的犹太教派别兴起于公元前 152 年。当时叙利亚塞琉古王朝两派争夺王位，其中一派正是安提阿哥四世之子亚历山大，他为了争取约拿单（马他提亚之子，马加比之弟）的支持，任命他为大祭司。约拿单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定接受大祭司职位。此举使忠实于犹太教传统的哈西典人不满，认为是对犹太教的背叛，是对耶路撒冷圣殿的亵渎。没有撒督血统的人任大祭司使圣殿不再是真正上帝子民的敬拜场所。艾赛尼派的领袖被称为“公义教师”，他宣布废除大祭司和耶路撒冷圣殿权威，宣布圣殿里举行的崇拜仪式，献祭等等宗教活动皆属无效，然后带领一帮反对派进入古姆兰（Qumran）^[2]，在此地建立起他们的禁欲主义的修道团体。

死海西北岸的古姆兰是为整个巴勒斯坦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当撒都该人淡漠了宗教的追求而去迫逐政治利益之时，当法利赛人当街侃侃而谈教训他人之时，艾赛尼人却

遁入荒野去过隐居的生活，用绝对的、毫无妥协的态度去追求真正的虔敬。

这一教派的教义与早期基督教的非常接近，《新约圣经》没有提到艾赛尼派，实在令人感到奇怪。公元 70 年犹太人起义失败，耶路撒冷被毁。古姆兰的艾赛尼人在罗马军队到来之前将他们抄写在羊皮或纸莎草上的经卷或文献用亚麻布包好，用皮带捆扎，放入陶罐藏到洞穴里。艾赛尼人从此消失了。1947 年夏天，一位阿拉伯牧人寻找丢失的羊时无意间进入古姆兰附近一个悬崖上的洞穴，发现了这些陶罐。圣经学者、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接踵而来。1952 年又先后在古姆兰地区各洞穴中发现了大量的犹太教文献。这些洞穴中的文献被总称为“死海古卷”。其中有（旧约）经卷的抄本、少数旁经、预言性作品以及曾生活在这里的艾赛尼派的有关文献。。

有一份题为（规章）（Manual of Discipline）的文件，是曾住在这里的艾赛尼人的规章。另外还有一卷书，题名为（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争战），显然属于马加比革命期间的作品，成于公元前 158 年至 137 年间。这些文献的发现使当代学者有可能直接而内在地研究这个犹太教的神秘派别。

古姆兰社团的艾赛尼人生活在荒凉的死海岸边，他们财产公有，纪律严格。他们在周围土地上建设灌溉系统，自己生产食物，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社区中心是一个堡垒式的建筑，其中有缮写室，工作间，会议厅，洁净身体的水池等等。他们每天早晨日出而起作早祷，早祷之后，每个人都开始做安排好的工作：或抄写经文、或种地、或烧制陶器、或织布、或到厨房劳动。中午全部人员集中先

用凉水洗涤洁净，然后在大饭厅进简单的午餐。下午继续劳动，晚餐极为节制。饭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或岩洞中休息。第七日为休息日，艾赛尼人坚持犹太教传统守安息日，在安息日停止一切劳动。前一天就准备好饭菜，安息日吃凉的。不守安息日者受开除七年的处分。

每天两次——彻底的洁净仪式和共同用餐——使艾赛尼人与犹太教其它派别显著不同。犹太人长期以来的传统是吃饭以前或祈祷以前洗手。艾赛尼派的洁净仪式则每次餐前必须将身体没入水中，他们将这一仪式赋予精神上的意义从而使之成为其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新成员必须在流动的水里受洗。这一传统通过施洗约翰到耶稣并成为基督教重要的圣礼之一。共同进餐则具有更重要的宗教意义。饭前禁声，必须等当值的祭司祝福之后，才开始吃饭。共同进餐不但加强兄弟情谊同时也是喜悦地等待弥赛亚来临时的宴席。食物很简单，但有意义。耶稣死后其门徒也聚集在一处共同生活，凡物公用，一起进餐，这也许来自艾赛尼派的影响。

并非所有的艾赛尼人都生活在古姆兰。在耶稣时代，艾赛尼派成员约有 4,000 人，除了隐居在沙漠或约旦河一带犹太旷野的以外，还有很多艾赛尼人在城乡有自己的严密的宗教团体，有些人甚至结婚，供养家庭，但仍然有部分人坚持独身。他们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努力追求他们的理想。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化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约公元前 20 - 约公元 50）评价艾赛尼人说：“他们敬拜上帝不是通过献祭，也不仅仅通过遵守律法。他们要努力使自己的心灵成为上帝所悦纳的”。如果说法利赛人所强调的原则，即严格遵守律法，只是希伯来宗教的一个方

面，缺乏宗教的内在精神的话，艾赛尼人的追求则注重宗教的内在意义：上帝的仁慈和公义；个人内心的虔诚和圣洁。艾赛尼人的追求显示出那个时代犹太教思想和精神的深刻。

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两个天生敌对的阵营——分别以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为代表，两个阵营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相互争战，上至天使所处的天上下至人类心灵的密室。世界上的每一个男男女女分别隶属于这两个团体。人对自己属于哪一个阵营无权选择，一切均由上帝决定。但黑暗天使总是要诱惑正义的灵魂，因此两者之间不断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一定是上帝的胜利。到审判的那日，光明之子将遍布全世界。弥赛亚不仅是一位，而是三位：一位是摩西曾预言过的先知；一位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祭司弥赛亚。当他们到来之时，天军将发出呐喊，大地将震动，“天界的权能者之间的战争将延伸至整个世界”。其破坏力将十分可怕：一切受造之物将被除灭。待一切结束尘埃落定一个崭新的社会就要建立，一切罪恶都被清除，“正义犹如太阳普照大地”。艾赛尼派还有一些关于世界末日情景的预言。他们认为到那日，选民将生活在永远的平安幸福中，罪人将堕入地狱。为等待弥赛亚的降临艾赛尼人遁入荒野（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将在旷野降临）。在荒漠中为“主的到来”作好准备。那伟大的一天随时可能到来，他们必须时刻作好准备：纯洁灵魂，坚强体魄，准备着在即将到来的天国里作一名士兵。

与那个时代的犹太教其他派别相比，艾赛尼派的追求最具有精神和道德的意义。艾赛尼人是犹太教传统中最虔

诚最有道德的人。与耶稣同时代的犹太史家约瑟福斯高度评价艾赛尼人，说：“他们心怀正义，谨言慎行；忠实虔敬，传播和平。”

但另一方面，艾赛尼人结成禁欲主义团体，遁世隐居，不与世人交往，这显示出他们的狂热和狭隘的一面。一个有真正精神追求和道德追求的人不仅要达到个人的洁身自好，更重要的是要以自己的精神和道德去感化纯洁这个世界。耶稣继承了艾赛尼派中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却将该教派的狭隘和偏见全部抛弃。我们看到：耶稣受洗后即步入社会，服务人群；他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教训至今仍在净化着这个世界。

奋锐党人 公元前 63 年，犹太哈斯摩尼王朝兄弟争权；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各扶持一方。双方准备一决雌雄，内战一触即发。罗马统帅庞贝带兵前来镇压，攻下耶路撒冷。犹太历史上曾有过短暂独立的哈斯摩尼王朝从此灭亡。罗马人后来将犹太并入罗马版图，巴勒斯坦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一般说来，只要犹太人不进行政治活动，不威胁到帝国的繁荣稳定，罗马人的统治是宽松的。商业繁荣，商旅畅通，宗教信仰也受到尊重；罗马甚至允许犹太教在巴勒斯坦以外发展，不受限制。作为罗马臣民，一个重要的义务是交税。罗马政府为此时常要求其人民“报名上册”，即登记户口。福音书曾记载耶稣的父母为了回约瑟原籍伯利恒登记户口，马利亚虽然身体不便，仍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去作登记。

户口登记确定每个人的身份，方便纳税。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不属于任何人间统治者，他们拒绝上税给凯撒，即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犹太人认为上主的子民

只应该纳税（什一税）奉献给上主。据《旧约圣经》记载，在以色列历史上甚至当大卫王进行户口登记时也招致不满，认为这种作法是将以色列民归属于他名下而不是上帝名下。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下达的登记令更让犹太人不满意，因为罗马人将皇帝作为神崇拜，如果犹太人遵从罗马皇帝的命令去登记户口，意味着承认罗马皇帝具有“神”的地位，如此则违犯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仰。当公元 6 年又一次登记户口的命令下达时，以加利利的犹大为首的一批犹太人起而反抗，以暴力形式反抗罗马人的统治。这一派政治力量被犹太史家约瑟福斯称为“第四种哲学”——继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艾赛尼人之后犹太社会中第四种有影响的力量。他们原先活跃于加利利，后来逐渐移往耶路撒冷。犹大的起义得到众多犹太人的响应，特别是青年人。此外法利赛人中相斐一派也支持他们的起义，参加起义的法利赛人最著名的一位叫撒督（Zadok）。他们进行武装斗争和游击战，袭击路途中的罗马官吏或小股士兵，特别打击亲罗马的犹太富人，使他们终日惶惶不安。犹大的起义不久就被镇压，犹大被杀害，撒督不知所终，整个运动转入地下，由犹大的两个儿子继续领导。后人使用“奋锐党人”（Zealot）来统称用武力反抗罗马统治的若干犹太人团体。Zealot 的原意是“热心者，狂热者”，说明了这个教派的激进本色。为了严惩追随罗马的犹太人以及蔑视律法的外邦人，奋锐党中极端分子常采取恐怖主义手段，他们身藏匕首，轻易取人性命，因此也被称为匕首党（Sicarii）。

奋锐党人虽然有不同的派别团体，但他们都源自犹大。他们一丝不苟遵守律法，坚持法利赛人中保守一派相

麦的主张。他们严守安息日，按照律法规定没入水中行洁净仪式。他们绝对遵守十诫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们反对在巴勒斯坦使用希腊语，反对向罗马纳税进贡。他们相信上帝站在自己一边，要将胜利赐给他们；他们预言得拯救的日子必定到来。由于这种信念，他们有勇气面对死亡。福音书没有直接提到“奋锐党”的活动，但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位叫西门的是奋锐党人（《马可福音》 3: 18; 《路加福音》 6: 15; 《使徒行传》 1: 13; 《马太福音》 10: 4）。事实上公元 1 世纪上半叶当耶稣及其门徒们在巴勒斯坦传教时，奋锐党人有组织地反抗罗马的起义并不多，只有住在山上的游击队常进行些零星分散的袭击活动。公元 66 年，爆发了被称为“犹太战争”的犹太人民大起义。奋锐党人挺身而出，领导犹太人歼击罗马驻军，一度占领耶路撒冷。他们取消了每天向罗马皇帝献祭的例行活动，这等于公开宣布向罗马统治的权威挑战。随着义军占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各地犹太人也相继举行起义。起义军在七个战区作战，我们一再提到的犹太史家约瑟福斯任加利利战区首领，战败后被俘。他后半生定居罗马，写作《犹太战争史》，该书共 7 卷，于公元 75-79 年陆续问世；公元 93 年又完成《犹太古事记》。今天我们关于犹太人起义的情况以及当时各个不同的犹太教派别的情况都来自于他的记述。

罗马人派遣提多·弗拉维乌斯·韦斯巴芗（Titus Flavius Vespasian, 69-79 年在位）前往镇压。他的儿子随同他带领三个精锐的罗马军团到达巴勒斯坦。他们首先打击加利利起义军。公元 67 年，加利利起义军被击溃，义军首领约瑟福斯被俘投降。68 年 6 月，尼禄自杀，提多将

军被拥立为恺撒，登上了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他回到罗马，留下儿子继续镇压义军。

70 年春，罗马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占领了周围地区。攻城部队 80,000 余人，而起义军一共只有 25,000 人，分几处防守圣城。时值逾越节，耶路撒冷拥挤着从四面八方来朝圣的犹太人约 60 万之众。城内奋锐党内部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发生矛盾，但大敌当前，双方达成协议，由温和派首领西门·巴尔乔拉（Simon bar Giora）负责城北的防御，激进派首领吉斯查拉的约翰（John of Gischara）负责守卫圣殿。

耶路撒冷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屏障，罗马人只能从北面攻城。激烈的攻城战持续了两个礼拜，罗马人终于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城北；犹太人坚决反攻，双方反复较量，罗马人才得占领城北。罗马人武器精良，人多势大，占领耶路撒冷城北后，提多总司令认为犹太人必降无疑，派约瑟福斯前往劝降。他劝说守卫圣殿的奋锐党人放下武器，这样圣殿才能保留下来；圣殿是犹太教的中心，其辉煌建筑凝聚了犹太人的血汗和财富，不可毁坏。但奋锐党人誓死不投降，罗马人于是开始攻打圣殿。

为了将这座孤城围困起来，提多下令筑一道上墙，将耶路撒冷围在其中。城内断了给养，出现混乱，甚至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约瑟福斯这样记述道：“我所讲的是希腊人或野蛮人历史上都未曾听说过的事。这些情况讲起来毛骨悚然，使人难以置信。我本应该保持沉默，以免背上恶名，让后代骂我记述了使他们感到十分可耻的事。但是与我同时代的见证人实在太多了。”

许多人趁夜晚逃出城，以免活活饿死。但在罗马辅助

部队中传说从城里逃出来的犹太人身上都带着金银珠宝；为安全起见，他们把珠宝吞进了肚子里。于是罗马人一抓住从城里逃出来的人，就将他们开膛破肚，搜寻珠宝。

公元 70 年 7 月，罗马军队攻入安东尼亚塔，此塔的塔楼的墙和圣殿北墙毗连；提多主张尽可能不毁坏圣殿，于是又一次劝降，又遭拒绝。罗马人于是强攻，犹太人拼死抵抗。可以说每一寸地盘都是经过反复较量后才放弃的。奋锐党人相信他们的上帝一定会在最后时刻前来救援，保护他的圣地。然而战斗是残酷的，犹太人终于抵挡不住，退出圣殿。8 月，罗马人在圣殿竖起了他们的旗帜。耶路撒冷大半沦陷，圣殿仍在燃烧，奋锐党人退守最后的堡垒继续抵抗。9 月，最后的堡垒被攻破，抵抗终于结束。

奋锐党人进行了如此勇猛顽强的抵抗，罗马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为报复，提多下令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只留下少数塔楼作为留守部队的驻地。约瑟福斯悲哀地写道：“外来人凡亲眼见过昔日的犹太国及其首都的，今日看见这被蹂躏的惨状，无不为此可怕的变化而黯然泪下，失声恸哭。这场战争把如此美好的一切全都变成了荒野。凡是过去认识这地方的人，现在再次见到他时，无论如何也辨认不出它了。”

据约瑟福斯提供的数字，犹太人被俘虏者达 97,000 人，三个月中仅从一座城门由犹太人运出去的尸体就有 115,800 具。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逃出城被开膛破肚的犹太人。

公元 71 年，提多凯旋罗马，吉斯查拉的约翰和西门·巴尔乔拉与其他犹太俘虏 700 余人，被戴上镣铐游街示

众。圣殿中用纯金制成的七连灯台及陈设饼桌等战利品也被罗马人抬到街上游行以炫耀胜利。

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后，还有一部分义军退而坚守在死海岸边的马塞达（Masada）要塞里。他们在此地修筑城堡，抵抗罗马军队的进攻，达三年之久。罗马人战死 1,500 多人后仍未攻下。他们沿着马塞达山修筑高墙，切断犹太人的给养和增援，然后沿着山路修建一个巨大的坡道，高约 275 公尺，修好之后用撞城车撞破要塞城墙。奋锐党人退到第二道防守墙，此墙为木鹿砦，被罗马人用火焚毁。当罗马士兵穿过烧焦的木桩进入城堡时，他们看见除战死者外，城堡内约 960 名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全体自杀，宁死不降。最后只有两名妇女和五名儿童活了下来。在生与死的选择中，他们选择了死，因为活着意味着做奴隶，死去意味着自由。毕竟，人终究要离开尘世走向天国。

约瑟福斯对奋锐党人严加指责，认为他们的顽固是导致圣殿被毁和民族流亡的原因。但在一般犹太人心口中，奋锐党人是民族英雄，是犹太人的榜样。

希律党人 耶稣时代的犹太社会中除了上述四个有影响的宗教 - 政治派别外，福音书（《马太福音》 22: 16; 《马可福音》 3: 6, 12: 13）还提到希律党。这个派别人数不多，主要成员是那些拥护希律王朝统治的人。实际上他们不是宗教派别，而是一个政治团体。希律党人敌视耶稣，与法利赛人联手，阴谋陷害耶稣。

以上介绍了耶稣时代犹太人的不同派别以及他们对上帝、对世界、对人生的不同认识。耶稣就生活在这些不同

观点不同追求的同胞之中，他是一位极普通的木匠，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为什么他的门徒以及后来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要尊他为弥赛亚而不是尊那有权有势的撒都该人，或满腹经纶的法利赛人，或圣洁崇高的艾赛尼人，或视死如归的奋锐党人为弥赛亚呢？

耶稣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教导使他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弥赛亚呢？

注释：

- 1 密西拿（希伯来文 *mishna*，意为“教导”），指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前半部和条文部分。成书于 175 年至 200 年，共 6 卷，63 篇。
- 2 旧译昆兰。

第四章 耶稣传道

耶稣传道的中心是呼唤人们悔改，迎接即将到来的天国。他的教导继承了犹太教先知中改革派的主张：从繁琐的献祭仪式中解放出来，从律法的条条框框中摆脱出来，以上帝父的完全为目标，以神的爱为动力，实现个人和整个民族的道德完善。这样，他便将信仰的中心置于人的道德实践上，以人的发白内心的精神追求代替了一套僵化的清规戒律。

耶稣所言所行对传统形成了挑战，震动人心的力量是明显的，人们感到惊奇。一些人认为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能行人所不能的奇事；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则体会到了他的教导所具有的普遍价值，把他认作是神差遣来的，具有神圣使命的弥赛亚。

耶 稣 传 道

受试探 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受洗之后，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共 40 天。当初耶和華向摩西传十诫，召摩西上山，在山上也度过了 40 天（《出埃及记》24:18）福音书作者常将耶稣比照摩西。或许这两位犹太最伟大的先知都需要那么一段时间独自沉思默想，为的是

充分领会上帝意志。古代犹太人还相信，在旷野的山上，上帝的话才能听得清楚（《出埃及记》第 19 章）。耶稣在旷野禁食 40 天，对于即将开始其宗教事业的耶稣而言，如此长时间的禁食对精神和肉体都是一个考验。

他禁食 40 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記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記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但退去罢；因为经上記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马太福音》 4：2-11）

福音书写作目的是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试探的故事说明耶稣最忠实于上帝的诫命。他对三个试探的回答皆以律法书为依据，引经据典批驳魔鬼。试探的故事还象征性地说明耶稣具有神的力量，能够战胜魔鬼。此外，第三个试探证明耶稣没有任何政治的或个人功利主义的动机，他献身传道事业，摒弃了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他所信仰所追求的乃是专心事奉上帝。

试探的故事结束后，耶稣没有遁入旷野，如同当时的艾赛尼人一样，去寻求个人的圣洁虔敬，独善其身；也不像施洗约翰那样，采取先知的生活方式在约旦河边的旷野中呼唤人们悔改，等待天国来临（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将在旷野降临）。耶稣走进社会，走遍加利利的城乡，将福音的信息传到普通民众之中。他特别关心那些贫穷的、需要帮助的、被社会轻视的人（《路加福音》 7：22）。他不辞辛苦，治病救人，教导人们过有信仰有道德的生活。

开始传道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住在那里。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 4：17）迦百农坐落在加利利湖边，从大马士革到亚历山大的交通要道通过迦百农，比起拿撒勒来，迦百农人口更多，经济更繁荣，社会更开放，交通更方便，此地成为耶稣传道的中心。据福音书记载，耶稣是以在犹太会堂讲道开始其传道生涯的。“到了迦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马可福音》 1：21—22）“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路加福音》 4：15）耶稣也曾回故乡拿撒勒，在会堂里讲道。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但又说：这不是那木匠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们不但不接受他，还怒气满胸，撵他出城。耶稣自己也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路加福音》 4：24）

治病赶鬼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加利利以北，大马士革与地中海之间的一片地

区)；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马太福音》4: 23-24) 耶稣治病，既不用药物，也不使用什么医疗器械。主要采用“按手”等方式。试看以下几例：

医治西门的岳母：“他们一出会堂……就进了西门和安得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进前拉着她的手，扶她起来，热就退了，她就服事他们。”(《马可福音》1: 29-31)

洁净大麻疯：“有一个长大麻疯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疯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马可福音》1: 40-42)

医治又聋又哑的人：“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罢！’他的耳朵就开了，舌头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马可福音》7: 32-35) 除了治病，耶稣还从人体内赶出污鬼，显种种神迹。福音书对此有不少记载。

没有信仰背景的现代读者对福音书中的这一类记载感到不可思议、不可相信。他们或许会追问：这到底是不是事实？

我们必须回到耶稣当时的社会处境中去考察这一类问题。毕竟，在人类历史上，科学的发展和医学的革命都是相当晚近的事。我们今天得益于医学的发展，有病去看医生已是一般的常识。但即使在今天，当人们面对不可治愈

的疑难绝症时，在心灵深处仍渴求奇迹的出现，最不信神的人在这样的时刻也会变得虔诚起来。现代医学心理学已证明：信仰和心理因素对于疾病具有治疗作用。信仰使病人更有信心，更抱希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焦虑、急躁、绝望等不利于治疗的情绪。这样的心理状态有利于治疗，对有些病人而言，甚至这就是最好的医生，具有神奇的治疗效果。对不迷信的现代信徒而言，信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接受治疗，把信心和治疗结合起来，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收到更佳的效果。现在西方国家有些基督教派主张信徒生病时首先应该求医治疗，同时神职人员也应信徒要求在重大治疗或手术前适当的时候为病人举行涂油礼之类的宗教仪式，意欲将信仰与治疗相结合，使信徒在手术台上感受到在此生命攸关的场合上帝与他同在，因此更具有信心。

在古代人看来，人生病是因为行为不端遭到神的惩罚；人们同时又认为许多疾病是因为鬼或者邪灵进入人体内作祟的结果，因此降神驱鬼是治病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不仅是以色列人的认识也是其他很多民族包括中国人的认识。古代希伯来先知和祭司负责宗教事务同时兼管治病（世界上其他宗教也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在古代是巫、医不分的。）现代科学和教育告诉人们，事物按其内在规律发展，超自然的神迹不可能出现。但是，在古代的以色列人看来，他们信仰的耶和华神就是显奇迹的神。《出埃及记》第 14 章记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埃及人在后追赶，来到红海。耶和华吩咐摩西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身后作了墙垣。埃及追兵跟着也下了海，待以色列人过了海，摩西就向海伸杖，海水

仍旧复原，那些追赶以色列人下海的埃及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出埃及记》4: 21—31）。到新约时代，保罗曾举此例作为神显奇迹对以色列人施行救赎的例子（《哥林多前书》10: 1—2）。犹太民族的一个特点是要求他们相信的人有能力行奇迹，能做人力所不能做的事，以此证明神与他同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这一类的例子。在耶稣时代，犹太人正殷切盼望着弥赛亚来临。处于毫无希望的政治环境中，犹太人普遍认为除非有神的帮助，否则对弥赛亚的盼望不会实现。耶稣既被看做是上帝派遣来的弥赛亚，他“一定”有能力治病赶鬼行神迹。不仅在犹太宗教中，就是在希腊文化中，也相信具有神性、像神一样的人是有能力施行神迹的。

基督教起源于“信”，信耶稣是基督。福音书的作者提供种种证据，说明耶稣正是基督。耶稣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是最好的证明。福音书作者们的思想观念当然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他们使用的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解释方式。按我们今天所受到的教育和科学的普通知识，我们不可能认为这些超自然的神迹可能发生。然而，我们在读福音书时，仍强烈地感受到耶稣济世救人的伟大胸怀。作为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每到一处耶稣总是用慈悲和怜悯之心去治愈人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病痛创伤，赢得人们的信仰。基督教继承了这一传统，治病救人成为传教工作的重要方式和内容。每到一地传教，总是要兴建医院（还要办学堂），基督教传统因重视医疗传道，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和普及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西医”就是首

先由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引进的。当然今日先进的治疗手段与当初按手吐唾沫等不可同日而语，教会与医院、传教人与医生早已各自分离。

不可否认，耶稣治病驱鬼显神迹的能力使他的名声大震，但他的能力不仅仅停留在显神迹。上述受试探的故事说明，耶稣拒绝了魔鬼要他显神迹的要求，他强调“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据《马可福音》第8章第11-12节记载：“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深深地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就离开他们走了。”

十二使徒 耶稣初出茅庐传道，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提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呼唤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补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的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马可福音》 1: 16-20）

“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可福音》 2: 14）

随着耶稣的名声传向四方，有许多人从加利利来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作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上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于是，他从门徒（disciple，意为学生、学徒、追随者）中挑选十二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马可福音》 3: 7-14）这十二人被称为使徒（a-

postle 意为“奉差派的人”）。

十二使徒以西门为首，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Peter**，意为“岩石”）。在希伯来历史上，上帝曾将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将雅各改名为以色列。上帝给他们改名表示他们从此成为上帝特别拣选的人，将被委以大任。西门改名彼得暗含同样的意义。彼得果然不负耶稣厚望，在耶稣生前，他第一个认识到耶稣的基督身份（《马可福音》 8: 29）；在耶稣死后，当门徒第一次聚会时，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讲道，宣告“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使徒行传》 2: 36）使徒教会的建立，彼得贡献了力量。据教会传说，公元 64 年尼禄在罗马迫害基督徒时，彼得被头朝下倒钉在十字架上，以身殉道。

安得烈，彼得的兄弟，渔夫。传说他后来到塞西亚^[1]传教，被钉死在 X 型十字架上，以身殉道。

雅各，西庇太的儿子，渔夫。他与他的兄弟约翰一起抛弃家业跟随耶稣，耶稣给他们兄弟二人取名叫“雷子”（sons of thunder），可见其性格之刚烈。雅各约在公元 44 年被希律·亚基帕（**Herod Agrippa, 41 - 44** 在位）处死，他可能是十二使徒中第一位以身殉道的。

约翰和彼得一样，与耶稣关系最亲密。据《约翰福音》说，耶稣临死前将母亲托付给约翰。保罗称他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对初期教会建设颇有贡献。

马太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又被称为利未，税吏。因为他的工作是向犹太人征税上交罗马，因此被同胞们瞧不起。当耶稣和他以及其他一些税吏一同吃饭时，法利赛人指责耶稣：“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么？”耶稣回答

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可福音》2:15-17）

十二使徒中还有腓力、巴多罗买、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奋税党的西门，关于这几位使徒的情况《新约圣经》中材料很少。

最后是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十二使徒中只有犹大不是加利利人，加略是巴勒斯坦南方的一个城市。据《使徒行传》第1章第18节记载，犹大用出卖耶稣所得的钱买了一块地；就在那里他仆倒，肚腹崩裂，肠子流出而死。他死后，众人另选出马提亚，取代犹大成为使徒。

在耶稣的时代，无论是希腊哲人，还是犹太先知，身边都有门徒。施洗约翰也有门徒，他曾派遣他的门徒去见过耶稣。保罗后来传道时也曾见过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有渔夫、有税吏、有奋税党人等，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使徒行传》4:13）其中没有一位来自上层社会，来自撒都该人或法利赛人。艾赛尼人也不与这些小民为伍，加入艾赛尼社团的条件相当严格。其实耶稣本人也来自劳动阶层。耶稣和他的门徒代表了犹太社会下层群众对上帝的理解和他们对上帝之国的向往和追求。这种理解和追求绝对没有政治斗争的背景和对世俗名利的渴望，他们是一群最纯粹地实践上帝之道的人。

耶稣带来了新信息

上帝之国 上帝之国也称“天国”或“神的国”。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旷野的呼唤“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如此震撼人心，连一些有权有势的撒都该人和白以为是的法

利赛人都到约翰那里去要求受洗。后来约翰下了监，又被砍了头，耶稣义无反顾地接过约翰的口号，开始了自己的传教活动。从福音书记载的这一情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确曾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前有犹太教先知的传统，后有门徒追随。他承先启后，把握了人心深处对天国的向往和追求，以那个时代流行的语言表达了人们的这一盼望。耶稣的天国在什么意义上最打动人心，与犹太人盼望的天国有些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前面说过，在世界的各民族中只有犹太人发展出对唯一神的信仰。犹太教信仰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有始有终的直线发展过程。在这条直线的开端处是神的创世，历史则沿着这条直线走向终点，终点处也站着神。神关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他在历史中有目的地工作，启示自身。因此人在历史中的活动也就有了意义：或者符合神意或者违背神意。当历史到达终点，即末日之时，人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些所作所为符合神意的人将进入天国，不符合的人将被抛向外面的黑暗中。犹太人相信他们是与神建立了特殊关系的民族，神应许犹太人“在万民中作我的选民”（《出埃及记》19：5）；犹太人则必须遵守摩西律法的种种规定。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各民族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遭受过如此多的痛苦，犹太人心里弥漫着一种全民族的历史性的感伤。他们对“天国”的盼望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内容，它以宗教信仰的形式表达出来。天国是神统治的公义之国，它目前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终有一天会降临。当天国降临之时，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入，因为他们有亚伯拉罕的血统，是当然的“选民”。他们通过小心谨慎地遵守律法的各项要求以便获得

进入天国的资格。法利赛人的教训反映了那个时代保守犹太人的天国观，与先知们呼吁人心的正直良善，认为天国是精神的追求，存在于纯洁的信仰和道德的完善中这样一种观点形成鲜明对照。施洗约翰代表了犹太教中重视内在追求的先知传统，他以天国的道德标准要求人们悔改。

“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路加福音》 3: 15) 约翰明白他不是基督，他是为那即将到来基督预备道路的人。犹太教的悠久信仰传统，犹太人民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犹太先知们对民族历史的深刻反思，一个古老民族面对希腊罗马世界的新处境，历史在其转折时刻呼唤耶稣基督的到来。

耶稣传道以“天国的福音”为中心。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福音的实质就是天国的降临。人们必须悔改，必须在道德上、精神上达到上帝之国的要求，以迎接天国的降临和神的公义的统治。耶稣对天国是什么，天国什么时候来临，谁能进天国，天国里谁为大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都作了比喻的说明。

使用比喻解释经典是犹太人常用的方式。耶稣使用的比喻范围很广，有的只是一两句话，有的则是一整个故事。福音书中耶稣使用一连串比喻说明“天国像什么”。这些恰到好处的比喻表达了人在心灵深处的盼望，激发人们的想象。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同观福音书都有记载。

1. “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

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可福音》 4：3-9；另见《马太福音》 13：3-8；《路加福音》 8：5-8）对这一比喻耶稣应门徒的要求作了解释：“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压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马可福音》 4：14-20）

2. 麦子与稗子的比喻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当收割的时候，我（主人）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马太福音》 13：24-30；另见《马可福音》 4：14-20；《路加福音》 8：11-15）

这个比喻与施洗约翰关于天国到来时（也就是最后审判时）“把麦子收进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类似。

3. 芥菜种与树的比喻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马太福音》 13：31-32；《马可福音》 4：30-32；《路加福音》 13：18-19）

4. 麦酵的比喻

“天国好像麦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麦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13：33；《路加福音》13：20-21）

5. 珍宝的比喻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他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马太福音》13：44）

6. 珍珠的比喻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马太福音》13：45-46）

7. 渔夫撒网的比喻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马太福音》13：47-48）

8. 种子生长的比喻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马可福音》4：26-29）

耶稣用种种比喻来说明天国像什么，福音书中耶稣曾对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作出说明：“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

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到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 13：37-43）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 1947 年发现的死海古卷中题名为《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争战》的书卷，显示出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受到波斯和希腊等外部思想的影响，其宗教观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传统犹太教的范围。光明之子代表真理、正义；黑暗之子则代表邪恶、魔鬼。黑暗之子总是要诱惑正义的灵魂，因此两者之间不断进行争战。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光明之子的胜利。当最后审判那日，光明之子将遍布全世界，一个崭新的社会就此建立，一切罪恶都要消除，正义犹如太阳普照大地。这伟大的一天随时可能到来，必须时刻作好准备。

细读耶稣关于天国的教导，我们发现耶稣并没有为天国设定一个时间的或空间的界限，天国既在“天上”，也在“人间”；既在“未来”，也在“当下”。当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时，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路加福音》 17：20-21）与其说天国的来临是一个外部的事件，不如说是人内心的转变。耶稣的天国，是一种宗教的诉求，谈论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天国就是神在人心中的统治。所以耶稣教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 6：9-

10)

总结耶稣关于天国像什么的种种比喻和教训，可以看出：

1. 天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好像芥菜种，好像麦酵，好像播种，好像种子生长，皆出于自然。播种、发苗、长穗、结果、收获，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发展过程，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人只要努力。就可进入天国。耶稣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马太福音》 1：2）“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路加福音》 16：16）人必须怎样努力才能进天国呢？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 3：2）。人必须悔改才得进天国，因此天国的标准就具有了道德价值。追求天国就是追求道德的完善和社会的公义。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马太福音》 6：33）

2. 天国是人生最可宝贵的，好像宝贝，好像珍珠。当人们找到了生活中最有价值的宝贝和珍珠时，人们不惜变卖一切充满喜悦地去得到它，从此人生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3. 天国是公义。到收割的日子，要把麦子和稗子分出来；到收网的时候，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奖善罚恶，疏而不漏。

4. 耶稣没有许诺一个物质主义的极乐世界的天国，更没有向那个时代盼望天国降临盼望通过神的干预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太人许诺重新建立大卫的王朝。耶稣对此连一点暗示都没有。耶稣的天国，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

的。这种人之作为人所具有的精神追求，具有宗教的普遍价值，超越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对改变其现世命运的盼望。

5. 耶稣没有为天国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确他提到过“天上的赏赐是最大的”（《马太福音》 5: 12; 《路加福音》 6: 23），也谈过“世界的末了”，使用的是比喻的手法，是虚指不是实指。事实上耶稣也没有强调过天国的彼岸性质，要求人们在现世忍受苦难，以便得到进入天国的门票。耶稣强调进入天国的条件首先是悔改，是遵行天父旨意，而不是忍受苦难。悔改得进天国，这是耶稣教导的核心。通过改变人的内在心灵，改变外在世界，这是耶稣传悔改的福音的本意。

6. 耶稣的天国面向普天下的众生，并不特别优待犹太人。犹太人认为，生为“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当然的权利进入天国之门。约翰斥责了这种想法。（《马太福音》 3: 8-9; 《路加福音》 3: 8）耶稣则进一步将进入天国的大门打开，不仅犹太人，而且“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惟有一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宽广慈爱的胸怀容纳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四面八方万邦万国的人进入天国与犹太人神圣的祖先们一同坐席（犹太人的规矩，不与外邦人同桌吃饭，也不与犹太人中的税吏、罪人，所谓“不洁净”的人同桌吃饭）。耶稣斥责“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马太福音》 23: 13）在“宴会的比喻”中，主人说：“快出来到城里大街小巷，

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路加福音》14：16-24）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甚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路加福音》14：12-15）耶稣的天国是平等。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不管你是得意的人，还是失意的人，甚至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和瞎眼瘸腿的残疾人等都受到邀请在天国坐席。

耶稣更在感动了古往今来一切满怀赤子之情的志士仁人的“登山训众”中，许诺那“虚心的人”（按：据死海古卷，“虚心的人”系指“忠实于神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等进入天国。这些人得进天国不凭财产地位，不凭身份，也不凭着遵守律法，而是凭着内心的清静和平，温柔怜恤、饥渴慕义、帮助他人等内在的善的品质得进天国的。

7. 耶稣的天国是道德的实践。那些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马太福音》8：1-4），那些悔改的娼妓和税吏，那些遵从神的旨意实行公义与爱，那些为别人而吃苦牺牲的人，都得进天国。

天国既在天上，也在地上。天国在每一个人心中，只要人心里有爱、公义，慈悲怜恤，与神同行，天国就会在这个世界实现。上帝的旨意便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时候不久了，天国就要来临，要作好准备。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呼唤叫人怦然心动。天国成为人心追求的目标。当 19 世纪基督的福音传到中国时，一批听到这个召唤的普通中国人揭竿而起，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太平天国”。他们的天国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朝田亩制度》）。“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的传统诉求，竟然与耶稣的“天国”在这里接轨。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公义和平的理想是不分东方西方的。

上帝是爱 在犹太教会堂，每当会众聚集都要依序诵读下述三段经文：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唯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并你们的城门上。”

（《申命记》 6：4-9）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

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覆地的日子那样多”。

（《申命记》 11：13 - 21）

“耶和华晓喻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作遂子，又在底边的遂子上，钉一根兰细带子。你们佩带这遂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的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作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民数记》 15：37 - 41）

由于首段第一句经文是“以色列阿，你要听”，故名《西玛》（你要听）。《西玛》可被视为犹太教信纲，说明了上帝、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以及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义务等等。也许由于犹太民族祖先所处的严酷的自然环境，也许由于犹太民族从一开始起就必须在与周围各民族的竞争环境中求生存，信仰上帝成为犹太民族的心理支柱。犹太教的上帝对这个民族的奋斗提供指引和支持，失败时给予安慰，危难中给予盼望。当犹太人背弃上帝时，上帝则藉外邦人之手，对犹太人施加严厉惩罚。

《旧约》中的上帝虽然表现出对以色列的特别厚爱，

但在更多的场合却显示出是严厉的、公义的；甚至是愤怒的、妒忌的、严格执行处罚和报应的神；他使人畏惧、叫人害怕。犹太教把民族的荣辱兴衰，个人的成功失败都与上帝的意志联系在一起，所以当犹太民族遭遇灾难，个人命运乖蹇之际，总会感到上帝的威严，人只有服从命运。

亚当夏娃偷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违背上帝的命令，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创世记》 3: 16-19）。这是创世以后，上帝与人第一次发生矛盾的结果。把《圣经》当文学作品阅读的人或许只将这个神话故事理解为比喻，或象征；对基督教的信徒而言，始祖犯罪累及了孙后代则是实实在在的事，没有人能够逃避。基督教神学根据这个故事发展出来的“原罪说”强调：亚当夏娃受蛇引诱，偷吃禁果（疑为苹果）不服从上帝，这一罪过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传至亚当的所有后代，是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刚出生的婴儿，虽未犯任何罪过，但因其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仍然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上帝的威严可见一般。^[2]

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以致埃及人“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出埃及记》 12: 29-30）

亚当夏娃受处罚的故事或许只是一个神话，耶和华杀尽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及一切头生的牲畜的事也不一定是历史的事实，但耶和华神的严厉和愤怒，却是叫人害怕。

犹太教传统称耶和华为父，但普通人却不能与这位父亲亲近。耶和华降临西奈山时，山下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全山冒烟，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遍山大大的震

动；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耶和華說：“祭司和百姓不可闖過來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來击杀他們。”耶和華自稱為忌邪的神：“……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記》 20: 5）以色列人若遵守神的誡命，耶和華將降福（《利未記》 26: 3 以下）；以色列人若不遵守誡命，背棄與耶和華立的約，他就要降禍。（《利未記》 26: 14 以下）耶和華說：“我要向你們變臉，你們就要敗在仇敵面前……我要使你們的城邑變為荒涼，使你們的眾聖所成為荒場……我要把你們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趕你們。”耶和華的严厉形象一直貫穿在（旧約聖經）之中，雖然在晚期先知書里有所緩和。但上帝的形象在《新約聖經》里有了根本的轉變，這是因為耶穌的教導特別強調“上帝是愛”這一主題。

出于对上帝的虔诚信赖，感受到上帝就是爱，来自这种对上帝的理解，耶穌在其禱告中用他的乡音阿拉米语^[3]深情地呼唤上帝为“Abba”（阿爸）。（《马可福音》 14: 36）这一呼唤是世界语言，人人都听得懂，表达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无限信赖与热爱。当他把上帝父的慈爱形象介绍给人时，说人是上帝的儿女。这一形象性的说法消除了神与人之间的一切对立一切障碍，使人与上帝重归于好。耶穌称上帝为父，人是上帝的儿女，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就必须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这只有通过爱来实现。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

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此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马太福音》 5: 43-48）

这个观点是耶稣的，来自他独特的内心体验，不可能从（旧约圣经）中得来。《新约圣经》使用一个希腊词 *agape*，表达了上帝对人类之爱。《新约》作者赋予此词以“给予的爱”这一层意义。*agape* 是无条件的爱，普遍的爱。译成中文常用“圣爱”二字，那是上帝之爱。上帝爱世人，并不因为人有什么特别的品质值得上帝的爱，只因为爱是上帝的本性。“上帝是爱”，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打动了、抚慰过千千万万世人的心灵。

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毫无偏袒，如同阳光普照，不仅照好人，也照歹人；如同雨露，既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耶稣的上帝是爱的极致，是一种终极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使人向上，使人完善，使人幸福。人有种种弱点和局限，仅靠人所设定的道德目标很难使人实现完善，信仰一个爱的上帝是绝对必要的。“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是人的终极追求。世界各大宗教传统都不约而同宣讲仁爱、慈悲、宽恕等等。但没有任何一位圣人像基督教创始人耶稣这样将上帝的属性归结为爱。所以人们常用“爱”来概括基督教的本质，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

耶稣的生平言行充分体现了上帝爱的原则。当有人问

他，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时，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0）。耶稣的“爱的诫命”以上帝的博爱、公正无私为其精神来源，具有超越性；又以像上帝爱你一样地去爱邻舍，强调为他人服务，因而使上帝之爱具有入世的性质。爱就是心中拥有上帝，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的自然流露就是爱人如己。作耶稣的门徒，其标准应该是：爱上帝并且有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上帝之爱。这就强调了内在的品质和外在的善行，而不仅仅是“信”上帝。

耶稣身上彰显出来的上帝之爱特别体现在“登山训众”中所表达的对普通人的深刻关怀与同情。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马太福音》5：3-10）

耶稣的“登山训众”一直被认为是同观福音书中耶稣

教导的中心。千百年来，“登山训众”打动了古今中外多少志士仁人的心！191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吴耀宗先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是三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在一个美国朋友家里，初次读到《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像闪电一般，这三章书好似把我从睡梦中震撼起来。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一个伟大崇高的人格，尊严、温柔、深刻、锐利——他把握了我的灵魂，他几乎停止了我的呼吸。回到寓所后，我快乐，我欢呼，我感动到流泪，我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异象说：‘主，你是我的救主。’”^[4]

吴耀宗先生以后成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他追随耶稣的教导，关心人民疾苦，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教会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从“登山训众”中体现的耶稣思想与犹太传统截然不同：有福的不再是遵守律法的人，而是贫穷的人、饥饿的人、哀伤的人、饥渴的人；通向幸福的路不是暴力，而是爱、和平与忍耐。在“登山训众”中，耶稣似乎把他对现世受穷受苦之人所应许的福放在天堂或来世实现，这也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安慰”，但对未来的盼望其实也是改变现世生活的动力。当代解放神学家常引用下述经文表达其革命的立场：“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加福音》 1；52-53）“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 4；18）紧接着“登山训众”，耶稣提出一系列伦理法则，将爱之诫命具体化。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5]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马太福音》5：21-26）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奸淫了。”（《马太福音》5：27-28）“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马太福音》5：38-48）耶稣强调内在的善与法利赛人强调遵守外在的律法适成对照。不仅杀人，就连愤怒和仇恨；不仅奸淫，就连不洁的念头，都是要禁止的。当耶稣将“爱仇敌”作为伦理法则提出来时，他显然已将对人的道德要求提到一个精神完善的高度，抛弃了犹太传统中“爱朋友，恨仇敌”的原则。19世纪德国著名学者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在其《耶稣传》中对此评论道：“如果说在《新约》里有真正从耶稣口说出的话，那么这肯定就是他所说的话，而不是后来由别人假借他的口说的话；因为直到编写我们的福音书的这整个期间，由于

人们的思想狂热，争论不休、头脑发热、见解偏狭，使我们没有理由把这样光明磊落、心胸宽大的言论归之于这个期间的人们。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耶稣的虔诚的基本特点，他感到天父就是这种无偏袒的仁慈的化身，正是由于他对上帝所抱的这种见解，他才特别喜欢称上帝为他的在天之父。”

耶稣关于爱的教导相当具体，人都可以做到：“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 25：42-45）

耶稣的门徒充分理解并发挥了耶稣的爱的诫命的主题。保罗在《加拉太书》第 5 章列举了九种美德，作为成熟的基督徒的品格：“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博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节制。”（《加拉太书》 5：22-23）其中以爱为首。在《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保罗具体的阐释了爱是什么：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

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哥林多前书》13：4-8）

在《约翰一书》中，作者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4：7-12；18-20）

正如保罗所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13：1-3）

中国文化有倡导“仁爱”的悠久传统，因此能充分理解、吸收耶稣的爱的教导。当代中国基督教领袖人物丁光训主教说：

“基督对人那种爱到底的爱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他向人类展示了宇宙间最高存在的存在模式。这一最高存在的属性，首先不是他的强力和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自在永在、威严权能等等，而是那爱到底的爱。”

爱是宇宙的第一因素，是创造的第一推动力。一个爱的宇宙正在被创造。爱将充满宇宙。我们凭人间父亲、母亲、恋人的爱去憧憬测度这一最高存在，学着基督称之为天上的父。在中国，愈来愈多的人为基督的爱心所带动，去进入世界，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以造福人群，这样，个人的生命就和天地宇宙相酬和了。”^[6]

耶稣将一个爱的上帝显示给我们，教导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要彼此相爱。人们又从耶稣的爱的教导中认识到最大的爱是创造一个公义的社会，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个公义的社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爱”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爱将改变整个世界。这是基督教永远有魅力之所在，是耶稣带给世人的福音。

道德教训 耶稣传道的中心内容是呼唤人们悔改，接受圣灵的洗礼，从身体的外在洗涤转向精神的内在净化，以上帝之爱为动力实现道德的更新。一切宗教都有道德内涵，内在的东西才有永恒的价值。“从宗教中取走了道德的动因，则宗教就成了迷信。”^[7]

据《旧约圣经》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得到自由。三个月后，以色列人到达西奈旷野，在此住了大约一年。耶和华在西奈山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布律法（《出埃及记》第 19 章以下）摩西律法既涉及宗教礼仪也涉及道德要求，律法调整了犹太人的行为，使他们与上帝的要求贴近。

犹太民族是一个小民族，处于强大的外族包围之中。摩西告诫以色列人：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并非因为以

色列人优越，反之，是以色列人通过与耶和华立约而使自己优越。以色列人必须在严格的崇拜仪式中取悦耶和华，否则国家民族必遭灾难。在宗教社会学家看来，摩西律法是犹太民族兴起和发展的需要，犹太民族通过遵守律法而强调了自己的独特性，与周围各民族区别开来，不被同化。摩西律法奠定了犹太教的基础。犹太教发展为一个相信惟一神的、遵守一整套以神的名义规定的宗教礼仪和道德规范的宗教。为了约束一个在旷野流浪 40 年的游牧民族，摩西律法相当严格，相当细致。举例说：

“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出埃及记》 22：20）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 22：15）

“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 22：17）

“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 21：23—25）

摩西律法（也称成文律法）涉及犹太人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摩西律法长期以来并无标准的文字版本，主要以口传的方式保存在犹太人中，直到所罗门时代才有文字记载。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摩西五经是由不同时代出现的 4 个底本即 J、E、D、P 底本综合而成。最早出现的 J 本（约前 9 世纪）主要流传于南方犹大地地区，称神为“Jehovah”故称 J 本。约公元前 750 年出现了称神

为“Elohim”的 E 本，流传于北方以色列各地。D 本即《申命记》(Deuteronomy)，约形成于公元前 650 年。巴比伦之囚期间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将流传于南北两方的不同版本的律法书收集起来加上《申命记》的内容加以编辑整理形成了“JED”本。与此同时，先知以西结在流亡期间带领其门徒开始编纂“祭典”(Priestercodex)，被学者们称为 P 本。巴比伦之囚回归后犹太教更为重视圣殿的崇拜仪式，犹太人于是将 JED 本的内容与 P 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摩西五经》(公元前 444 年)。以斯拉向民众宣读的《律法书》(约前 400 年)，其内容与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摩西五经》已相差不大了。《摩西五经》既是由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出现的不同版本编辑而成，其中记载的律法条款常有重复，或前后不一致，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就在所难免。于是，犹太社会中专门有文士、律法学者等对摩西律法作出详尽的口头解释，被称为“口传律法”，作为对成文律法的支持和补充。到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将日常生活宗教化，强调不但要遵守成文律法，还要遵守口传律法。遵守律法成为当时犹太宗教生活的主要内容，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则代表了当时犹太教的正统信仰。律法按大小轻重分成 613 条，包括 248 条命令和 365 条禁令，几乎涉及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怎样才算“洁净”，怎样是“不洁净”；饭前洗手，从市上回来必须洗浴才能吃饭；不得与不洁净的人同桌吃饭；不得与税吏等“罪人”同桌吃饭，更不得与外邦人同桌吃饭；必须按规定守犹太节期；如此等等。甚至连犹太拉比们也觉得口传律法过于繁琐，应予简化。

耶稣是犹太人，从小受到严格遵守律法的犹太教教

育，他并不反对遵守律法而是要“成全”它。与此同时，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犹太传统重新作出解释。这些解释所导致的革命性后果，最终使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与犹太教有根本区别的新宗教。

按犹太人的观点，在神赐给犹太人的律法中，没有比守安息日更重要的了。《出埃及记》有三处关于守安息日的记载：

1. “六日你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23：12）

2.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作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31：12—17）

3. “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作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作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35：1—3）

从上述三段引自“摩西律法”守安息日的规定可见：安息日不可作工，安息日不可生火（做饭）。在耶稣时代，

“口传律法”更对如何守安息日作了繁琐详尽的规定，明确说明在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和麦学派说，除非在当天可以完成全部工作，否则（在安息日前一天）不可浸泡墨水、染料或野豌豆。但希勒尔学派却允许这样做；和麦派说，除非能在当天蒸烂，否则不可将亚麻放在炉灶里。但希勒尔派却允许这么做。”可见即使在法利赛人中对如何守安息日也有分歧。

在平常情况下，耶稣和当时犹太人一样遵守安息日的各项规定。福音书记载，他在安息日“日落”（安息日解除禁令的时间）才开始看病（《马可福音》 1: 32）。他遵照犹太教传统在安息日进会堂传道。（《马可福音》 1: 21）但当发生特殊情况时，他是怎么处理的呢？

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做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马可福音》 3: 1—6）；参见（《马太福音》 12: 9—14；《路加福音》 6: 6—11）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記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

他的人可以吃得，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做有罪的了。”（《马太福音》 12：1—7）

按照口传律法的解释，安息日给人治病是“作工”；安息日“掐了麦穗”把穗与秆分开属于“收割”行为，都不符合守安息日的有关规定。但耶稣有自己的立场，他引用《旧约圣经》上的典故支持自己的观点，反驳法利赛人。进一步引用（何西阿书）第 6 章第 6 节说明，神喜爱怜恤而不是祭祀，在安息日行善行恶，哪一样更重要，就是很明白的了。人守安息日不能舍本逐末，如果以遵守外在的规条代替了内心的善良，守安息日有什么意义呢？毕竟：“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马可福音》 2：7）耶稣的这一经典结论虽然简短，但是有说服力，从而具有权威。法利赛人人为规定的种种规条不攻自破。

摩西律法对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详细的规定。（《利未记》第 11 章，《申命记》第 14 章）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瓣、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利未记》 11：1—4）

这里规定：凡是蹄完全分开的反刍动物可以吃，其他的都不洁净，不可以吃。骆驼不洁净不可以吃，它虽是反

为动物，但蹄底有肉垫相连，没有完全分开，所以不能吃。猪不洁净，虽然猪蹄分两瓣，但不反刍，所以不能吃。兔子不能吃，兔子不分蹄，属不洁净。对水中之鱼、天上的鸟，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也有详细的规定。

各民族的先民对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各自从实践中有所总结。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传统各有自己的禁忌。然而，以色列人的洁净、不洁净另有一层宗教的意义。为防止以色列人仿效其他民族祭祀的习惯，为了使以色列人在饮食习惯上也如同宗教信仰一样与外邦人区别开来，摩西律法严格规定什么是洁净的可以吃可以用来献祭；什么不能。除了上述规定为不洁净的动物不能吃不能用来献祭外，还有：不可吃祭偶像的食物，免得被怀疑参与拜了偶像；不可吃血，因为血代表生命，血只可以在祭祀仪式中献给神；勒死的牲畜不能吃，因其体内留有血，如此等等。我们在前面提到，当安提阿哥为了彻底消除犹太教的影响时，竟以猪为供物在圣殿里向异邦神献祭，故意激怒犹太人，此举极大地伤害了犹太人的宗教感情，最终引发马加比起义。

人类历史上某个民族或某种宗教在饮食习惯上的独特性，常使这个民族或这种宗教得以保持独立，不易受同化。但犹太人的禁忌的确是太多了。到了耶稣时代，那些凡事做过头的法利赛人，不但拘泥于律法规定的什么东西可吃什么不可吃，还进一步强调“怎样吃洁净的食物才算洁净。”当耶稣及其门徒无视这类规定时，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就兴师问罪。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

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市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作许多这样的事。’^[8]（《马可福音》 7：1—13）

摩西律法并没有“洗手”的规定，只要求祭司吃圣物时须洁净自己。“洗手”是后人兴出来的规矩，即“口传律法”的规定。“俗手”不是指肮脏的手，而是指没有按宗教仪式的要求洗过的手。耶稣认为，“口传律法”只是人的遗传，不是神的诫命。法利赛人重视人的遗传，实则离弃了神的诫命。他们强调日常生活中的繁文缛节和节外生枝的种种规定，只会使人和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除了“洗手”，耶稣还以律法中孝敬父母的规条进一步抨击法利赛人以人的遗传废了神的道。如果说门徒违反的是“人的遗传”，即口传律法的传统，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则违反了“成文律法”即摩西律法的传统。

至于说到什么东西洁净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耶稣自

有看法：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的。”耶稣的这两句话显然有些“出格”，法利赛人不服，门徒们也不能理解。所以当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时，门徒就问他这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回答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么？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耶稣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讟、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马可福音》 7：14-22；

这一段的关键句子是：“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人人都知道，摩西律法对什么是洁净的可以吃，什么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有种种严格的规定，犹太人视之为神圣。直到今天，还有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在严守这一类的规定。但是耶稣却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因为各种食物并不进入人的心，只进入人的肚腹，穿肠而过，又落到茅厕里，不能污秽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所具有的“革命”意义：他不仅反对“口传律法”的繁琐束缚人的心灵，甚至对犹太民族视为神圣的摩西律法也持分析批判的态度。律法如果只注重外表的形式而忽略内心对圣洁良善的追求，就是舍本逐末。耶稣的根本态度不是反

对律法，而是强调律法的内在价值。如果耗费一生光阴一丝不苟地遵守律法的细枝末节，只会因追求小节上的完善而忽视了律法的真义。

耶稣一再强调：外表的不洁是次要的，内心的洁净才是真洁净。信仰在乎内心不在乎外表的形式。耶稣斥责法利赛人的伪善，他们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骨子里却装满了假冒为善和不法的事。“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带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绶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马太福音》 23：4-7）“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蠅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马太福音》 23：23-27）因此，耶稣总结说：法利赛人是“瞎眼领路人”：“若是瞎了领瞎了，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马太福音》 15：14）耶稣的这句经典之言切中法利赛人的要害。

论律法的真义 耶稣并不反对遵守律法，他是要人们认识到律法的内在价值是爱。“内中有一个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

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5-40）爱的诫命是对传统犹太教的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的概括。^[9]这爱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到底的爱。他谴责将外在的宗教礼仪、献祭仪式以及遵守人所规定的各种条条框框置于人的道德追求之上，他将内心的纯洁虔敬与外在的道德实践置于宗教的核心地位。

耶稣的爱的诫命比传统的律法有更高的要求。律法规定：“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耶稣说：“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如果兄弟不和，必须先与兄弟和好，然后再到祭坛去献祭——兄弟和好比献祭更重要。律法说：“不可奸淫。”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她犯奸淫了。”律法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总结说：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这一著名教导被称为“金准则”，来自希勒尔传统。耶稣通过“金准则”表达了这层意思：“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并不神秘，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去认识：你需要爱，你就要爱别人；你需要关心、帮助、支持，你首先就要这样做。谁不需要爱呢？谁没有得到过爱呢？正因为有父母之爱、亲友之爱、兄弟之爱、师长之爱、邻舍之爱、大自然之爱，我们才长大成人，享受美好的人生。我们承受了这种种的爱，我们从中感受到上帝的爱。我希望别人如何对我，我就怎样去对别人，这是发自理性和良知的最终的认可，这就是上帝的声音，它在人的心灵深处回响。

耶稣的“金准则”以内在的爱为准则：一切来自内心，一切在于自觉；爱心无限，道德追求无止境，何必将律法定为条条框框？世界不同文化传统分别以不同方式表达了“金准则”的主题。

孔子（中国，公元前 551－489 年）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希勒尔（犹太教，公元前 60－公元 10 年）说：“你不要别人对你做的事，就不要对别人做。”（《安息日 31·a》）

伊斯兰教说：“你们当中，谁若不想要兄弟得到他白己想要的东西，谁就不是信徒。”（《纳瓦维四十圣训集》13）

耆那教说：“人应当对此世的事物无所用心，但对待此世的一切生灵，应该像自己想要得到的对待那样。”（《克里檀夏经》1, 11, 33）

佛教说：“在我为不喜不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相应部》V, 353-35 - 342-2）

印度教说：“人不应该以己所不悦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乃是道德的核心。”（《摩诃婆罗多》XIII, 114, 8）

巴哈欧拉说：“自己不希望的事，不可希望别人遭遇到。”（《亚格达斯经》英译本第 73 页，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1992 年）

耶稣的思想（和世界其他传统中的伟大教导一样）表达了人类最高的伦理道德追求。耶稣的感召力不仅来自他的人格、他的才智、他对上帝的爱，也来自他的道德教训。

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5: 17）

耶稣继承了犹太教信仰唯一神的传统，但他介绍给人们的是一位与传统不同的无限慈爱的上帝的形象；他宣讲的是上帝之国，但这个“国”不只是与上帝有特殊关系的唯一民族的最终栖息地，而是万邦万民众生平等不分尊卑一同坐席的美好地方；他强调律法的核心是爱，他否定的是虚有其表的形式，这样就将律法的标准提高到最高的层次。耶稣的一神论信仰不是唯一神爱唯一民族，而是上帝的毫无偏袒的对众生的爱。耶稣的上帝才是宇宙的普遍原则，犹太人对唯一神的信仰至此才找到完满的答案。

注释：

1 占地名，在黑海与里海间东北部。

- 2 《宗教辞典》第 849 页，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
- 3 阿拉米语（the Ararnic language）属闪米特语族西北语支。阿拉米语取代了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逐渐成为近东地区的共同语言。据传耶稣及其使徒们操阿拉米语。阿拉米语产生最大影响的时期起自公元前 300 年至公元后 650 年，后被阿拉伯语所取代。
- 4 （金陵神学文选）第 242 页。
- 5 拉加、魔利，骂人的话，如同汉语的“笨蛋、废物”之类。
- 6 （金陵神学文选）序言。
- 7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第 1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
- 8 “各耳板”是一种特别贡献。犹太人如起誓将财物献给圣殿，其父母无权去要回。一些人采取欺詐行为假借“各耳板”逃避孝敬父母的责任。
- 9 耶稣的最大诫命前一句取自《申命记》6: 5，后一句取自《利未记》19: 18。

第五章 耶稣之死

耶稣之死是福音书中最打动人心的一章，同观福音书记载了相似的情节。从福音书叙述同一故事的相对整齐和一致看，耶稣之死可能是当初流传最早和最广的耶稣生平故事之一。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施洗约翰之死	14: 1-12	6: 14-29	9: 7-9
彼得认耶稣为基督	16: 13-20	8: 27-30	9: 18-21
光荣进入耶路撒冷	21: 1-11	11: 1-10	19: 28-44
清洁圣殿	21: 12-13	11: 15-17	19: 45-46
论纳税给凯撒	22: 15-22	12: 13-17	20: 20-26
犹大卖主	26: 14-16	14: 10-11	22: 3-6
最后晚餐	26: 20-29	14: 17-25	22: 14-18
设立圣餐	26: 26-29	14: 22-25	22: 17-20
客西马尼园祷告	26: 30	14: 26	22: 39-46
被捉拿	26: 47-56	14: 43-52	22: 47-53
受审	26: 57-27: 26	14: 53-15: 15	22: 54-23: 25
上各各他山	27: 31-34	15: 20-23	23: 26-33
被钉十字架	27: 33-54	15: 22-39	23: 33-47
耶稣被埋葬	27: 57-60	15: 42-46	23: 50-54
封墓	27: 61-66	15: 47	23: 55-56

施洗约翰之死

耶稣受洗后不久，施洗约翰下了监，耶稣开始其传道生涯。据犹太史家约瑟福斯，施洗约翰被关了约 10 个月后被希律·安提帕斯以叛乱头子的罪名处死（《马太福音》14: 8 对约翰之死另有说法）。希律视约翰为一大威胁，因为他在旷野的呼唤吸引了很多人。在一个政治和宗教密不可分的社会里，任何宗教活动都会被引申为具有政治上的含义。犹太人此起彼伏的起义使当局者严防。耶稣很有可能受到同样的怀疑，因为他的追随者更多，有时拥挤到使他退到船上讲道。约翰被处死的消息无疑对耶稣是一个震动，他很清楚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他也可能遭受迫害。但是他没有退缩，而是走向加利利的城镇和乡村传天国的福音，治病救人。“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作的一切事就游移不安；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希律想要亲眼见见这位耶稣。（《路加福音》9: 1—9）当然他不是想听耶稣讲道，他害怕再出现一个施洗约翰宣传天国的福音，威胁到他的“国”的存在。他甚至露出杀机。在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罢；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路加福音》13: 31）

门徒认耶稣是弥赛亚

耶稣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带着门徒退避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这里是大希律的另一个儿子，叫希律·腓力（Herod Philip，公元前 4—公元 34 年在位）的封地。

在路上，耶稣与门徒间有一次谈话。耶稣问门徒：“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马可福音》 8：27-29）当时犹太民心正盼望基督（弥赛亚）的来临，犹太人相信这位即将到来的弥赛亚是他们民族的救星。对于与耶稣朝夕共处的门徒如彼得，一定亲身感觉到耶稣的思想和教训与众不同，才会在耶稣生前就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在耶稣身前和身后，曾有多次犹太人把民族救星式的人物认作基督。历史证明，只有这位平凡的民间领袖最终拥有基督名分。耶稣没有说他自己就是基督，他禁戒门徒，不可告诉人。至此为止，耶稣的敌人已经感觉到耶稣的传道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利益，必须除灭耶稣；耶稣的朋友们也已认识到耶稣的教导所具有的改变世道人心的价值，承认他为领袖。双方面对面的交锋已不可避免。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彼得不忍自己的老师走这条路，就说：“万不可如此。”意思大约是劝老师不必去耶路撒冷，避开死亡的命运。彼得受到耶稣的斥责。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 8：31 以下，《马太福音》 16：21-24）。明白表示：作门徒的代价是牺牲。又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 12：24、32）

光荣进入耶路撒冷

耶稣有弥赛亚的使命感，这是他要到耶路撒冷的原因。他说过：“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路加福音》 13: 33）耶路撒冷是首都，是犹太教的中心，圣殿所在地，也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集中的地方，耶稣必须面对这一切。他说过：“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么？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路加福音》 12: 49—50）

耶稣带着门徒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希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使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耶稣做好了思想准备。在途中耶稣讲道、治病，大受欢迎。从耶稣大受欢迎的情况看，耶稣的教导已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当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时，众人前行后随。有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铺路。众人唱着《诗篇》里的著名的句子：“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散那意为“请立刻拯救”，此处用作欢呼称颂之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等等。耶稣入城的方式，象征着先知书里所写的耶路撒冷王的到来（见《撒迦利亚书》 9: 9），人们无疑是这么理解耶稣的到来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一天是礼拜日。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看；天色已晚，就带着门徒出城，在城外一处叫伯大尼的地方住宿。第二天礼

拜一，耶稣来到圣殿。怀着对圣殿的热爱，耶稣对有人在圣殿做买卖一事非常愤怒。他“赶出”在圣殿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他“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耶稣是一位性情中人，耶稣洁净圣殿的举动正是他的内在感情的表露。他教训这些人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么？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马可福音》 11：17）耶稣的行动侵犯了祭司长和文士们的特权，他们想办法要除灭耶稣，但不敢公开动手，怕引起骚动，因为“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到了晚上，耶稣与门徒仍然出城去住。此后两天，耶路撒冷的祭司长、文士、长老、法利赛人、希律党人、撒都该人等相继来与耶稣辩论，“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耶稣的回答针锋相对，机智巧妙，叫他们抓不着把柄。试看下面两段：

犹太人质问耶稣的权柄：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马可福音》 11：27—33）

论纳税给凯撒 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

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循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希奇他。（《马可福音》12：13—17）

是否应向凯撒纳税，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山河依旧，但土地和人民都在罗马人的直接统治下。罗马人要犹太人登记户口，以便收税。激进的犹太人如奋锐党人坚决反对向罗马人交税，认为上帝的子民只能奉献（纳税）给上帝。如果耶稣回答说应该纳税给凯撒，他就会使犹太人愤怒；如果他说不应该纳税给凯撒，罗马当局就会认为他挑动群众，不服从罗马统治。耶稣的回答无论从政治方面还是从宗教方面看都无懈可击。他的对手们只能使用阴谋加害于他。

犹大出卖耶稣

过两天就是逾越节，接着便是除酵节。按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十二岁以上的男子每年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都要上耶路撒冷守节（《利未记》23；《申命记》16），各地来的犹太人这时都要集中在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行动使权势人物不安，犹太人曾经进行的种种反抗使罗马当局很是警惕，节口的耶路撒冷聚集了很多犹太人，如果有一位先知登高一呼，局面将不可控

制。“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马可福音》14：1-2）

正在此时，耶稣门徒中一位叫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耶稣对此似有察觉，他没有回避。其实他可以退出耶路撒冷回加利利，选择“留得青山在”的退路；或者妥协；或者沉默。施洗约翰入监并未使耶稣沉默，约翰被害也没有使他退缩。从耶稣一贯教导的内外一致，尖锐和不妥协来看，勇敢地面对死亡正是他的思想和人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耶稣对后事作了安排。

在逾越节的前夕，耶稣与门徒共进逾越节晚餐，后人称之为“最后的晚餐”。席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

犹大为什么叛变，《圣经》上没有说明。或许他像耶路撒冷欢呼耶稣进城的人一样，发现耶稣不是他们盼望的那位准备使用暴力领导犹太人推翻罗马帝国的领袖；或者他看到耶稣的前途不妙，他想及早抽身？其实他出卖耶稣所得到的钱并不多，30个银币当时在罗马大约只够买一件新外衣。逾越节临近了，耶稣的声望达到了最高点。反对派的力量正在聚集。

设立圣餐

在这最后的晚餐席上，耶稣为门徒设立圣餐，以饼代表他的身体，以葡萄汁代表他所流的血。“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马可福音》 14：22—24）这一段经文被看做是后来基督教圣餐礼的《圣经》依据。

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基督教的圣餐制度是后来建立的，与耶稣无关。但耶稣死后不久即皈依基督教的保罗，在其著作（哥林多前书）第 11 章第 23—25 节中也提到这同一件事；（哥林多前书）的写作时间（约公元 54—55 年）早于福音书。保罗的记载说明当他加入教会时，圣餐制度已存在。圣餐制度的建立是否与耶稣有关，这已不能确定。如果说耶稣和施洗约翰与当时艾赛尼派有过密切联系的话，则艾赛尼派是实行圣餐礼的。不过他们的圣餐礼使用面包和水。

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晚间，耶稣与门徒出城到一个名叫客西马尼园的地方，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说明耶稣预感到死的来临，他已作好精神准备。作为一个与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的人，面对可能受到的迫害，耶稣惊恐，感到极其难过。他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阿爸，父呵！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杯”意指苦难之杯）；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马可福音》 14：32 以下）

门徒们困倦之极，都睡着了。耶稣又一次祷告。说话

之间，叛徒犹大带着许多手执刀棒的人前来捉拿耶稣。犹大上前，叫一声“拉比”，便假惺惺与耶稣亲嘴。原来这便是预先约定的暗号，众兵丁一拥而上，就将耶稣拿住。接着就将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祭司长、长老、文士等早已聚集在那里。由犹太公会审讯耶稣。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治死耶稣。

受 审

关于耶稣受审的情况，据马太和马可，耶稣被捕后被送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集。以大祭司为首的犹太公会连夜开会，罗织罪名，欲置耶稣于死地。有人作假见证称：耶稣说过“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等等。但这些人的“见证”各不相同，耶稣拒不回答，不能构成判罪的“证据”。

大祭司转而直截了当地问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譫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按犹太人的观点，一个人自称是神的儿子，是譫妄、是不敬、是亵渎。他们就定了他该死的罪（《马太福音》 26: 57—68、《马可福音》 14: 53—65）。犹太公会虽欲置耶稣于死地，但按规定必须上报罗马当局，于是耶稣被捆绑解去交给罗马巡抚彼拉多。

彼拉多不关心犹太人的信仰，他重视的是维持社会安定，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彼拉多审讯耶稣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么？”耶稣说：“你说的是。”

在《约翰福音》中，耶稣曾进一步说明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约翰福音》 18：33—38）。

罗马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最不愿意听到那种作为犹太人造反的无穷尽源泉的“弥赛亚”的说法，诸如“神要在大卫王的后裔中兴起一位弥赛亚，带领犹太人推翻罗马统治，重建以色列的国家”等等。从“弥赛亚”到“犹太人的王”，一个本来含有更多宗教意义的词被转换为具有政治意义，直接与罗马的统治权冲突。于是耶稣被判死罪。据《马太福音》记载，按当时常例，每逢节期要释放一个囚犯。那时正好还有一个囚犯名叫巴拉巴，彼拉多于是问众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犹太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于是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对于耶稣，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把耶稣鞭打了，交给别人钉十字架。（《马太福音》 27：11 以下）

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彼拉多很明白耶稣是无罪的。“彼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路加福音》 23：4）但他对祭司长等人让步，最终判了耶稣死刑。据与他同时代的犹太哲学家斐洛说：“彼拉多残酷无情，铁石心肠，毫无人性。他在犹太当政时，处处是贿赂和暴力，掠夺和压迫，痛苦和不幸。他不经公审随意杀人，肆虐无道，残忍至极。”^[1]彼拉多仇恨和鄙视犹太人，宁可错杀也不愿宣告耶稣无罪。

死时受屈辱

据《旧约圣经》多处记载，犹太人处死人是用乱石打死。将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刑罚本是波斯人的发明，由亚历山大大帝引入中东，后经罗马人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最残酷折磨人的刑罚。在当时罗马人统治的巴勒斯坦，对那些没有罗马公民权且参与叛乱反对罗马统治的犹太人，对那些犯法的奴隶，罗马人处以钉十字架的极刑。据说施行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的目的在于威慑，以便减少反抗。在耶稣前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起义，以暴力反抗罗马人的统治。起义失败后，犹太人被卖为奴者动辄数万人，被钉十字架的也不少，甚至到了没有十字架钉人，也没有地方立十字架的地步。

犯人在行刑前先要受鞭打：在耶稣受刑这个例子中，《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都记载着“把耶稣鞭打了，交给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26、《马可福音》15:15）犯人钉在十字架上以前被脱光衣服，捆在柱子上，由两名士兵用特制的刑鞭轮番鞭打（一般打39下或者更多）。这种特制刑鞭由牛皮制成，鞭梢上嵌有金属小球和羊骨制成的骨刺，鞭打时深入皮肉，致使犯人皮开肉绽，大量流血，几乎死亡。据犹太史家约瑟福斯记载，当时参与起义的犹太人常被鞭打至残身断体，才被钉上十字架。这样的结果是犯人在十字架上很快死亡。

一般说来，犯人必须自己扛着十字架到刑场。耶路撒冷的刑场在城墙外一个叫各各他的地方（意思是骷髅地）。我们在福音书上读到，耶稣被鞭打后，已经扛不动十字

架。前一天晚上耶稣通夜没睡。当门徒们困倦已极，已经睡着时，耶稣心情忧伤，独自祷告。时值夜半，犹太带人来捉拿耶稣，耶稣立即被押送到大祭司该亚法处。犹太公会的成员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们连夜审讯耶稣，凌晨便将他送交彼拉多。彼拉多经过简单审讯后便定了耶稣死罪，交人鞭打。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中，耶稣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大受折磨。鞭打后又受士兵戏弄：先被穿上紫色袍子，戴上有刺的枝条编成的“荆棘冠”。又拿一根苇子放在他手里，被扮为“犹太人的王”的样子，遭受嘲笑讽刺。还有士兵用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如此等等。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然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他在十字架上，此时才早晨 9 点左右。罗马兵士看见他背不动十字架，就在路旁人群中，勉强一个从古立奈^[2]来的人名叫西门的，为耶稣背十字架，到了各各他。

临刑前，兵丁拿苦胆（或说“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被钉十字架前使人麻木）。耶稣尝了，就不肯喝。于是兵士们剥去他的衣服，先将他钉在平放在地面上的十字架上。从现代发掘出的耶稣时代被钉十字架的人的遗骨看，使用了长铁钉从人的手腕和脚部打下去，将人固定在十字架的木柱上，然后将十字架立起来。兵丁们拈阄分了他的衣服，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的上方，有一个牌子，写着罪状：“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马太福音》27: 46）从犹太祭司长、文士、罗马兵丁，乃至钉在耶稣旁边十字架上的强盗的戏弄的语言来看，这个罪状是对耶稣的“僭妄”的讽刺。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从十字架旁经过的人辱骂他，讽刺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耶稣一言不发。但据路加福音，那一左一右同钉十字架的犯人，有一个还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么？可以救自己和我们罢！”另一个则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他转而求告耶稣说：“耶稣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一直受辱没有开过口的耶稣就开口说话，赦免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犹太教传说的“乐园”是义人死后所去的地方。

从午正到申初（下午 3 时）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这是耶稣的母语亚拉米语，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太福音》 27: 46；《马可福音》 15: 34）

《路加福音》第 23 章第 46 节的记载是：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呵！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耶稣死时，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事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马可福音》 15: 42—46）

被 埋 葬

耶稣死的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意指耶稣受难之日。耶稣上午 9 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约下午 3 时便在喊叫声中断了气，此时遍地都黑暗了，天地人同悲感。到了晚上，来自亚利马太的约瑟，一位耶稣的追随者，得到彼拉多的允许埋葬耶稣。他按照当地的习俗，将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然后放在他早先购置的新坟墓里，是凿在磐石里的。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封了墓就去了。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耶路撒冷服事他的那些女人，抹大拉的马利亚，约西的母亲马利亚等都看见了安葬他的地方。（《马可福音》15：47；《马太福音》27：61）耶稣就这样被连夜逮捕，迅速判罪，立刻处死，随即埋葬了。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天之内。耶稣死了，被埋葬。耶稣之死应该说是历史人物耶稣生命的终结。

无辜的耶稣就这样匆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我们努力要说明的那样，耶稣之死既有宗教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耶稣死后，他的门徒怀念他，追想他，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的生平与教导的故事以口传的方式保留下来。这些故事经过广泛传播以后被收入福音书流传至今。除此而外，历史没有留下任何其他记载。犹太人和罗马人都没有把耶稣当一回事，他们只不过是自己的利益而将耶稣置之死地而后快。耶稣是一位普通犹太人，从受洗到传道到去世，其间不过短短的几年（约 1—3 年），历史学家没

有注意到他，没有人为他树碑立传。耶稣死于哪一年？竟没有确切的记载流传下来！该亚法出任大祭司的时间是公元 18 年到 37 年之间，彼拉多任巡抚在公元 26 年到 36 年间，以此为依据推断耶稣应该死于公元 36 年以前。教会史家经反复考证分析，将耶稣去世之年定在 30 年至 33 年之间，具体年分不可能确定。至于耶稣究竟是在哪一天受审和被钉十字架的也无法肯定，假如我们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所说的日子加以比较，就发现它们之间有一日之差。

既然要探寻历史的耶稣，我们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再现历史的真实；如果可能，再现细节。这一点今天已经很难做到。但对耶稣生平的研究却使我们更接近他所处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民，从而能更深刻地认识耶稣其人其事的本来意义。

注释：

- 1 维尔纳·克勒尔：《圣经：一部历史》，第 504 页。
- 2 Cyrene，北非城市，属利比亚；古立奈乃《圣经》上的译名，今译昔兰尼

第六章 耶稣死而复活与 早期教会兴起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被埋葬。一位历史人物的生命就此终结。但是对耶稣的门徒而言，他的死不是终结而是开端，他们相信耶稣由死里复活。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结果是一个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

耶稣死而复活

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在那个星期五上午“已初”（9点）被钉上十字架，至中初时分（约下午3时），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到了晚上，亚马利太的约瑟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遗体。约瑟按当时风俗，将耶稣的遗体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辊过一块石头来封住墓门。当时在场的有抹大拉的马利亚，约西的母亲马利亚等妇女。读者对耶稣之死及死后埋葬的情节已有一个大致清楚的了解。

第二天礼拜六是为犹太人的安息日，没有动静。星期一早，当这几位妇女去看坟墓时，吃惊地发现那是一个空坟墓，墓门的石头已被辊开，耶稣的遗体不见了。据《马可福音》记载，一个穿白袍的少年人坐在空坟墓里，

告诉这些妇女：耶稣复活了（16：6）；据《马太福音》记载，当那些妇女们到达坟墓那里时，一位天使从天上下来，把石头辊开，坐在上面。他告诉她们说：耶稣复活了（28：2-7）；据《路加福音》记载，这几位妇女去时，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有两个人告诉妇女们：耶稣复活了。（24：1-7）同观福音书关于耶稣复活的情节彼此有不同说法。

这几位妇女传出耶稣复活的消息，听的人（包括门徒们）都不信。后来耶稣向门徒显现了数次，门徒们才坚信耶稣的确复活了。各本福音书对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间、地点、情节等等情况有不同说法。复活后的耶稣似乎不是他生前的样子，因为门徒们虽面对面与他说话，却不知道他就是复活的耶稣。他来的时候，门虽关着，他却突然就出现在门徒面前；他去的时候隐身而去不知所向等等。毕竟，死人复活的事超出了人的经验和理解能力，人们很难把这种事讲清楚。犹太教早期是不讲死后复活与死后命运的。《旧约圣经》记载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和摩西都是死而埋葬，没有说他们死后复活。巴比伦之囚后，犹太人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不复存在，圣殿被毁，人民流亡，传统的献祭仪式不可能再继续举行；就连在个人宗教生活中要严格遵守律法都很困难。犹太人流落在外，受到其他文化传统，特别是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巴比伦以及古埃及宗教观念的影响，对人死后复活以及死后的赏罚等观念才发展起来。从 19 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 30 年代，学者们对古代东方各国的研究特别是“圣经考古学”的新发现使现代读者对《圣经》部分内容的渊源和基督教开创时期的宗教文化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旧约圣经》

中关于创世，大洪水，挪亚方舟等神话故事与巴比伦古代宗教与神话传说有共同的来源。而早期基督教关于“基督复活”“基督受难”“圣母马利亚”等观念也与古巴比伦的宗教思想有联系。另外，19 世纪以来对古埃及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古埃及宗教传说中的末日审判，人死后下地狱，救世王的降临以及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观念对《新约圣经》思想的形成亦产生过一定影响。至于波斯宗教观与后期犹太教的联系就更为密切，因为波斯人曾统治犹太达 200 年之久，那时正值巴比伦之囚回归后重建犹太教的时代。古波斯宗教中对天使、魔鬼的描述，特别是其末世观及其与之相关的末日审判之说，其善恶二元论等无疑对《旧约》后期（新约）初期的“启示文学”、异象说、魔鬼论、末世论等产生过直接的影响。而且，基督教早期流行的“千禧年”之说和将“基督”称为“人子”也与波斯宗教中有关救世主希安特的传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些观念加上犹太人一直盼望着的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大能，他能领导犹太人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恢复大卫所罗门时代的辉煌等观念混合在一起，对耶稣死而复活的期望就成了早期犹太基督徒的关键信仰。在《旧约圣经》上找不到人死而复活的记载，早期门徒要从“经上”找到耶稣死而复活的预言很不容易。有一两处似乎挨到边：在《以赛亚书》第 53 章第 11 节中曾说上帝会使他的仆人死而复生，因而可以“享受长生，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但这显然不是指耶稣。《何西阿书》第 6 章第 2 节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比较接近死而复活的观念，但也不一定特指耶稣。我们从福音书中很难找出可靠的证据说明耶稣死而复活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但是我们可

以肯定地说：门徒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却是历史的真实。因为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结果是基督宗教的产生，没有这种信，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

彼得与早期耶路撒冷教会

彼得为十二使徒之首，在耶稣生前传道的重要场合，彼得都在场。在跟随耶稣传道过程中，他第一个认识到耶稣是弥赛亚。耶稣被捕前，曾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马可福音》 14：30-31）然而在耶稣被捕的当天夜里，形势紧张，门徒四散，只有彼得悄悄尾随被捕的耶稣进入审问耶稣的大祭司家的院子里。在这里彼得一次又一次否认了他认识耶稣。当鸡叫第二遍时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过话，思想起来，就哭了。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都四散了，得知耶稣复活的消息，他们又重新聚集起来。十二使徒中叛徒犹大已自尽身亡，其余 11 位使徒回到耶路撒冷，此外还有 120 名门徒与他们一起在一所楼房聚会。在聚会中，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发表讲话，讲到犹大卖主及其下场，然后由他主持选举出马提亚替补犹大。彼得的意思，补选的使徒应该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做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可见“使徒”必须是曾跟随耶稣传道并与耶稣共同生活过的门徒。众人选出两位有这种资格的门徒，又经过摇签确定其中一位名叫马提亚的补充为十二使徒之一。

传说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达 40 天之久，40 天后升天（《使徒行传》 1: 3-11）耶稣升天后十天，就是犹太教五旬节，这一天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守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 2: 1-4）正当众人都惊讶猜疑时，十二使徒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彼得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讲道。他宣告：“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使徒行传》 2: 36）耶稣的死而复活是神的安排。他现在已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叫他作君王，作救主。他就是神从大卫王的后裔中为以色列人立的弥赛亚。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问彼得：“我们当如何行？”彼得回答：“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受所赐的灵。”（《使徒行传》 2: 38）

悔改受洗，这曾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要求，由使徒们继承并传下来。相信耶稣是基督，然后受洗，作为洗去罪恶，开始新生命的象征。受洗之后就会得到神赐的圣灵。作为神认可的标记（《使徒行传》 2: 37-38）当日受洗者约 3000 人。据《使徒行传》记载，彼得共讲了 5 次道（2: 14-39; 3: 12-26; 4: 8-12; 5: 29-32; 10: 34-43）。这几次讲道对耶稣的“解释”应该是最早的“基督论”了。最早的基督论出自耶稣的门徒，他们曾亲见过耶稣，亲耳听过他传道。他们强调耶稣的死而复活，复活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将再次降临，我们必须等待。对耶稣生前的事怎么解释？耶稣生前过着谦卑的生活，死时像一个奴隶一样，这一点被解释为“应验”。因

为神曾预言“基督必须受苦”(见《以赛亚书》第 53 章)彼得称耶稣为神的“仆人”或“儿子”，他死了，但这只是短短几天。他在复活时得到荣耀，被高举。神的仆人先受苦然后被高举，这就是最初的基督论的主要内容。这里没有讲基督的“先在”，所以也不存在“道成肉身”的神学主题。至于耶稣是第二亚当，他的死是为世人赎罪等等概未涉及。

早期耶路撒冷基督徒社团是自发形成的，成员主要是犹太人；有说阿拉米语的当地人，也有说希腊语的来自巴勒斯坦境外的犹太人。他们仍到圣殿礼拜，守安息日和犹太节期，遵守犹太律法。这个小小的团体被看做是犹太教众多教派中的一支，他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宗教。表面上他们和其他犹太教徒并无不同，但他们内心却充满着盼望：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现在已复活升天；复活的耶稣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他还要回来进行最后的审判。这种对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的期待影响了早期门徒的生活方式，他们把现世生活看做是一种临时的过渡。他们放弃财产和家庭，组成具有共同信仰的团体，经济上平等互助，精神上相互鼓励。就如同《使徒行传》上所描写的：“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 2: 44-45)他们在一起生活，一起“擘饼”——把饼擘开大家共享，即一起吃饭。但更重要的是，有共同信仰的人在一起等待，等待那复活升天的基督很快到来。

自五旬节圣灵降临，信的人就聚在一处。信仰耶稣是基督的人一天天增多，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圣殿里所罗门的廊下(《使徒行传》 5: 12)，彼得和约翰常到圣殿讲

道。有一天使徒们被“拿住”，被带到犹太公会面前。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犹太公会不久前才审讯过耶稣。当大祭司问：“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么？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使徒们的回答无疑是对犹太公会权威的藐视。以大祭司为首组成的犹太公会被认为是神意的代表，是律法解释者，是犹太宗教及社会生活的最终裁决者，具有宗教和世俗双重权力。公会的人听见使徒的回答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此时在公会成员中有一位法利赛人叫迦玛列的，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时带到外面去，然后对众人说：论到这些人，应该小心办理。过去犹太人中也曾有人起来，自夸为大，也曾有百姓跟从，后来失败了，跟从的人也就四散了。按他的意思，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罢。“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迦玛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法师，据说是希勒尔的孙子，他的话自有分量。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们进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

使徒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他们是为耶稣之名而受辱。而且从此以后，他们更放胆每日或在殿里，或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使徒行传》5：27-42）

他们人数天天增加，甚至一些犹太教祭司也参加进来（《使徒行传》6：7）。由于门徒增多，为便于管理，又选出司提反等七人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成员的生活。早期耶路撒冷信徒团体组织形式简单，十二使徒以彼得为首，其次是约翰，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很早就采用了“教会”（Church）这一名称，用以表示与犹太人的“会堂”（synagogue）不同。

早期教会的发生和发展情况见于《新约·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续篇，写作目的与福音书相同。福音书的主角是耶稣，行传的主角是耶稣的门徒，主要是彼得和保罗。《使徒行传》虽不是标准的史书，却为耶稣去世后基督教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线索。使徒建立的耶路撒冷教会对此后基督教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以使徒为核心，使徒们曾亲身参与耶稣的传道活动，聆听过耶稣的教诲。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通过口传将耶稣一生的事迹与教导保留下来。这些口传材料后来因传教需要又被写成文字，到处流传。由于早期教会的特殊处境，这些先是口传后来才形成文字的原始资料在进入福音书的过程中又经过了一番取舍、整理、解释等加工，虽然如此仍为我们保留了历史人物耶稣的独特风貌。使徒教会无疑为后人保留了一份珍贵而丰厚的遗产。

基督教传到巴勒斯坦境外

耶稣复活后的第一个五旬节，门徒们聚在一起，忽然圣灵降临，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

别国的话来。这些聚在一起过五旬节的犹太人不但有巴勒斯坦境内的犹太人，还有“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的虔诚的犹太人”，甚至有加入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使徒行传》2: 5-10）。所谓“天下各国”，泛指当时已知的希腊罗马世界从东到西广大地区的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在这些地区散居的犹太人，按照传统在一年的三大节期回耶路撒冷守节。在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五旬节，一些回来过节的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加入了犹太教的外邦人和门徒们一起分享了圣灵降临这一宝贵的基督教的宗教经验。他们是基督教的种子，五旬节后他们返回各自的居住地时，一定将基督教的信息带到耶路撒冷以外希腊化犹太人以及外邦人中。

五旬节以后，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这其中有操阿拉米语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和操希腊语的希腊化犹太人。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我们读到：“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于是，从门徒中拣选七人，负责管理饭食。其中有司提反、腓利等人。从他们的希腊名字可以推测他们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

司提反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他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于是一些犹太教会堂的人联合起来与司提反辩论。司提反有能力，又有智慧，在辩论中众人抵挡不住他，就设下假见证，耸动百姓、长老、文士，将他捉拿，带到犹太公会。面对大祭司，司提反从容讲道，引证历史痛斥犹太人抗拒圣灵，杀害施洗约翰和耶稣。他的观点相当尖锐，他认为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并不是敬拜神的好处所，因为“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里”。正如先

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么？”这对于那些世世代代强调圣殿崇拜和遵守律法的犹太人而言，这种观点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司提反面对审判他的犹太公会的人说：“你们这些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司提反的话非常尖锐，众人极其恼怒。司提反被圣灵充满，义无反顾，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一齐拥上前，将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死。从司提反的长篇讲道我们看到，早期门徒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只是一些无知的小民，他们迷信耶稣的死而复活，坐等他的到来。事实上，司提反理解了耶稣事件的革命意义，他强调的是内心的割礼，即在内心里坚守与上帝所立的圣约而不是圣殿及其崇拜仪式。他批评的不是犹太教本身而是犹太教中的错误观点。为此他不惜牺牲生命。司提反为基督教会第一位殉道者。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迫害；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马利亚各处传道。

随着门徒们分散到各处传教，福音很自然地传到外邦人中。《使徒行传》第 10 章描写彼得周流四方传道时，被一位名叫哥尼流的外邦人请到家中传讲福音的故事。彼得被邀请进入他家时，看到好些人已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做俗而不洁净的”，“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彼得讲道时，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

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按：指犹太基督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彼得于是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

彼得回耶路撒冷时，就有奉割礼的门徒与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传》第 11 章）

从同观福音记录的耶稣生平和《使徒行传》前几章早期基督教兴起的情况看来，耶稣及其使徒们并没有创立一种新宗教的打算。最早的门徒主要是犹太人，在他们那里还保留着很多犹太教传统。但在那个大转变的时代，彼得等人顺应历史潮流，走出了基督教传向外邦的第一步。当基督教越过巴勒斯坦走向外邦世界时，散居在外的犹太人成为基督教传教的首要对象。

犹太人的流散由来已久。从《旧约圣经》看，自古以来希伯来人一遇饥荒就下埃及，到尼罗河沿岸土地肥沃的地方去谋生。但犹太人大规模离开故土始于亚速和巴比伦的征服。公元前 722 年，北国以色列被亚速人打败，人民被掳往亚速，犹太人开始流散在外。公元前 586 年，南国犹太亡。在耶路撒冷城破之前，就有犹太人逃往埃及，以免落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之手（《耶利米书》第 43 章）。城破之后，人民被掳往巴比伦为囚，仍有犹太难民逃往埃及。48 年后，波斯帝国兴起取代了巴比伦，波斯王允许

犹太人回归故土，一部分犹太人分期分批回到耶路撒冷。也有不少犹太人已在在外安居，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回归，散居在外。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以及后来罗马帝国初期，犹太人继续流散。在耶稣的时代，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人为数众多。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也有犹太人定居。在罗马也能见到犹太人，虽然人数不算太多。总之，罗马帝国境内没有犹太人的城市极少。据估计，公元初年巴勒斯坦境外的犹太人约为境内的 5-6 倍。

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后，圣殿被毁，人民流散。以色列人再也不能像传统那样到圣殿敬拜神，只能退而专心研读“托拉”（Torah）。Torah 就是律法的意思，其词根意思是“教导”或“引导”。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犹太教的全部信仰，即“摩西五经”所载的希伯来人的历史、宗教礼仪典章道德规范等等。与此同时，为了更充分地理解律法，实施律法，也为了满足宗教生活的要求，凡有犹太人的地方，犹太教的会堂也发展起来。一个犹太教会堂就是这一地区全体犹太人的聚会处，一般由“长老”管理。犹太人聚集在会堂里，主要活动为读经，即诵读律法书、先知书；还有礼拜，包括祷告、讲道、祝福。会堂虽有长老管理，但任何一个犹太人都能主领礼拜。按犹太教传统，凡有十人一起礼拜，神的灵就会到达礼拜者中间。这种以会堂为中心的信仰表达方式使犹太教成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托拉”便能信奉的宗教。随着会堂的重要性日渐增加，圣殿以及在圣殿里进行的繁琐的献祭仪式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于是，遵守摩西律法代替了献祭，祷告代替了祭祀，犹太教发展成一个强调个人宗教生活的内在圣洁，强调个人与神建立关系的宗教。这种方式有利于犹太

教的生存发展。在巴勒斯坦境内和境外都有犹太会堂，会堂不仅是礼拜的场所，也是对各种年龄层次的犹太人进行教育的地方。对犹太人说来，律法书是所有知识——宗教的、历史的，伦理道德的——来源。后来当圣殿被毁（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犹太人背井离乡流浪在外，犹太教仍保留下来，始终成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量。在世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经验中，犹太教的民族凝聚力最为突出。这应当说与犹太教以会堂为中心的信仰形式有关。福音书没有提供耶稣年少时受教育的情况，我们可以想像他也会在当地会堂接受宗教教育。当耶稣开始传教时，是从会堂讲道开始的；此外巴勒斯坦境外的犹太会堂也是后来保罗传福音的地方（《使徒行传》 13: 14; 14: 1; 17: 2）。

哪里有犹太人，哪里就有犹太教会堂。处于外邦人的环境中，犹太会堂的礼拜仪式趋于简单化，没有繁文缛节。同时，流散在外的犹太人也受他们所在地流行的宗教文化的影响。他们试图用所在地流行的思想解释犹太教，反过来犹太教也影响了当地居民。早期基督教正是通过流散在外的犹太人进一步传到外邦人中。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犹太人的流散意义重大，为基督教传遍罗马世界准备了条件。

如果说彼得和使徒们领导的耶路撒冷教会仍更多地保留了犹太传统的话，保罗则是希腊化基督教的代表人物。

保罗与外邦基督教的发展

早期基督教在其发展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位关键人

物，他就是保罗。保罗不畏艰险的三次旅行传道使基督教在巴勒斯坦以外牢固树立；他为指导这些“外邦”教会的发展而写作的教牧书信为基督教神学奠定了基础。

保罗（其希伯来名字为“扫罗”）有纯正的犹太血统，属以色列十二支派中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生于塔尔苏斯（Tarsus）^[1] 一个严格的犹太家庭，按犹太教规定第八天受割礼。保罗祖上是法利赛人，他自己也是，而且他的法利赛观点相当激进。他严格遵守律法，做到“无可指责”（《腓力比书》 3: 5）

塔尔苏斯是一个繁荣的希腊化城市，著名的教育胜地。此地的学校与雅典和亚历山大两大城市的学校齐名。生长和受教育在这样一个希腊化的城市里，保罗不可能不在其传统的犹太教教育之外受当时流行的希腊化文化的影响。他年青时曾到耶路撒冷求学，受教于著名拉比迦玛列。迦玛列是法利赛人中自由派领袖希勒尔之孙。我们记得正是他以宽容的态度为使徒们解围，促使犹太公会释放了他们。保罗既是犹太人，又从祖上继承了罗马公民身份；既说阿拉米语又说希腊语；既受过严格的犹太教教育，又熟习希腊思想。这一切使他具有最充分的条件，引导基督教挣脱犹太传统的桎梏而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似乎正等待保罗的出现。

作为一位激进的法利赛人，保罗对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没有好感，他“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使徒行传》 8: 3）但是他本人经历的一次特殊的宗教经验完全改变了他人的人生道路。那是在公元 35 年前后发生的事。据《使徒行传》第 9 章记载，保罗为迫害基督徒要到大马士革去，正行走在路上时，“忽然从天上发

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甚么逼迫我？’他说：‘主呵！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对于这一具有强烈个人宗教经验的事件，在外人看来纯属不可思议，对保罗而言却是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作为一个正宗的法利赛人，保罗虽生活在外邦环境中仍一丝不苟地遵守律法，做到“无可指责”。而生活在巴勒斯坦的耶稣却看到当时犹太教的弊端乃是因强调律法的细枝末节而忽略了人内心的纯洁虔敬，他痛斥法利赛人的虚伪。对于像保罗这样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深刻宗教追求的犹太人而言，法利赛式的外在的、繁琐的律法主义不可能满足他的心灵的渴求，律法不可能赋予他内在的公义。耶稣的教训强调人内在的宗教品质和精神追求，不可能不打动保罗。或者保罗在迫害基督徒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耶稣的品格，因而受到感动，引发思考，一个突发事件使他猛醒。一旦“顿悟”，保罗就完全地归顺耶稣。用他的话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活着。”（《加拉太书》2：20）“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

保罗皈依基督后，就在大马士革各会堂里宣讲耶稣，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样有一段日子。当地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保罗的门徒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放下去。他去了耶路撒冷，通过巴拿巴（曾变卖田产参加初期教会活动，原名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的介绍和门徒们出入来往。后又从耶路撒冷回到家乡塔尔苏斯。

虽然基督教仍主要在犹太人中发展，但有消息传来，

叙利亚首都安提阿有很多外邦人皈依了基督。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知道后，就打发巴拿巴去安提阿作一番调查了解。巴拿巴看到安提阿教会发展得很好就很喜欢。他又往塔尔苏斯去找到保罗，两人同去安提阿，在那里住了一年，向那里的新信徒讲耶稣是基督的道理并为那里迅速发展的教会作好安排。据《使徒行传》第 11 章第 26 节记载，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其间耶路撒冷遭受饥荒，安提阿的基督徒捐款，由巴拿马和保罗送往耶路撒冷教会。这是公元 45—46 年间的事。《使徒行传》从第 13 章起，叙述保罗的三次传道旅行。约在公元 47 年，保罗开始了第一次旅行布道，与巴拿马和马可同行，从安提阿出发先往塞浦路斯，后到加拉太（在现今土耳其境内），沿途建立教会，设立长老。保罗的讲道强调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的耶稣是基督。“所以兄弟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使徒行传》13: 38—39）这种将耶稣基督的拯救置于摩西律法之上的观点，是犹太人强烈反对的。犹太人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于是保罗和巴拿巴说：“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使徒行传》13: 46）可见，保罗起先也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后来才转向外邦人。

在此后旅行传道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外邦人加入了教会。外邦人皈依基督教后出现了关于外邦人与犹太律法的关系的争论。一些从法利赛派转变信仰相信基督的犹太人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保守的犹太基督徒并不认为他们的新信仰与犹太教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耶稣是神赐给犹太人的弥赛亚，外邦人要分享上帝给犹太人的恩赐，就必须按犹太教的方式行事。首要的是行割礼，再就是遵守摩西律法。外邦基督徒则不然，他们认为信耶稣基督得救，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对福音的理解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同。对于犹太基督徒而言，遵守律法传统，盼望弥赛亚的降临，等待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的到来等观念都是在犹太民族的特殊经历和社会变迁中形成的，这是外邦人所不具备的。外邦人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作出自己的理解：耶稣是救主，他对信他的一切人，不分犹太人非犹太人，都带来拯救。基督教是一种新的宗教，它不是犹太教的一支，因此皈依基督教的人没有必要首先变成犹太信徒，没有必要行割礼及遵守摩西律法。如果基督徒必须受犹太律法的约束，那么基督教永远只能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当安提阿的犹太人与外邦人混合的教会中出现了外邦人是否应该遵守犹太律法的问题时，保罗和巴拿巴受当地教会的委托，到耶路撒冷去面见使徒和长老商议这一关系重大的问题。后来基督教会把这一次会见认为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以“全教会”的名义召开的会议。彼得和雅各（耶稣的弟弟，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场。

彼得作为十二使徒之首，在此关键时刻，坚持了福音的普世性质。他说：上帝赐圣灵给外邦人，正如给我们一样；洁净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⁹（《使徒行传》15：7-11）彼得虽然没有能从理论的高度阐释外邦人信耶稣为什么也能得救这样的问题，但他确实在传道的实践活动中感受到圣

灵对外邦人的指引。他凭着自己的感受认为，圣灵感动人，并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

耶稣的弟弟雅各也发了言。他不仅同意彼得的观点，承认保罗在外邦人中传的道符合基督教精神，而且引证先知书《阿摩司书》9章）说明，将来主降临时，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叫余剩的人（以色列余民），还有“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雅各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使徒们以全教会的名义写信给安提阿教会。他们首先问外邦众弟兄的安，决定“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他们身上（不受割礼，不守摩西律法）。”只要求他们注意几件事：“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以上四条禁忌前三条涉及食物，后一条涉及婚姻关系。犹太教传统对什么食物是洁净的可以吃，什么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有严格的规定，对外邦人不能要求这么多，只要他们遵守这几条规定便是照顾到犹太人习俗，方便以后在一起共处。犹太教传统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为不洁净，妨碍了对神圣生活的追求。因此也强调了第4条。

“安提阿的外邦基督徒听了信上的话，就欢喜了。”（《加拉太书》2：9）。耶路撒冷会议商定：彼得雅各等仍在犹太人中传教；而保罗则名正言顺地在外邦人中传教。

保罗的神学

耶稣在世时，保罗不曾见过耶稣。保罗也不曾经历过耶稣之死及死而复活后对门徒的“显现”和五旬节圣灵降临等重大事件。按彼得的标准，保罗没有资格拥有“使

徒”的身分。但因为保罗对基督教的伟大贡献，后来教会公认保罗为最后一位“使徒”。保罗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著述家。《新约圣经》中排列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后面的保罗书信其实写于福音书成书之前（福音书先是口传然后才集结成书，故成书时间在后）。保罗针对某一地方教会所遇到的具体问题而写作的教牧书信，按保罗的意思，应念给众兄弟听。（《帖撒罗尼迦前书》5：27）保罗约死于公元62年，他写给各地教会的书信在90年代以前主要在本地教会流传，有些信件甚至失落，因为当时人们并未将这些书信视为圣典。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罗书信愈来愈显示出其影响力。到公元100年前后，保罗书信方被收集起来并得到教会普遍接受。除了保罗外，一些基督徒作者也以写信致某教会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观点，如收入《圣经》中的《启示录》即采取以约翰的名义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方式流传。

据学者考证，《新约圣经》收入的保罗书信并不完全出自保罗，有些是后人伪托。一般认为属于保罗本人的是《罗马书》（全名《保罗达罗马人书》，以下类推）；《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腓利门书》。

有争议的：《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以弗所书》。

后人伪托的：《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2]

保罗书信在教会中广泛流传，指导教会的发展，成为教会的宝贵财富并最终获得权威地位，被收入圣典。对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教导和保罗书信中表述的神学加以比较研究后，学者们得出结论：古典基督教神学其实是保罗宗

教思想的产物。

遗憾的是，保罗虽与耶稣同时代，但未曾亲眼看见过耶稣。他去过耶路撒冷，见过彼得、约翰、还有耶稣的弟弟雅各和其他使徒，他应该对耶稣的生平事迹有所了解。在保罗的时代，耶稣的生平和教导正以口传的形式在各地教会流传。以保罗的学养，如果有意将耶稣生平和教训记录下来，如孔子的学生之于孔子，苏格拉底的门徒之于苏格拉底，则我们今天对耶稣生平事迹和思想的了解就会多一些、具体一些、确切一些。保罗没有做这件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似乎并不看重耶稣生前的活动和教训，而是强调耶稣的死和死而复活，强调耶稣的神性及由此而带来的“拯救”。这是保罗神学的主题。

保罗神学的中心是宣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即所谓“十字架神学”。“至于我，我不夸耀别的，我只夸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加拉太书》 6：14）人得救必须借助于十字架，十字架给人带来新生命。将耶稣之死提高到使人得救这样的高度是保罗的观点。随之而来的是对复活的强调：“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福音书就是无价值和不存在的了”（《哥林多前书》 15：14）。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没有基督的死与复活，便没有人的得救。保罗的十字架神学强调由于耶稣之死人与上帝的关系出现了根本转变。人生而有罪，罪的价格是死。然而耶稣以他的生命和宝血为我们赎了罪，使我们避免了必死的命运。如今我们信耶稣，通过他就白白地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永远的生命。

保罗回答人死后复活的问题：“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

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即如麦子，或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哥林多前书》15: 35-38）如此看来，复活的身体并不是原来的肉体，而是采取了另外的样式：就像种下去的种子和长出来的植物不一样，“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5: 44）灵性的身体有如天使的身体一样。灵魂不灭本是宗教的基本命题之一，犹太人因其民族经历和宗教传统而发展出来的末日审判观念不但要求个人灵魂不灭，而且要求死人肉身复活，否则谁来承受审判？保罗继承了犹太教肉身复活的观点，但用“灵性的身体”取代了“血气的身体”（即肉身）。当主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之时，圣徒将被接到天上与他会合，从此就与主一起生活在天上。那时还活着的门徒们也要改变形体上天；从坟墓起来的人将被赋与“灵性的身体”上升，进入天堂。其实，保罗并没有把复活的事解释得很清楚：有时似乎是肉体的复活，有时又是精神的复活。毕竟，人死而复活的超越人的经验和认识能力，不容易说清楚。

保罗强调他所宣讲的福音是他自己的，与犹太的使徒没有关系。使徒们曾亲身跟随过耶稣，他们的福音主要是对耶稣生平的回忆及对耶稣其人其事的理解。保罗则强调他的福音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没有见过耶稣，他通过口传材料知道耶稣生平和死难的事实，他的福音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如果说，使徒们是对耶稣被钉十字架和死而复活“作见证”的话，保罗则是对此“作解释”。在保罗的解释中，耶稣的神性被大大提升。在彼得那里，耶稣所具有的治病赶鬼等超自然的能力是因为“神与他同

在《使徒行传》10:35)，到保罗那里，耶稣就“与神同等”了。当保罗说他的使徒身分不是来源于人，而是来源于上帝和基督（《加拉太书》1:1）时，他就把上帝和基督相提并论了，他虽然没有明确地称基督就是上帝，但他说基督在品格上与上帝一致。虽然他也说基督是人，但却赋与他特殊的地位。保罗年青时曾受过严格的神学训练，熟悉希伯来神学中关于创世以前就与上帝同在的神性的“智慧”观念，同时他也了解希腊哲学中那充满宇宙的、无所不在的、产生万物的神性的“道”（Logos），这两者很相似。保罗强调基督的神性，将基督视为“上帝的灵”、“上帝的智慧”，是先存的，创世之前就与上帝同在。

耶稣基督是神，创世以前就与神同在。他舍弃了神的形态，降世为人，采取了人的外形，舍身在十字架上，以他的生命为世人赎罪。耶稣基督的死具有代替一切人死的象征意义。他的复活代表人类战胜了死亡，获得永远的生命。人如果和耶稣基督一体同心，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一起从死里复活，他就得到了永生。

这种“一体同心”的状态只有通过“信”才能实现。“信”是个人内心与神的密切交流从而达到融合一致的状态。信耶稣基督是主，奉他的名受洗，就是经历了基督的死和复活；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又与他一起复活，获得新的不死的生命。在圣餐仪式中，信徒通过吃饼与酒（这饼与酒代表基督的肉体和血）分有他的神性，从而得到不死的保证。这种得救的道路向一切人敞开，不论他们的种族、性别或地位。保罗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自由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因为你们在基

督里都成为了一了。⁷《加拉太书》3:26—28) 保罗的神学为基督教走向世界最终成为世界宗教提供了理论基础。犹太人的信仰使外邦人反感，犹太人认为惟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他们与上帝有特殊的关系。他们通过行割礼，守摩西律法把自己与外邦人区别开来。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各民族大融合的环境中产生时，它不可避免地要传到外邦人之中。面对这种形势，彼得、雅各等犹太基督徒的领袖们认识到神的恩不但赐给犹太人也赐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因此迈出了给外邦皈依者施洗的第一步（《使徒行传》第10章以下）。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他们仍摆脱不了犹太教传统的影响，这表现在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的问题上。按严格的犹太教观点，犹太人不能进入外邦人的家，因为他们未受割礼；更不能与外邦人同桌吃饭，因为在饮食禁忌等方面按犹太教的规定他们不洁净。即使人家同是基督的门徒，那些保守的犹太基督徒仍囿于律法的规定，不与外邦基督徒同桌进餐。据《加拉太书》第2章第11节以下记载，当彼得到安提阿教会时，他也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但当耶路撒冷教会有人到来时，彼得怕奉割礼的人（即犹太基督徒），就退去与外邦基督徒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假，不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保罗对此很愤怒。这种对外邦基督徒不平等的态度，决不是外邦基督徒在基督教信仰中希望得到的。保罗为此当面责备了彼得。保罗认为：“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信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人若能靠律法称义，基

督就是徒然死了。(《加拉太书》 2: 16-21) 守律法是犹太教的传统，如果将这一套强加给外邦基督徒，则基督教永远只能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保罗冲破犹太教律法的束缚，勇敢地宣告：“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罗马书》 2: 28—29) 保罗的教导冲破了犹太基督徒的民族偏见，推动基督教迈出了脱离犹太教决定性的一步。基督教从此大踏步向前，在希腊罗马世界迅速发展。当保罗为基督教的普世性质而奋斗时，巴勒斯坦犹太基督徒仍把割礼和遵守律法看做是得救必不可少的，二者分道扬镳在所难免。

公元 66 年犹太人起义导致耶路撒冷被毁，在城破之前城中的犹太基督徒便逃往约旦河东岸避难，以后就一直生活在这一地区，对此后基督教的发展完全失去了影响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仍保持着原来的信念，很少改变。这种固步自封的态度使他们既得不到犹太教的承认，也得不到基督教会的承认。犹太教认为他们是异端，因为他们信耶稣为弥赛亚，这是犹太人断然不能同意的。2 世纪初，根据犹太公会首脑迦玛列二世的指示，犹太人的礼拜中加入了下述祷告：“愿拿撒勒人和一切异端分子立刻灭亡！”（当时犹太人称耶稣门徒为拿撒勒人）可见正统犹太教对犹太基督徒的愤怒。与此同时在希腊罗马世界日益壮大的基督教会也不承认他们，因为他们死守犹太教律法，跟不上正统基督教神学发展的步伐，被认为不过是犹太教的变种而已。公元 4 世纪以后，这一派基督教就已默默无闻，逐渐消逝了。

早期基督教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保罗在基督教发展的关键时刻，带领基督教跨过犹太教传统这一道障碍，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光大耶稣的精神。保罗对基督教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保罗将希伯来宗教思想和希腊哲学还有东方神秘主义融为一炉，满足了时代的需要。这就使基督教成为与众不同的宗教：基督教源自犹太教，它继承了犹太教的圣经，也继承了犹太教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对唯一神的信仰。同时它也继承了犹太教的道德观，使道德成为新兴的基督教伦理的组成部分。基督教继承了这些传统，同时还发展出信耶稣基督获得拯救的新思想，这就是基督教的特色，也是基督教最吸引人的地方。基督教最终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耶稣、使徒、保罗，成千上万为信仰而努力奋斗不惜牺牲的门徒们，各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为基督教的产生发展发扬光大作出奉献，经过几个世纪的磨合，一个新的伟大的宗教传统才得以建立。

福音书在教会史上模糊不清的年代成书

第一代基督徒的领袖彼得、保罗、雅各（耶稣的弟弟）等都在公元 60 年代前几年相继去世，他们都是在罗马当局迫害教会时殉道的。

前面提到，耶稣去世后约 12 年，司提反因传福音殉道，基督教因这次迫害而传播到巴勒斯坦境外，甚至远自罗马帝国首都。当罗马皇帝克洛迪厄（**Claudius**, 41 - 54 年在位）统治时期，约在 51 - 52 年间，因有人在罗马传福音而导致犹太人骚乱，引起罗马政府注意。公元 64 年

7月，罗马城发生大火，克洛迪厄的继任者尼禄（Nero，54–68年在位）将纵火罪名加之于基督徒，开始了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如果说，在此之前基督教只是“悄悄地”在民间传播主要遭受犹太教迫害的话，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首开了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迫害，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官方和历史学家们注意的对象。罗马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60–120年）在其《编年史》（约著于公元115–120年间）提到公元64年罗马城大火和基督教的名称（第15卷44章）。这是福音书以外的历史文献第一次提到基督教。

彼得那时正在罗马，并死于这次大迫害。据早期教会传说：“彼得在罗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按他本人的要求，他是头朝下脚朝上被钉死的。”

保罗可能死得更早一点。约在公元60年，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后经种种周折而被押送往罗马。据《使徒行传》最后两节，保罗在罗马自己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使徒行传》没有讲保罗之死。但他可能是被罗马人判处死刑并于公元62年死于罗马。

在耶路撒冷，罗马及其代理人的统治也愈来愈残酷粗暴，使愈来愈多的犹太人倾向于采取以暴抗暴的反抗方式。以奋锐党人及其他激进派为首的犹太人组成的“匕首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对罗马人及其犹太“走狗”实施绑架或暗杀。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对峙气氛中，撒都该人大祭司亚纳努斯（Ananus）利用机会，将耶路撒冷基督徒团体的领袖雅各交付审判，然后以犹太人的方式——乱石打死——执行死刑。此事发生在公元62年。

60年代后期，巴勒斯坦气氛紧张，犹太人武装起义

一触即发。公元 66 年春天犹太人大规模武装起义爆发。开初起义军节节胜利，几乎占领了耶路撒冷全城，他们甚至铸造了自己的钱币。67 年尼禄派罗马军团前往镇压。68 年夏天耶路撒冷被围。70 年 6 月城破。8 月保卫圣殿的犹太军队拼死抵抗后不得不一步步退却，放弃圣殿。最后罗马军队占领了圣殿，圣殿被毁。在耶路撒冷城被围困之前，犹太基督徒逃出耶路撒冷，幸免于难。此后，犹太人在 71-81 年，116-117 年，132-135 年间又相继举行三次大起义，但最终都失败了。战争结束后，罗马皇帝哈德良发布诏令，禁止所有犹太人，包括犹太基督徒，进入在耶城废墟上重建的新城爱利亚·加比多利纳，违犯者处死。因此，不久后在那里建立的基督教会就不再是犹太人的教会，而是希腊人的教会，由外邦基督徒任主教。犹太人从此流散世界，直至 20 世纪的 1947 年以色列建国，犹太人才重新在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公元 70 年以后所有巴勒斯坦犹太基督徒社团都受到致命的打击，甚至在此之前基督教势力较大的中心就已经转移到罗马帝国其他地方。耶路撒冷教会和与之关系密切的巴勒斯坦基督徒社团就此丧失了对整个基督教发展的直接影响。与此同时，外邦人大批皈依基督教，安提阿、罗马和 1 世纪末叶以前的以弗所已成为基督教发展的主要中心。到 100 年时，基督教势力在小亚细亚、叙利亚、马其顿、希腊、罗马、埃及等地牢固确立。

从公元 70 年到 110 年的四十年间，虽然也有一些零星资料，但仍是基督教会史上最模糊不清的时代。四福音书正是在这期间相继成书的。虽然在此之前，耶稣语录和有关耶稣生平的故事就已有文字材料在流传，但其年代和

内容至今不能确定。四部福音书都是在巴勒斯坦境外以当时罗马世界通行的希腊文写成，而耶稣及其十二使徒都讲阿拉米语，福音书中凡引用耶稣的阿拉米语原话时，就有相应的希腊文翻译。（见《马太福音》 27: 46；《马可福音》 15: 34 等）读者至此已可作出简单的归纳：第一，福音书酝酿成书之时，耶稣已去世约 40 年，第一代门徒也大多不在人世；第二，四福音书都是在巴勒斯坦以外写作并流传的；第三，四福音书都是以希腊文写作的（其中《马太福音》有可能以阿拉米语写成后译成希腊文）；第四，在福音书成书的时代巴勒斯坦正处于动乱之中，圣殿被毁，人民流亡，犹太教已失去影响力。

据近代学者研究，《马可福音》最早成书，在罗马教会中流传。《马太福音》可能写于叙利亚。《路加福音》则可能写于罗马或安提阿。《约翰福音》可能在以弗所写成，流传于小亚细亚教会。

《马可福音》是福音书中最早成书的一本（75—80 年间），应该最接近于关于耶稣的最初的传说。该福音书的成书时间虽在保罗写作教牧书信之后，但它与保罗对耶稣的解释已大不相同，可能代表当时流传的对耶稣解释的一派独立思想。

《马可福音》开篇第 1 章第 1 节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似乎不熟悉保罗关于“先在”的思想，耶稣也不必先受苦，后被高举，当他一受洗就被上帝收为儿子：“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马可福音》 1: 9—11）

耶稣受洗后出来传道，众人——就连“污鬼”（《马可福音》1:24）“群鬼”（5:9）都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赦罪的权柄，有治病赶鬼的神力，对将来的事也能预见。在“五饼二鱼”（6:30）和“七饼吃饱四千人”（8:1-9）、“水上行走”（6:49）、“登山变像”，（9:2-13）、“平静风暴和海”（4:39）等神迹故事中，耶稣还被证明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显示出作者受到东方神秘宗教的影响。

《马可福音》十分强调耶稣的“神性”，但我们仍能从其中许多经文中实实在在感受到耶稣的“人性”。《马可福音》对耶稣作为一个人，其形象、感情，甚至“动作”等方面有相当生动的描写。有一个长大麻疯的来求耶稣，耶稣见了他就“动了慈心”，“伸手摸他”（1:41）。耶稣对法利赛人“刚硬的心”感到“忧愁”，耶稣“怒目”看他们（3:5）；他因乡亲们不信而感到“诧异”（6:6）；当看到许多人追随他到了旷野，他“就怜悯”他们（6:34）；当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而门徒则责备那些人时，耶稣就“恼怒”（10:14）；在客西马尼园，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去祷告，“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14:33-34）接下来他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万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14:36）当耶稣从早晨9时至下午3时一直被钉在十字架上，遭受巨大的痛苦，临死之时，“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15:34; 37）耶稣常退到旷野或山上独自祷告，与上帝交通（1:35; 6:46）；使徒们传道回来，耶稣带领他们退到旷

野去休息，因为找的人太多，连吃饭都没有功夫（6:31）；耶稣和普通人一样，要动感情，要发怒，要休息要吃喝。他常与普通人一起“坐席”（2:16-17），受邀请到人家吃饭等等。

不仅在《马可福音》的上述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一个活动着的人的形象，而且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中，我们看到：在巴勒斯坦那片土地上传道的耶稣，面对的正是那个时代特定处境中的社会问题。如：

与罪人并税吏同桌吃饭：法利赛人中的文士，指责耶稣与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耶稣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2:16-17）（按当时犹太教传统犹太人不能与罪人税吏等同桌吃饭。）

论禁食：“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按：犹太教有禁食的传统，施洗约翰的门徒仍旧遵循。但耶稣并不看重这些外在的礼仪。）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得就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惟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2:18-22）（犹太人用羊皮缝制皮袋装酒装水。）

法利赛人问“休妻”：“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

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10：2-12）（上帝所配合的婚姻，允不允许离婚，这是当时的犹太人中一直争论的问题之一。）

还有人问“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问“最大诫命”以及守安息日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虽涉及宗教，但也是当时社会中的热点问题，耶稣回答了这些颇具时代特点的挑战性的问题。作为那个时代犹太人的先知，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答复中充分显示了历史人物耶稣在特定历史处境中的特殊使命。从《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耶稣的神性隐藏在完全的人性中。

《马可福音》的观点显然不能使他同时代的人满意，它远没有把耶稣是上帝之子的道理解释清楚：如果说耶稣在受洗时被承认是上帝之子，那么他受洗以前是不是上帝之子呢？写在《马可福音》之后的《马太福音》，虽然使用了十分之九《马可福音》的材料，甚至有许多相同的词句，但《马太福音》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耶稣的神性。它给出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说明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1：1）然后给出马利亚从圣灵怀了孕，童贞女生子的故事，藉以说明耶稣从成胎之日起就是上帝之子。他是上帝之子，约瑟只是他名义上父亲。马利亚怀孕

时，就有主的使者在约瑟的梦中显现，将耶稣的真实身份和他到世间来的使命通知约瑟，告诉他：“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1：20-21）耶稣受洗时，施洗约翰就很明白耶稣的身份，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么？”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1：14-15）约翰和耶稣似乎对他们彼此的身份十分清楚，他们所做的事都是按预先的目的而设定的。这一情节是《马可福音》中没有的。

《马太福音》是四福音书中引用《旧约》经文最多的一本（共 93 处），对有关犹太宗教文化背景的叙述，也比较详细。很有可能本书的读者对象为早期皈依基督的犹太人。《马太福音》将犹太教经典和耶稣的故事结合起来，满足了两方面的需要：面对那些对耶稣基督的事迹不了解甚至有成见的犹太人，马太引用（旧约）经文解释耶稣，向他们说明耶稣是基督的道理；对皈依基督的犹太人，马太则引导他们从犹太教经典中寻找信仰依据以便坚固信仰。事实上早期犹太基督徒并不认为他们信仰的是一个新宗教，他们认为耶稣只是《旧约》预言的应验，他们常将耶稣与摩西相提并论。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5：17）耶稣的这个观点只见于《马太福音》。耶稣的到来不是来取代摩西，而是来继续上帝从摩西开始的工作，这就把耶稣的事业和《旧约》传统连结起来。这是早期犹太基督徒也是《马太福音》的作者特别要强调的。

《马太福音》从一开篇就对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进行了“解释”，耶稣在世为人的工作无不证明他具有神的能力，只要有眼愿意看有耳愿意听的人都能明白耶稣身份（13: 13-16）。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在其十字架上的受难及死而复活中得到充分的说明。《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描述了耶稣作为一个人面对苦难的心态：在客西马尼园，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俯伏在地，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第二次耶稣又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不久又作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马可福音》 14: 32 以下；《马太福音》 26: 36 以下）

耶稣珍惜生命，求父撤去苦难的杯；但若必要他喝，愿父的意旨成全。

耶稣临死前在十字架上的大声喊叫震人心弦：“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喊叫，竟叫“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

马可和马太将耶稣之死描述得如此打动人心，赋予这段故事以宗教意义。在人类心灵潜意识中，对伟大人物（或伟大祖先）的死而成神的内心体验是宗教观念最初起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基督教的兴起也经历了这一过程。

《路加福音》更进一步强调耶稣的神性。

路加将圣灵感孕童贞女生子的故事扩展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不但耶稣的诞生是圣灵感孕的结果，而且施洗约翰的诞生也全是神的安排，是由一位有名有姓的天使加百利事前就当面通知了约翰的父亲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的。对于马利亚未婚而孕，《马太福音》中的约瑟还曾想

“把她悄悄休了”，而《路加福音》中的约瑟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事。他按照当局的要求，带着“他所聘之妻马利亚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2：5）耶稣诞生的时候有天使向牧羊人报信，有一大队天兵，同天使一起赞关神。（2：9-14）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按犹太人传统，出生八天行割礼。当他的父母按犹太律法的要求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圣殿，要将他献与主时，正碰到一个人叫西面；这人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2：21-32）西面看到襁褓中的耶稣，就已经预见到他的救恩不但到达以色列人，而且要到达外邦人。耶稣12岁时，和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按犹太教规定守节期时，就曾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希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2：42-47）

以上种种情节，都是（路加福音）特有而《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所没有的。在这里，耶稣的神性得到更进一步的强调。

路加也提供了耶稣家谱，试将两份家谱比较一下：

《马太福音》的耶稣家谱：亚伯拉罕 - 以撒 - 雅各 - 犹大 - 法勒斯 - 希斯仑 - 亚兰 - 亚米拿达 - 拿顺 - 撒门 - 波阿斯 - 俄备得 - 耶西 - 大卫王 - 所罗门 - 罗波安 - 亚比雅 - 亚撒 - 约沙法 - 约兰 - 乌西亚 - 约坦 - 亚哈斯 - 希西家 - 玛拿西 - 亚们 - 约西亚 - 耶哥尼雅 - 撒拉铁 - 所罗巴

伯－亚比玉－以利亚敬－亚所－撒督－亚金－以律－以利亚撒－马坦－雅各－约瑟－耶稣（共 41 代）

《路加福音》中的耶稣家谱：亚当－塞特－以挪士－该南－玛勒列－雅列－以诺－玛土撒拉－拉麦－挪亚－闪－亚法撒－该南－沙拉－希伯－法勒－拉吴－西鹿－拿鹤－他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法勒斯－希斯仑－亚兰－亚米拿达－拿顺－撒门－波阿斯－俄备得－耶西－大卫－拿单－玛达他－买南－米利亚－以利亚敬－约南－约瑟－犹大－西缅－利未－玛塔－约令－以利以谢－约细－珥－以摩当－哥桑－亚底－麦基－尼利－撒拉铁－所罗巴伯－利撒－约亚拿－犹大－约瑟－西关－玛他提亚－玛押－拿该－以利斯－拿鸿－亚摩斯－玛他提亚－约瑟－雅拿－麦基－利未－玛塔－希里－约瑟－耶稣（共 76 代）

将马太和路加分别提供的耶稣家谱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从约瑟以上，大卫以下，两份家谱的记载大不相同。我们如果从耶稣这一头往上看，那么据马太的说法，约瑟的父亲是雅各，然而路加却说是希里。到底耶稣是雅各的孙子还是希里的孙子？而且两个家谱从约瑟以上大约十代耶稣祖先的名字都不相同。反过来，我们从大卫那头往下看，那么我们将发现马太说耶稣是所罗门这一支的后裔，但路加却说耶稣是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拿单的后人。虽然，无论是所罗门的后人还是拿单的后人都是大卫的子孙。但历史的耶稣仅有一个，他若是所罗门的后人就不可能是拿单的后人。可见这两份家谱是不能认真考究的。福音书所提供的家谱只是为了“解释”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因为当时犹太人相信弥赛亚必来自大卫家族。福音书

上的“耶稣家谱”本身并不提供历史事实。

据《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本人对“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也疑惑不解：

“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路加福音》 20：41－44）

《路加福音》不但将耶稣谱系上溯至大卫王和亚伯拉罕，还进一步从亚伯拉罕至全人类的父上帝（3：23－38）。《路加福音》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主题：福音既是为犹太人的，也是为外邦人的。耶稣既是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也是万邦万民的主。《路加福音》中耶稣的生平和教导处处体现了这一点。（1：3；6：31－33；2：10－11；30－32等等）《路加福音》的续篇（使徒行传）则进一步将福音从犹太人传至外邦人的过程写了出来。《路加福音》所面对的应该是外邦基督徒或对基督教有兴趣的外邦人。

《路加福音》中耶稣临终前在十字架上的喊叫也与《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不同：对耶稣死时情景的描述，将（路加福音）与（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相比，时间一致（申初时分），背景也相同；日头变暗，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死后百夫长的感叹也是同样的。惟一不同的就是耶稣临终前喊叫的内容。如果说前两部福音书

中“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更多地透露出一个普通人的感情的话，则《路加福音》中耶稣的喊叫“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显得更从容，更具神性。从上下文看，路加只在喊叫的内容这一处作了改动。在《路加福音》里，耶稣的神性显然得到提升。

上述三部福音书虽以不同方式强调并渲染了耶稣神性，但其基本素材来自早期门徒对耶稣的回忆。他们强调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而生，凭上帝赋予他的力量，他具有治病显奇迹等超自然的能力。他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叫他复活了，将他接到天上，不久还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人若信他为基督，就可得到永生。他虽被描写为神，却具有人的形象。我们知道，犹太教信仰唯一神：“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早期基督教兴起在犹太教的环境中，新兴的基督教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基督作为神如何与一神论观点相调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四福音书的作者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在那个时代，他们只是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强调耶稣的神性，说明耶稣是基督。在基督教开创之初，有各种各样关于耶稣的不同解释在流传着。对基督与上帝父的关系问题，直到《约翰福音》的出现才得到解决。在这部福音书中提出了“道成肉身”的思想。

《约翰福音》一开篇就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1：1）“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14）“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1：18）

中国人用“道”表示万物之太初。阴阳之太极，其深

度可容纳保罗的“先在”，希伯来人的“神说的话”（Word），希腊人的逻各斯（Logos）等概念。最初将《道德经》译成拉丁文的耶稣会士，就曾将“道”译成“圣言”（Verbum），即最高神说的话。按犹太—基督教传统，耶和華上帝的话有创造世界和创造奇迹的力量。“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而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记》第1章）“道”就是“上帝”，他是一切的原因，是生命的终极来源。《约翰福音》将耶稣基督的身份说得很明白：道就是上帝，基督则是“道成肉身”。上帝化为肉身，有了人的形象，这个人就是耶稣，他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通过他而认识上帝。上帝的道成肉身把圣父与圣子连为一体：上帝就是道，耶稣在世为人的一生只不过是上帝的目的之一部分，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上帝与基督不是两位神，而是同一个神的不同形象。《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10：30）

同观福音书主要从“人”的角度去认识耶稣，人们总是对耶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神”性感到惊讶，直到最大的神迹——耶稣死而复活——出现以后，才肯定耶稣正是人心盼望的弥赛亚；而《约翰福音》则对耶稣基督的神性从一开始就作了特别的强调。它将长期流传的有关基督论的种种不完整的思想融化在一起：诸如同观福音中“上帝之子”的观念，保罗关于“先在”的思想，关于基督具有先在的神性智慧，是上帝创造的代理者，具有救赎的能力等等思想，都在《约翰福音》中得到发挥。《约翰福音》是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的产物，很好地满足了2世纪外邦基督徒的需要。它主要借助了希腊哲学中逻各斯的

理论，为进一步从神哲学上解释耶稣基督开辟了道路。

逻各斯是希腊哲学斯多葛学派常使用的术语。希腊思想认为逻各斯虽是一个整体但有内有外，内在逻各斯是思想、是理性；外在逻各斯则是表达思想的语言。生活在希腊文化繁荣的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公元前 20 年—公元后 40 年，与耶稣同时代）将希腊人的逻各斯观念与希伯来人的“上帝的话”结合起来，将逻各斯解释为超验的上帝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个居间体，上帝与人的中介。逻各斯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儿子，是外在于上帝的存在。逻各斯作为中介解决了神与人的连结问题。希伯来传统的神耶和華虽具有人的情感和意志，但耶和華是超越的，人不能见耶和華的面，见了他不能存活。如果说《旧约》里的耶和華神与人隔绝的话，则《新约》里神的超越形象就被活生生的耶稣形象所代替。斐洛的思想是《约翰福音》中“道成肉身”这一神学教义的重要来源。“道成肉身”的教义一形成，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分道扬镳便成定局。犹太教信仰那位超越的上帝并严格遵守以他的名义规定的一整套律法；基督教则信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通过他去认识上帝。《约翰福音》说“道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也说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就说明还有一位“非被生出的”上帝父的存在，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1：18）按耶稣自己的话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甚么；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12：49-50）“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16：28）“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

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14：28）

（约翰福音）既对耶稣基督的来历作了如此干净利落的回答，就不必拖泥带水地去描写童贞女马利亚因圣灵怀孕，约瑟想暗暗地休了她，后来明白了真相，就等待。临产以前，虽然已经很方便了，但不得不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到伯利恒去，最终让耶稣生在大卫的故乡，放在马槽里等等。故事虽很感人，但所描写的耶稣的神性绝对没有《约翰福音》的彻底。

耶稣很明白自己的来历和神的身份，这一点（约翰福音）自始至终表现得很明白。他没有人的弱点，没有客西马尼园的哀伤，也没有临死前的喊叫。耶稣知道他到世上来要做的事已经完成，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只是说：

“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19：28-30）（约翰福音）对耶稣之死的描写虽然在基本情节上与同观福音相同，但到关键处便对耶稣的神性作了充分的渲染，使他的死成为预定计划的一部分。耶稣说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10：18）十字架上的死是回到父的身边，恢复这个世界以前“先在”的状态。

人们或许会问：上帝为什么要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住到我们中间呢？《约翰福音》对此的回答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16）“道成肉身”是基督教信仰之关键。它使人通过耶稣与上帝得沟通，从而彻底地解决了人如何认识上帝的问题。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14：6）“道成肉身”的思想使人通过耶稣基督感受到上帝的爱。耶稣

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15：9-10）“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13：34）耶稣通过他的爱将人与上帝结合在一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拿什么作标准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实践耶稣基督爱的教导，是否有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像耶稣爱他一样地去爱别人，从而彰显上帝的爱。

《约翰福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将圣灵称为“保惠师”。圣灵是耶稣的代理者，当耶稣离开后，父将派圣灵来。圣灵既是耶稣的代理，又是基督徒与耶稣沟通的中介。这样，教会就有了一个永远提供启示和真理的“上帝圣灵”。

从《马可福音》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再到《约翰福音》，在某种程度上提示了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基督徒不断丰富耶稣的形象以便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使基督教信仰表达出时代的普遍要求。以同观福音为一组与《约翰福音》作比较，耶稣从人到神的提升有一个大的飞跃。《约翰福音》对耶稣神性的提升很好地满足了 1 世纪末 2 世纪初涌入教会的大批将耶稣基督作为神来崇拜的人们的需要。耶稣的新形象是福音在希腊罗马世界传播的结果，与早先犹太基督徒的弥赛亚观念大不相同。《约翰福音》作为犹太宗教和希腊哲学结合的产物，代表了基督教主流思想的发展。与此相对照，固守传统的犹太基督徒中的一些派别坚持否认耶稣诞生的奇迹，认为他和一般人一样是约瑟和马利亚所生的儿子，他因彻

底遵守摩西律法而被拣选为弥赛亚。这种观念很难将耶稣的神性讲彻底。与此相似的种种主张随着历史的发展销声弥迹，而保罗神学和约翰神学却将亦人亦神的耶稣形象阐释得很合乎人们的宗教需求，最终发展成为正统基督教的教义。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基督教信仰发展的产物。

注释：

- 1 （圣经）上译作人数，在地中海岸边，现在土耳其境内。
- 2 D. A. Caswell 和 S. L. Shields: 《新约概览》(Survey of the New Testament) 第 61 页，Herald House, 1997 年。

第七章 基督教传遍罗马世界

公元 1 世纪下半叶至 2 世纪 30 年代，犹太人起义一再失败。135 年，罗马人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另建罗马人的城市。犹太被更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犹太人失去了最后的立足地，流散四方，犹太教随之失去了影响力。希腊和罗马的宗教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新兴的基督教已作好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逐渐发展成为在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基督教始自一位普通犹太人耶稣，不过 300 年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成为国教。这实在是令人惊叹。

护 教 十

四福音书在 1 世纪末 2 世纪初相继成书，此时基督教势力已在小亚细亚（以弗所为中心）、叙利亚（安提阿）、埃及（亚历山大城）、马其顿、希腊、罗马等地确立。罗马教会地处帝国首都，此时它已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强大的一个地方教会。据估计，公元 100 年前后罗马帝国境内基督徒约达 30 万。一些地方教会的势力也相当强大，如小亚细亚教会就拥有 8 万左右教徒。

基督教迅速发展，大量的下层群众甚至奴隶参加了进

来，与此同时也有社会上层人物、贵族、知识分子等加入教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情况：教会有群众基础，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当基督教信仰受到误解、责难甚至迫害时，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起而为之辩护，这些人被称为“护教士”。最早的护教士名叫夸得拉都（*Quadratus*），大约在 125 年他向罗马皇帝哈德良上书为基督教辩护。约 140 年有雅典基督徒哲学家阿里斯提德（*Aristides*）向皇帝上书护教。约 153 年有查士丁（*Juste*）著文护教，之后有塔提安（*Tatian*）、撒狄城主教梅利托（*Melito*）于 169-180 年间著文护教。公元 177 年阿特那哥拉（*Athenagoras*）写作的护教书流传至今。护教士利用各种机会，为基督教提供辩护，证明它是唯一真正的宗教。

护教士的出现说明基督教不但拥有大量的下层群众，也赢得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信仰。护教士的著作（大多以上书罗马皇帝的形式写作护教文）以社会上层、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有较大社会影响。其中有几位护教士是哲学家，他们用哲学解释基督教信仰有助于神学思想的发展，同时也使基督徒加强了信心。护教士的著作在基督教内极有影响，对研究这个时期的宗教情况也有极高的价值。

教会生活

各地教会的崇拜仪式反映了犹太会堂的传统。信徒每周第一天聚会（礼拜日），主要内容为读经、讲道、唱诗、祈祷。读经使用的是七十子译本希腊文《旧约圣经》或福

音书，如果有使徒书信，特别是保罗书信或其他教会来信，也在聚会时诵读。著名护教士查士丁在 153 年写给罗马皇帝安东尼努斯·庇乌斯（Antoninus Pius, 138–161 年在位）的护教文中，描述了罗马基督徒的礼拜仪式：

“礼拜日的集会诵读一段使徒的回忆录（福音书），或先知的著作；接着，主持人（主教）开始讲道，告诫他的听众，要照他们刚才听到的这些好的教导生活；然后全体会众起立，共同祷告。这部分仪式结束后，便举行圣餐礼：饼和渗水的酒送到主教那里，由他以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对万有的父奉献赞美的荣耀，最后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些恩惠，接着大家齐声应和：阿门！执事们即把切成小块的饼和酒分给出席的人，也带给缺席的信徒。”^[1]

早期基督教有两件圣事，即洗礼与圣餐礼。从福音书我们知道，洗礼是施洗约翰传下来的。洗礼的犹太教来源不很清楚，很可能来自摩西律法中利未人种种洗净的规定。耶稣时代艾赛尼派就有各种洗罪礼。约翰可能从当时犹太人流行的习俗中采用了这种仪式并赋予它特殊的含义，强调悔改受洗，使罪得赦（《马可福音》 1: 4；《马太福音》 3: 6）彼得认为洗礼是获准加入教会，并领受圣灵的一种仪式。保罗认为，洗礼不仅是洗去罪，而且意味着人与基督建立了新的关系，和他一起去死，然后又与他一同复活。洗礼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人只有通过洗礼才能进入教会，成为基督徒。

关于洗礼的形式，施洗约翰是在流动的河水中为人施

洗，很可能是浸洗，全身或部分身体浸入水中。早期基督教因不同的处境而采用不同的形式施洗，都被认为有效。最早记载洗礼的《十二使徒遗训》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在流水中施洗礼。如果没有流水，也可在其他水中施洗；如果不能在冷水中施洗，用温水施洗也行。如果这些都没有，往头上浇三次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也行。”^[2]可见，除了浸洗，浇洗也是公认的一种施洗形式。受洗之前必须禁食，表明信仰，保证过基督徒的生活。从使徒时代起，除了使徒和教会领袖有权为人施洗外，教会中领受圣灵恩赐的其他人也有权施洗。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约 150 - 222 年）认为：“关于施洗，首席祭司即主教，有施洗权；其次是长老和执事……除此之外即使平信徒也有权施洗。因为凡是平等地得到的，也能平等地给予。”^[3]

圣餐礼据说传自耶稣。（《马太福音》 26：26 - 28；《马可福音》 14：22 - 24；《路加福音》 2：19 - 20；《哥林多前书》 11：23 - 26）保罗特别强调圣餐礼是纪念耶稣和他的死，直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 11：26）门徒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后就在一起用餐“擘饼”，圣餐礼在信徒共进晚餐之后举行。基督教神学对圣餐礼的解释具有神秘的一面。《约翰福音》说：人若不吃基督的肉，不喝他的血，就得不着“生命”。（6：51 - 58）保罗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哥林多前书》 11：27）伊纳爵（Ignatius，卒于 110 - 117 年间）认为圣餐“是长生不老之药，是解毒剂，领受了它，可以不死，得享永生。”查士丁说：“我们领受的圣餐，并不是普通的饼和酒。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上帝的

道而成肉身，有肉有血用来拯救我们；同样，我们所吃的饼和酒，用上帝的道祝祷之后，也使我们的血肉发生变化，得到滋养。这饼和酒，就是那降世成为肉身的耶稣的肉和血。”如此说来，信徒领受圣餐的饼和酒就是领受基督的肉和血，与基督合为一体从而拥有不朽的生命。圣餐礼的神秘性质可能来源于当时神秘宗教思想的影响。到查士丁（153 年）时代，圣餐与共进晚餐分开，在星期日早晨举行。只有受过洗的信徒才可领受圣餐。

在罗马皇帝哈德良统治时期（Hadrian, 117 - 138 年在位），犹太人又一次起义。起义军领袖巴尔·考克巴（**Siman Bar Kokkba**）领导义军曾打退罗马军队，一度占领耶路撒冷。135 年战败被杀。战争结束后，哈德良在耶路撒冷废墟上重建新城，不准犹太人靠近，违者处死。犹太人从此开始流散世界，犹太教的影响随之衰微，新兴的基督教愈来愈填补了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到公元 200 年时，教会不仅在讲希腊语的地区传播，还在讲拉丁语的北非迅速扩展，并进入西班牙、高卢，不列颠等地。基督教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存在，其发展势头不可阻挡。到公元 300 年，基督教势力已在罗马帝国各个部分扎下了根。基督教虽不断遭受迫害，但迫害没有压垮基督教，反而使基督教发展壮大。

受 迫 害

最早来自罗马政府的迫害发生在公元 64 年，当时罗马城发生大火。传说是尼禄皇帝本人指使人放火，因为他想按照自己的趣味重建罗马城。为转移公众的愤怒，他嫁

祸于基督徒，指控他们是纵火犯。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动辄受到怀疑。到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 98-117 年在位）时代，只要是“基督徒”就要被判有罪，这反映在比提尼亚总督普林尼（Pliny）约在 111 年至 113 年间写给图拉真皇帝的信件中。普林尼写道：“我问他们是否基督徒，如果承认是，我再次威胁说基督徒将受处罚。此时如果再不放弃信仰，我即命令将他们处以死刑。”处死基督徒的程序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因信仰基督教而受审，或是由他人指控，或是受匿名信举报。普林尼在信中提出问题：对那些否认信仰的基督徒如何处置？如果是基督徒就要被判有罪的话，放弃信仰是否可获免罪？普林尼特别担心的是当地基督徒人数众多，他说：“因为这种迷信不仅在城市里传播，而且渗透到乡村，信徒包括各种年龄，社会各阶层，男的女的都有，他们都要面对现在或将来的风险。”图拉真皇帝回答：作一名基督徒仍然是大罪，但不必进行官方镇压，不必搜捕基督徒。如果有人被指控并被证明是基督徒，必须判罪；过去是基督徒的人只要放弃信仰并且通过行动（向罗马神祇竞技场上的野兽，让观众欣赏犯人惨死的情景。这也常常是被处死刑的基督徒的命运。年复一年，不少基督徒为信仰献出了生命。

公元 250 年以前，虽然作一名基督徒是非法的，随时可能受到极严厉的处罚，但总的说来，迫害是局部的、零星的，并未发生对基督教的普遍迫害。公元 248 年为罗马建城 1,000 周年，基督徒对庆祝活动不满，再加上罗马帝国所面临的种种威胁，在 250 年，新近登基的罗马皇帝迪希厄斯（Decius, 249-251 年在位）发布敕令，开始了

对基督徒的第一次普遍而有组织的迫害。这次迫害中有不少人惨死，但迫害者的目的倒不是要人性命，而是通过酷刑、监狱、恐吓等手段威胁基督徒放弃信仰，按照帝国规定向罗马神祇献祭、进香；确实有人也放弃了信仰。迫害过去后，他们表示后悔，要求重新进入教会。但是，叛教者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以及由谁批准才可恢复其基督徒身份？这一问题在教会内部引起分裂。迪希厄斯之后继任的皇帝继续迫害基督教，从 250 年至 259 年，教会受到可怕的考验。

公元 261 年罗马皇帝加利伊纳斯（Gallienus, 253 – 268 年在位）停止迫害基督教，此后 40 多年，教会享受安宁，迅速发展。到 300 年时，基督教实际上已推进到帝国各个部分。基督教的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很多政府官员、皇室服务人员，都加入了基督教。基督教还在相当程度上深入军队。

但是在公元 303 年，基督教又一次遭受迫害。当时罗马皇帝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4 – 305 年在位）。面对一个在人数和力量方面迅速发展的教会，统治者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镇压它要么控制它。戴克里先选择前者。从 303 年 2 月开始，他一连下了三道敕令迫害基督教。教堂被拆毁，神职人员被抓捕，并使用酷刑强迫他们向罗马神祇献祭。304 年，第四道敕令要求全体基督徒献祭。在受迫害的过程中有人殉道，有人“叛教”。但是，这一次的迫害虽然残酷，公众舆论并不像过去那样反对基督教，人们对基督教了解得多一点了。迫害的程度随各地执行政策的官员的态度有所不同。有一位凯撒，名叫君士坦希厄斯·克洛勒斯（Constantius Chlorus, ? – 306 年），

在其管辖的高卢和不列颠虽按皇帝的命令拆毁教堂，但没有伤害基督徒个人。他因此得到基督徒的暗中拥护，他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 306 – 337 年在位）为此得益不浅。

君士坦丁大帝

公元 306 年，君士坦希厄斯·克洛勒斯去世，其子君士坦丁被拥立为帝，统治帝国西部：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311 年，他参与发布敕令宽容基督徒。312 年 10 月 28 日，君士坦丁与对手在罗马附近台伯河上的米尔维厄斯桥决战。决战前一天君士坦丁向神祷告时，在正午的天空中出现一个燃烧着的十字架的景象，上面有“以此符号制胜”几个字。据说他还梦见基督叫他将“基督”这个词的希腊文前两个字母写在他的士兵的盾牌上。

无论是否出现过上述景象或君士坦丁是否做过这个梦，历史的真实是君士坦丁打赢了这关键的一战，他将取得胜利的功劳归诸基督教的上帝。

313 年，他与帝国东部皇帝利西尼厄斯（Licinius）共同签署发布“米兰敕令”。这一敕令并没有规定基督教为国教，它只宣布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其他宗教一样享受同等的法律保护，发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314 年，君士坦丁打败利西尼厄斯。323 年，利氏最后失败，君士坦丁独掌罗马帝国大权。帝国各处的教会从此不再遭受迫害。

君士坦丁独掌罗马帝国大权，他将基督教看做是帝国最终实现统一的一种潜在力量。罗马帝国只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因此也应该只有一种宗教。君士坦丁给基督教

会以优遇。319 年，他颁布法令免除神职人员的赋税；321 年，授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同年，禁止异教徒的私人献祭；基督教的礼拜日——星期日，被订为法定假日。基督教要成为罗马帝国实现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教会本身必须统一。但尽管君士坦丁礼遇基督教，却发现教会的统一事实上大成问题。教会内部存在着神学教义之争，这些争论大大影响了教会的统一并且对帝国的繁荣和统一都不利。

神学教义之争

虽然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继承了犹太教的《圣经》和上帝观，但基督教既然产生在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种宗教和文化相互影响的地方，它便决不可能是单一民族的单一信仰。即使是四福音书对耶稣的解释也是多样化的。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继承了对惟一神上帝的信仰，将上帝称之为父。它与犹太教截然不同的地方是相信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基督教从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说明耶稣是基督。我们看到四福音书的作者们都努力对此作出解释。最早的基督徒受洗入教只奉基督之名。

《使徒行传》记载彼得第一次讲道，众人受感动要求受洗，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当日受洗者 3,000 人。（2: 38）腓利在撒玛利亚等地传道，也是以耶稣基督的名为人施洗（8: 12; 14; 37）。直到 3 世纪中叶，一些地方教会领袖仍保留了早期的形式，仅奉耶稣基督之名为人施洗，这种做法被视为有效。我们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最后一章读到复活后的耶稣宣布：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8:19) 此处虽未提三位一体之名，但可以知道，1 世纪末施行洗礼已进一步要求奉父、子、圣灵的名。基督教相信圣灵。在基督升天后的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到达门徒中间。教会认为圣灵是耶稣的代理者，当耶稣离开时，就派遣圣灵来。圣灵感动是使徒教会的特点，但随着对耶稣基督将很快复临这个盼望的逐渐淡漠，圣灵感动的感觉便日渐减少。到 2 世纪初，基督教已将圣灵与基督区分开来，认为圣灵与基督一样，都和上帝等同。这种思想表现在施洗时使用三位一体的程式，它逐渐取代了早先只奉基督之名施洗的程式。

然而如何解释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如果他们是一位，如何以三种形式出现？圣灵从何而来？来自圣父？来自圣子？或者来自父和子？对这些问题东部教会和西部教会有不同的见解。第一个使用三位一体这个术语并对其内容作出明确阐述的是西部教会的德尔图良。他总结了前人对基督的种种解释，将父、子、圣灵的关系概括为“通过实质的合一，全部合为一体，这个整体又一分为三，这个奥秘的划分仍然是严守的秘密。这三者按着顺序是：父、子、圣灵。但是，所谓一分为三，并不是从实质上而是从形式上，不是从能力上而是从现象上。因为他们是同一实体、同一本质、同一能力。因为上帝是一位，只是以父、子、圣灵为名被认为有这些等级、形式和面貌。”^[4]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神和人的双重性，二者并非混合，而是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圣子与圣灵都来自圣父。这些观点虽然也来自第四福音书的作者，早期护教文等，但远不是那个时代所有基督徒都接受的观点，就连《使徒信经》也没有

提到这些思想。

下面引用的是最古老的《使徒信经》（是今日基督教会普遍使用的《使徒信经》的前身），可能来自罗马教会的洗礼认信文。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并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由圣灵和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于十字架，并被埋葬；第三天死而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教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肉身复活。”^[5]

这份最古老的《使徒信经》形成于 2 世纪。据考证，德尔图良曾引证过其中一些文句。在这份信经中并没有提“三位一体”。（今日教会普遍使用的《使徒信经》约定型于 6、7 世纪，也未提“三位一体”）德尔图良在提到他那个时代时说：“思想简单的人——我不愿称他们为蠢人，蒙昧无知的人——占信徒的大多数，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总感到惊异”。在他们看来，三位一体的概念就是三神论，与他们信仰的“惟一真神”有矛盾。

然而当时有很多并非思想简单的神学家也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有自己的观点。有些人主张上帝只有一位（神格惟一论）：耶稣是上帝的嗣子，他是人，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一生圣洁。当他受洗时才开始具有上帝之子的身份，因为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这样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在复活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神性。另一些人，例如诺图斯（Noetus，180 - 200 年间传

道)则认为“基督就是圣父本人,圣父自己降世为人,受难并受死。”诺图斯之后,于215年前后在罗马传道的撒伯里乌 Sabellius,215年前后在罗马)则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只是一位,它们是一位上帝的三个名称,是上帝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显现。撒伯里乌不久即在罗马被革出教籍,但他的观点对后来正统基督论的发展有相当影响。他的圣父圣子圣灵完全等同的观念战胜了德尔图良等人的圣子圣灵从属于圣父的观点。罗马长老诺瓦替安(Novatian)在240—250年间写作的《三一论》重申了德尔图良的解释,他特别强调“基督完全是上帝,同样完全是人”,这种观点成为教会信仰的中心。不过这些解释只来自西部教会,在东部教会中,对圣父圣子圣灵的讨论远远没有达到一致。东部教会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奥利金,此人是基督教早期著名希腊教父之一,其代表作是《基督教原理》。他于185年(或186年)生于亚历山大城。这座城市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地位仅次于首都罗马,它主要是一座商业城市,但在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同样重要。我们还记得,正是在这里(旧约圣经)被译成希腊文(七十子译本);在这里希腊哲学、犹太宗教及其他许多东方的信仰相互碰撞相互交流融合;在这里与耶稣同时代的犹太哲学家斐洛用希腊化哲学重新解释犹太教。基督教早就传到亚历山大并形成了亚历山大学派,长期以来用希腊化思想解释基督教的工作到奥利金手上最后完成。斐洛曾用隐喻解经法^[6]解释《旧约圣经》;奥利金使用同样的方法十分得心应手地解释《新约圣经》,充分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奥利金认为:上帝是非受

造的，完美的灵，是万物之源。圣子永远从他而生（永恒的生出），“他之永恒而持久地由上帝而生，正如光辉来自太阳”。圣子从圣父的本质中生出，成为一个永远有别于父的神性存在。圣子虽与圣父同质，但不与圣父同等。唯有圣父才是非被生出的，圣子则是被生的，是第二位的神，他的荣耀仅次于上帝；他是神，但不是上帝。圣父是无比的善；圣子本身则还是善，只不过他是上帝之善的映象。逻各斯（在《圣经》里这位居间者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圣子、独生子、基督等）低于超验的上帝。圣子低于圣父，圣灵低于圣子。圣灵是圣子永恒地创造出来的；它在逻各斯所创造的万物中居于首位。它的特殊作用是在基督教会的会众中，对奥利金的哲学而言，它是多余的。

逻各斯——圣子降世为人，与一个坦性的灵魂（一个前世没有犯过罪的）和一个纯洁的身体结合，借此完成拯救世界的工作。奥利金不是用“道成肉身”这个术语，而是用“人化”。

即基督具有神人二性：当基督在世时，他既是神又是人；复活升天后他再也不是人，而是神了。基督也将这种转化施于门徒：从基督教，开始了神性与人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人性上升到神性的地位。不仅在耶稣身上如此，而且在所有相信耶稣并按其教导生活的人身上也能如此。

基督教神学的中心问题就是要解释清楚基督作为神，如何与传统信仰的唯一神相协调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罗马帝国西部，由于德尔图良和诺瓦替安的工作，对“圣父圣子圣灵同一实质”的观点已趋向一致；而在东部，则是奥利金的神学思想占主导地位。他虽然提倡圣子从圣父永恒生出，但认为圣子是低一等的

帝国东部和西部的神学观点的分歧中潜伏着危机。圣灵来自谁？西部教会认为圣灵“发自圣父和圣子”，而东部教会则认为圣灵“发自圣父”。双方为此争论了几百年，意见不能统一，最终导致在 1054 年东西教会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当然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的原因不仅是神学上的分歧，但神学上的分歧却是导火线。^[7]

君士坦丁在位期间，神学论争发生在亚历山大城阿里乌与亚历山大主教之间。阿里乌（Arius，约 250—336 年）是奥利金的追随者，他认为：圣父创造，圣子是受造之物，圣子既是受造之物，所以他不具有上帝的实质。圣父无始，圣子有始。虽然圣子是受造物中的首生者，又是创造世界的代理人，在某种含意上确是上帝，但只是低一等的上帝，在本质和永在方面决不和圣父等同。按阿里乌的看法，基督既不是完全的上帝，也不是完全的人，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第三者。他还认为圣灵比圣子更低一级，这种说法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他的对手亚历山大主教（Alexander，312—328 在职）其实也是奥利金的追随者，他却强调了奥利金的另一方面，认为圣子是永在的，本质上和圣父一样，完全不是被造的。或者他的观点没有表达得很清楚，但与阿里乌派相对立，这是肯定的。于是两派爆发争论，相互谴责，愈演愈烈。这场争吵看来要威胁到教会的统一。

君士坦丁当时正战胜了利希尼厄斯而统一了帝国东西两部分，他希望教会统一从而实现帝国的统一。他派人到亚历山大，劝双方和解，认为这些争吵是“无谓之争”，但双方均不接受调解。

尼西亚会议

325 年春天，有几位希腊行省的主教按计划在安卡拉（Ankara）举行宗教会议，确定复活节日期，消除各地教会的矛盾。但是这一会议被君士坦丁皇帝改在尼西亚（Nicaea）举行，这里离他的皇宫不远。尼西亚会议是一项空前规模的主教会议，与会主教约有 300 人，西部教会仅占 6 名。会议一开始，阿里乌派提出的信经遭到拒绝，阿里乌本人则被放逐到伊利里孔。会议接着讨论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提出的（他自己的教会使用的）信经，会议对这份信经的措辞作了改动，还插入了一些新的词句，使其意义更为清楚。

这份信经全文如下：

“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父所生，是独生的，即由父的本质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质。天上、地上的万物都是藉着他而受造的。他为拯救我们世人而降临，成了肉身的人，受难，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信圣灵。”

信经还附有一段专门谴责阿里乌学说的咒诅文：

凡说“曾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他，在被上帝所生之前他尚未存在”，或说“上帝的儿子所具有的是与上

帝不同的本体或本质，或是被造的、或是会改换或变化的”，这些人都为公教会所咒诅。

尼西亚信经的正式通过全靠君士坦丁的影响，在他的监督下，除两人外，与会主教们全体签字同意。拒绝签字的两位主教和阿里乌本人的命运一样，都被放逐。对君士坦丁而言，他需要的是统一，是一份东部和西部教会都能接受的信经。至于双方争论的细微差别他不一定明白也不在意。

君士坦丁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并自始至终控制着会议。在他的监督下，通过了尼西亚信经。确立了由亚历山大人和罗马教会所规定的复活节日期。

325 年如此通过的“尼西亚信经”后来并未被教会采用。君士坦丁死后教会对信经的争论又起，三位一体的教义在争辩中最后确立：将圣灵提高到三位一体中的平等成员的地位。三位一体的教义既强调了上帝神性本质的同一性，又使圣父圣子圣灵有所区分。即：上帝具有一个本体（本质、实质）、三个存在，或者用西部教会常用的词语来表达：一个实体，三个位格。公元 451 年，一份能够满足各方信仰的信经终于产生，这份信经最终取代了 325 年尼西亚信经的地位，成为至今教会礼拜仪式中使用的信经，它被称为“尼西亚信经”。这份信经的确切起源无法断定，它与耶路撒冷的施洗信经十分相似，可能是根据奚利耳（Cyrillus，348 年任耶路撒冷主教）的观点制定；它也同伊皮凡尼乌（Epiphanius，374 年任萨拉米斯主教）的学说接近。也可能这是一份当时流行于君士坦丁堡教会中的一份地方性信经。无论如何，这份至今教会仍使用的“尼

尼西亚信经”既不是 325 年尼西亚会议通过的信经也不是教会的任何其他会议所通过的信经。^[8]

这份至今基督教会仍旧使用的（尼西亚信经）全文如下：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万物都是藉着他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女马利亚，取了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埋葬，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在荣耀中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永无穷尽。

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父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曾藉先知传谕。我信使徒所立唯一圣而公的教会。我承认为赦罪设立的洗礼。我盼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门。^[9]

325 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通过的信经只说“（我们）也信圣灵”，没有对圣灵的性质和地位加以说明。后来的这份信经则将圣灵提高到“主”的地位，圣灵来自父和子，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这样就将圣灵在三位一体中置于与父子平等的地位。自此，三位一体的教义得到了完满的解释。

在尼西亚会议召开时，君士坦丁并未受洗入教。他虽

自称基督徒，却继续让罗马帝国铸造的钱币上使用太阳神阿波罗的形象；他规定基督徒的礼拜日为法定假日以便基督教会举行崇拜仪式，但他却将这一天命名为“Sunday”，即“太阳神崇拜日”。

337 年 5 月，君士坦丁病重。临死前他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将帝国分为三份传给他的三个儿子；其二是山尼科米迪亚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 of Nicomedia，）为他施洗正式加入基督教会。他死于公元 337 年五旬节。算起来，从耶稣去世门徒聚集圣灵降临的那个五旬节至此，基督教会经历了 3 个世纪的发展，它起始于一位普通犹太人耶稣，最终却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故事。但一个最初屈从的宗教团体最终与罗马帝国的政治结合在一起，后人对此自有不同的评论。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基督教成为强大的罗马帝国国教，无论对基督教本身还是对帝国的未来，乃至对世界的未来，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注释：

- 1 转引自穆尔：《基督教简史》第 5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
- 2 转引自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 111 页。
- 3 转引自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 112 页。
- 4 德尔图良：《驳普拉克西亚》（Against Praxeas）。转引自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 81—82 页。
- 5 转引自穆尔：《基督教简史》第 60 页。
- 6 犹太—基督教传统传统解释《圣经》的方法之一，认为《圣经》经文有奥秘，不能仅从字面去理解，必须从隐喻的深度去解释。

裴洛首倡，奥利金继承。每当遇到《圣经》一些章节的文字与信仰、伦理、常情不合时，或与其他章节有矛盾时，便用隐喻解经法，认为上帝通过字面启示人们领悟其中隐喻的未来之事。如：《雅歌》中的男女相恋是隐喻基督与教会之间的恩爱关系等。

- 7 在正式确定的《尼西亚信经》中，关于圣灵来源的文句为圣灵“发自圣父”（或译作“自父出来”），但 5、6 世纪时，西部某些地方教会将其改为圣灵发自“圣父和圣子”（或译作“自父子出来”），不久普遍流行于西部教会各教区。东部教会对此不满，双方多次为此发生冲突，最终导致 1054 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
- 8 参见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 148 页；穆尔：《基督教简史》第 85 页注②。
- 9 引自《基督教要道问答》第 81 页，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印。

结语 认识耶稣

自此为止，我们已将耶稣的生平和教导作了简单的梳理归纳，并对基督教当初是如何从犹太人中的一个小小团体发展成罗马帝国国教的过程提供了大致的线索。从历史人物耶稣到罗马帝国国教，基督教的发展有其历史轨迹可寻，基督教正统信仰也在其中经历了约三个世纪的整合而逐渐形成。然而耶稣却和这种整合没有一点关系，基督教是在耶稣身后发展起来的。

从历史的耶稣到信仰的基督

耶稣在世时，虽有门徒跟随，但并未形成体制化的教会。耶稣从未自称“基督”，他也没有说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舍命为他人作赎价。他只是如同犹太传统中伟大的先知们一样，怀着对上帝父的赤诚热爱，不辞劳苦地行走在故乡的土地上，以慈悲怜悯的心去抚慰治疗人们心灵与肉体两方面的痛苦和创伤。他呼唤人们悔改，以爱上帝和爱邻人（一切今生今世有缘与你相逢不相逢的人都是你的邻人）为最大诫命教导人们以上帝之爱为标准实现人的道德完善，抛弃旧我，成为新人，迎接那即将到来的上帝之国。与所有这样做的人一道在上帝的国度里作为上帝父的

儿女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耶稣生活在人类历史的一段时空之中，但他的教导却并不局限于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犹太人对亡国的伤痛，对弥赛亚的盼望，对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重建犹太民族国家的现实要求等等，耶稣一概没有论及更没有给犹太人许诺任何好处。耶稣教导的要点是悔改，悔改得进天国，天国是上帝统治的地方，上帝的本性是爱。人若能以上帝的爱为标准，实现内在的圣洁和外在的道德完善，上帝的国就将降临，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这些教导所具有的普遍性质使人成为人而不是犹太人、希腊人或罗马人；使国成为上帝之国，而不是犹太人的国、希腊人的国或罗马人的国。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耶稣的教导带来了人对上帝的新认识，人与上帝的新关系。早期基督徒用那个时代特有的表达方式说：上帝通过耶稣与人立了“新约”，人类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耶稣的教导具有如此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使曾经是普通劳动者的耶稣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导师，门徒在与他朝夕相处中最先认识到他一定就是那位犹太人一直盼望着的弥赛亚。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时，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16: 16）犹太人常称上帝为父亲。若要强调某人的信仰是真实的，他的言行符合上帝的旨意时，就常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样说只是为了对某人加以肯定并非强调他与上帝在“血统上”是父子关系。当耶稣受洗之后从水里一上来，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马可

福音》 1: 11)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 15: 39) 上述两例都应该说属于这种情况。然而这种抽象的比喻却被具体化为福音书中圣灵感孕、童贞女生子的神话故事。早期门徒通过这个神话故事所要表达的信仰是：耶稣实实在在是神的儿子，他具有神性。耶稣诞生的神话故事反过来又影响了对耶稣整个一生的看法：他有神的能力，他能够行神迹。这就有了福音书中“变水为酒”、“使睚鲁的女儿复活”、“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以及治病、赶鬼等奇迹故事。

耶稣生平故事中最大的神话是耶稣的死而复活。死人复活的事不是常人的理性可以理解的，当耶稣复活的消息传开时，连门徒都不相信。(《马可福音》 16: 11; 《路加福音》 24: 11) 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复活有两种说法：肉体的复活和精神的复活。据《路加福音》第 24 章第 39 节，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他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正当门徒们感到希奇不可信时，耶稣又问：“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门徒递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如此说来，耶稣的复活是肉体的复活。然而福音书对这一说法的表述含混不清。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使耶稣在真正死了以后又重新拥有血肉之躯，那么他必须与常人一样地生活，常在门徒们中间。福音书没有说明这一点。曾经有人解释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真正死去，人们认为他死了，将他放在墓穴中，人去之后他又苏醒过来。第三天人们来时看见尸体不见了。(犹太人不用棺材上葬死者，而是葬在

“洞”里。(《创世记》 23: 19; 25: 9; 50: 13) 按福音书记载, 耶稣的坟墓是在磐石中凿出来的一个洞, 耶稣的遗体被用裹尸布包好后置于洞中一平台上。如果耶稣没有死, 后来苏醒, 那么这个“洞”就为他“复活”留下了空间。没有真正死亡然后苏醒, 这种情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见到。但如此“复活”的人虽重又回到人群中生活, 总有一天还会死去。有生必有死, 这是自然的规律。从古至今再伟大的人物也难免一死。

从福音书对耶稣复活的描写看, 门徒们强调的是耶稣死后进入另一种存在, 即精神的存在。就如保罗所言“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哥林多前书》 15: 44) 灵性的身体必不朽坏, 如此则复活后的生命才可能是不死的生命(永生)。这样看来, 耶稣的复活、升天应当理解为耶稣的肉体虽然死了, 精神却不死(复活了), 并以“灵性的身体”坐在神的右边。(《马可福音》 16: 18) 复活一事必须作如此理解, 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人肉体不死, 只有精神永在。从这种象征的意义上保罗说: 信耶稣是基督, 与他一同去死, 然后又与他一同复活。旧的已经过去, 从此成为新人。这是精神更新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是很多找到了适合自己信仰的人经常能感受到的。现代读者当然不可能再将宗教神话故事等同于历史, 然而能够理解当时人们透过神话故事表达的思想。

耶稣的门徒深深相信耶稣复活了, 没有这种相信, 便没有今天的基督教。复活的神话故事表达了这样的认识: 复活表示上帝对耶稣生前的活动的认可, 赞许。虽然世俗的权力不承认他, 不接受他, 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上帝接受了他, 将他接到天上, 坐在上帝的右边。这表明耶

稣得到尊荣、权柄，拥有神的能力。耶稣没有死，他仍然活着，升了天，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随着耶稣的故事越过巴勒斯坦进入希腊罗马世界，那里的人就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和说明耶稣基督其人其事的意义。耶稣被看做救主，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者。罪要通过他得到赦免，永生要靠他得到保证。在他们的心目中，耶稣就是主，是带来拯救的神。四福音书相继成书并得到认可提示了耶稣的神性逐步提升的过程。1 世纪末 2 世纪初成书的第四福音提出“道成肉身”的理论，反映了这时耶稣的神性已被大大提升，他被说成是太初就与神同在的“道”。道就是上帝，上帝自己化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然而“道成肉身”的理论还没有将圣父与圣子的关系说清楚，更没有将基督升天后代替他到达门徒之中的圣灵的地位和作用说清楚。“三位一体”的教义终于在长期激烈的辩论后最后确立。圣灵（Spirit）如不大写特指“圣灵”时，一般意思为“精神”。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个不同寻常的五旬节，圣灵好像大风，又像火焰，降临到门徒中间，叫他们放胆讲道，基督教会就此初起；门徒们聚集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从此圣灵就在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感动着人心改变着世界。圣灵的精神看不见但感受得到。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不同存在：圣父创造，圣子救赎，圣灵感动转化。当然，上帝的工作绝不能作如此截然的划分。上帝一直在创造，这个创造的过程也是救赎的过程；人和世界在这个创造救赎的过程中实现转化，走向神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创造救赎转化合而为一。这是现代神学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解释。宗教语言自有其自身的逻辑，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

解释了上帝的意志是如何通过道成肉身的基督通过圣灵在这个世界运作的。“三位一体”的教义肯定了耶稣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也就是上帝本身。在基督教的崇拜仪式中，耶稣被当作上帝本身受到崇拜。

《新约圣经》以及各种信经所描写的耶稣基督都是将作为人的耶稣和作为信仰对象的基督合而为一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亦人亦神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基督教神学所给出的耶稣基督形象虽然也同常人一样有血有肉，要吃要喝，有生有死，但归根结底他是上帝本身，与常人不同。他有神的能力也有神的权柄，说话带着神的权威行事具有神的能力，一言一行无不带着神的印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又是一个“真正的神”。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书所描写的历史人物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这是亦人亦神的耶稣基督所必须具备的大能。早期基督教有一个词来形容耶稣基督亦人亦神的形象，即 Docetism（基督幻影说），此词的词根为“to seem”，“to appear”（看似），意思是说：虽然耶稣看起来是“人”，但他是真正的神，他的人形不过是幻影。基督的确曾经在世为人，也曾教导过他的门徒，但自始至终他只是一个精神体，并非血肉之躯。这种观点被判为异端，不合正统。但基督教内和教外许多人士却认为这正是对福音书所给出的耶稣基督形象的恰当描述。

宗教信仰以神为中心，世界上各大宗教传统都以自己的方式造就自己的圣人。从木匠的儿子到三位一体的上帝，生活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耶稣就这样实现了由人到神的转化，早期的信仰被固定为教义作为整体传给后代，形成基督教独特的宗教传统。尽管教会竭力想找到符合理性且逻辑严密的信仰表述，但三位一体的教义却永远

存在着奥秘。对这一教义的理解需要的是信仰，而不是各种各样敏锐的思辨。

因 信 称 义

基督教会以“信”为其开端。当耶稣被捕很快就被处死时，门徒们惊惶四散，只是因为相信耶稣的死而复活他们又重新聚集起来，形成了最早的基督徒团体。没有这种“信”，基督教便不会产生。所谓“称义”，就是被“称为义人”。“义人”是犹太教和基督教追求的最高人格典范。

谁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

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
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義。

（《诗篇》24：3-5）

由此可见，“神使他称义”的人必须“手洁心清”，即内心有信仰，外在有道德的诚实不怀诡诈的人。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称义”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对如何才能“称义”却有不同的看法。犹太教认为：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摩西律法，才能称义；律法之首是受割礼，外邦人不受割礼不守律法不可能称义。新兴的基督教认为：信耶稣基督称义。只靠遵守外在的律法不可能将人带到上帝面前。保罗是基督教第一位著述家，以其深厚的神学素养提出“因信称义”的主张，反驳靠遵守律法等外在行为就可称义的犹太教观点。

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仅靠遵守律法

不足以赎罪，更不能称义。上帝所要求的道德标准，人没有能力靠自己能够达到，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罗马书》 3：20）律法只是叫人知罪，不能使人罪得赦免。而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这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人皆有罪，耶稣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赎了罪。凭借耶稣的祭献，人与上帝重新和好。依靠上帝的恩宠，人因信耶稣而被上帝称为义人。

人被定罪，是因为人类始祖亚当不服从神，犯了罪。这罪遗传至亚当的后裔，概莫能免。直到耶稣以自己的生命为人赎罪，人才得救。保罗说：“如此说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罗马书》 5：18）

亚当犯罪的故事，肯定是神话，不是历史。宗教神话并不说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只是说明什么是有意義的，什么是无意义的。亚当犯罪，基督赎罪的故事说明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只有一位，他既是犹太人的上帝，也是外邦人的上帝。保罗“因信称义”的主张直接指向“守律法称义”。保罗宣告说：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加拉太书》 3：24-28）

保罗“因信称义”的理论冲破犹太教律法的束缚，将基督教从犹太教的桎梏中引领出来，为基督教独立发展为世界宗教提供了理论依据。

律法曾经在犹太人的历史和宗教中起过重要作用，在信仰和道德上引导犹太人归向上帝，贴近上帝的要求。律法的本意是爱，人自从被创造之日起就知道这一点，上帝通过创造把律法写进每一个人的内心，那就是人的本性。按保罗在《罗马书》2:14 的立场，即使上帝从未通过摩西颁布成文律法，人的本性也会知道他应爱上帝、爱邻人。这是人心里“活的”律法，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所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只有这一条律法，它写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任何时代都有效。但这条律法因人的罪恶的欲望而得不到切实的遵守，因此上帝通过摩西颁布十诫，十诫的中心也是为了阐明这条写入人心的自然法则。然而到耶稣时代，摩西律法被推至极端，以致因强调外在的规条而忽视了内心追求。律法被肢解为破碎的规条，使人动辄得咎，没有人能够通过遵守律法达到至善成为义人。曾经夸口遵守律法达到“无可指摘”的保罗对此深有体会。律法不能满足他内心的追求，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他才找到称义之路。信耶稣，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人不再作罪的奴隶；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拥有新的生命。“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活着。”（《加拉太书》2: 20）

保罗的因信称义说深受东方宗教的影响，颇有神秘主义的一面。但保罗的教导以宗教的语言表述了人们通过耶稣达至上帝，通过内心的纯洁信仰在上帝面前称义的精神追求，将宗教信仰带入一个新境界。

“信”是一种品质，“信”本身就是对心灵的洗涤。“信”使人心纯洁。人在信仰中克服人性的自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上帝为中心，无私地、完完全全地转向上帝。信仰上帝无限的爱与恩典，产生喜乐、平安、信任，放下了世俗的负担和忧虑。作为罪人，人生活在神公正的定罪的永恒惩罚之中，罪的代价是死，基督为我们去死，基督之死履行了神的正义，还清了我们的债，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处于无罪的状态。基督之死使人与上帝达成和解，实现了人生存的转变：从有罪的生命转而获得永生，走向神圣。这是基督教信仰最能打动人心的一面，它以神学的语言表达出人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

早期基督徒为追求一种改变生命的信仰所进行的探索在保罗这里得到恰当的表达。

16 世纪基督教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年）重新强调保罗的“因信称义”说。然而他的对手不是另一种宗教传统，而是基督教会本身。基督教会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获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教会势力急剧膨胀。到中世纪，基督教会已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教皇成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神圣不可侵犯；教会成为欧洲政治、经济、思想上的统治者；神职人员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掌握着人的灵魂拯救

权。教会的种种权利都有相应的神学理论作为依据，如：教皇永不受审判；罗马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永远不会犯错误；教会之外无救恩等等。这些理论的基础之一是“属灵等级”高于“世俗等级”。按照教会的说法，凡被授予神职的如教皇、主教、神甫、修士等，属于“属灵等级”；他们服务上帝，理所当然高于“世俗等级”，如国王、贵族、平信徒等。只有“属灵等级”的人才有权施行圣礼，有权决定谁可以得救称义，他们因此而处于“特权”的地位。路德的“因信称义”说直接来源于保罗。他认为：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称义不因人的善功，只来自上帝的恩典。信仰是信徒的内心经历，存在于上帝与人的关系中。人直接面对上帝，领受恩典，成为义人。义来自上帝，与教会神职人员无关。人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必求助教皇、教会、神职人员以及他们掌握的圣礼仪式，也不求助于善功。人直接面对基督，将自己完完全全交托在基督手中，依赖人内心对上帝全心全意的信靠，就可得救。人只因信而称义得救，路德称之为“唯因信称义”。

人“唯因信称义”，直接面对上帝，因此平信徒皆可为祭司，自己处理自己的宗教事务，不必仰赖神职人员为中介。这一原则是摧毁中世纪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的有力武器。人只因信基督得救，基督的言行记载在《圣经》中，《圣经》是判定信仰的唯一依据。《圣经》永无谬误而不是教皇永无谬误。路德以《圣经》的权威取代了教皇和教会的权威，使最终的裁决权不再是教皇和教会，而是《圣经》，是基督徒各自对《圣经》的理解。路德以《唯因信称义》的理论最终否定了中世纪的教皇权威、教会组

织、圣礼制度、教会法规，使官方教会失去了立足的理论依据。路德理论的革命性质由此可见。路德的理论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其结果是基督（新）教的确立。

保罗的“因信称义”引导新兴的基督教从犹太教中独立出来，最终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路德将这一理论在最需要的历史时刻加以最有力的强调，其结果是新教从旧教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为基督教信仰中一大教派。“因信称义”的教义在基督教历史上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不容否认，它至今仍是众多基督徒的信仰凭藉。然而这一教义也具有不足的一面，产生负面的效果。这一点保罗指出过，路德在经过多年思索后在其晚年也达到了同样的认识：“信”不是根本，“爱”才是根本。

路德神学的中心论点是“唯因信称义”。路德声称：称义的教义并不仅仅是基督教所有教义之一，它是基督教全部教义的基础，是教会唯一的财富，“把我们的宗教与一切其他宗教相区分。”

路德认为：称义是上帝之举：上帝将其赋予人并承认人是义人，上帝通过此举赋予人以价值。称义来自上帝的应许，不以人的“善功”或其他原因为条件，人只有藉着信才得称义，从而得救，此外别无他途。“万事靠信，并只靠信。”基督徒因其信而开始其新生命，上帝应许他称义，上帝的这一应许将持续到世界末日，末日审判时，他也必因信而得救。对路德而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路德坚信人通过信仰得到获救的确信：“你若相信，就有一切；你若不信，就缺一切。”

然而，贯穿《新约圣经》的主题是爱。耶稣基督给人

的最大诫命就是爱：爱上帝爱邻人。基督教的精神是爱，这是使徒们、保罗还有《新约》其他作者一再强调的中心。他们教导说：得救的确信不仅来自信更来自爱，信如果缺乏爱就无法使人从毁灭中被拯救出来。路德当然不是强调“信”而排斥爱，他只是认为：基督徒的信使人圣洁，使人称义，必然导致爱；爱是信的结果，信与爱不可分离。信如果不立即变为爱的行动，那就不是真信；爱如果不来自信，那就不是真爱。

路德的称义学说否定了中世纪教皇和教会的权威，把信仰回归为个人的自由权利。这一理论所具有的革命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路德的对立面总是引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和《圣经》中其他经文（如《约翰一书》第 4 章等）反驳路德，证明“唯因信称义”与《圣经》对立，因此不能成立。路德不得不对这些经文反复思考，努力理解这些经文的真正含意，这一努力贯穿了他的后半生。在路德生命的最后岁月，他达到这样的认识：爱是真信的标志，信决不可能没有爱，信心取决于爱。这就置“爱”于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地位。再读《圣经》的有关章节，了解路德是如何理解这些经文的，无疑对今日认识“因信称义”的完整意义有所助益。在《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保罗如是说：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

爱，仍然与我无益。”(13: 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13: 13)

保罗上述观点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归结于爱，如果没有爱，一切都是枉然。在信、望、爱这三样基督徒必须具备的品质中，爱是首要的。保罗最好地领会和把握了耶稣教导的核心：内在的爱才是上帝所要求的。保罗指出：如果只有信，没有爱，即使信心是全备的，也算不上什么，当然更谈不上称义。

这就与路德“唯因信称义”不合。按路德的观点：爱是信的必然结果，信与爱不可分离。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却提到有一种信，大到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如果只有信而没有爱，这种信就不能唯因其本身而称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路德的对手断言（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是反对路德“唯因信称义”的论据。他们争辩说：唯因信不能称义，必须有爱。

路德的思想来自保罗，他们都确认：真信必然导致爱。他们之间有一个差别：路德认为，信与爱相连，有信必有爱，人因信称义，信是唯一条件；保罗却仔细地分辨了信的不同水平，信的前后变化等情况，指出：信不仅与爱相连，也可能与“不爱”相连，不可一概而论。对保罗而言，爱是根本，如果一个人失落了爱，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背叛信，而任何一个无爱的人都是虚空。对路德而言，信是根本，爱是信的必然结果。

保罗在（罗马书）第 11 章提到一种人，他们只为自己而不为他人的得救着想，自己被赐予信就对别人采取妄

自尊人的态度，这种人因为其自私的态度冒犯了爱。这就出现了危险的转变：由信转变为自高，失落了爱，最终导致对信的背叛。（11：17-25）信按其本性而言存在于基督包容一切的爱中，如果一个人将基督那爱到底的爱理解得很狭隘，甚至用自己心里的自私去反对它，阻挠它，那么这种信就失去了爱的基础，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本性。虽然它也是一种信心，但这种狭隘、自私、有限、无爱的信心最终必将自己否定自己。

保罗指出的这种状况：人有了信，但因其自私、自高而失落了爱，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不仅在古代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中出现过，在现代基督徒——包括当代中国基督徒信仰生活中——也随处可见。^[1]这种“信”，不可能导致称义。

《新约圣经》还有大量经文指明只有爱才带来得救的确信。

“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约翰一书》 4：16-18）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雅各书》 2：14-18；24；26）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彼得后书》1：5-11）

上述几节经文指出信和得救的确信都来自爱：既来自上帝之爱也来自弟兄之爱。只有当我们生活在爱中，我们的心才能得安稳。爱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爱使我们确信得救，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路德的“唯因信称义”不能得出这一结论。

在面对面的激烈辩论中，路德的对手总要引证有关经文，抨击路德的“唯因信称义”的观点。路德不得不进行

深入的思考，他也曾提出过各种解释，将爱纳入唯因信称义的思路中。在路德的晚年，在他对《约翰一书》第4章第17节作出的最后解释中，路德强调了爱是信的标志，如果没有爱，人不能获得“得救”的确信。路德是这样说的：“爱是信的见证，使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有信心和确信。”（1543年）路德死于1546年，在1545年6月7日他最后一次论及《约翰一书》第4章第16-18节的经文时，路德对什么是“真信”提出他的观点：“人们应该做一切好事，这样信就不会成为一个空皮壳，而就可能真的。”这样就将爱及其因爱而做的一切好事看成“真信”的标准。路德在这次布道中号召人们用生命去证明信心，这样在最后审判时面对上帝就将坦然无惧，有信心和确信。路德最终的解释将“爱”而不是“信”置于得救称义的根本位置上。这是路德在长期的辩论和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是路德思想发展成熟的产物。^[2]

探索历史的耶稣

四福音书被确认为经典后，对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生平材料的真实性、历史性、可靠性等问题在后来的许多世纪都不曾被提出来讨论过。神学已将耶稣基督的形象固定：他是上帝父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太初就与神同在，与父原为一。他与神同等，但以道成肉身的形式向世人显现：他就是天上的、属灵的、肉眼不能看见的神，化身为地上的、物质的、有形有体的人，在人的性情与人的形体中显现神，这就是耶稣基督。

基督教产生在信仰唯一神上帝的犹太教环境中，对耶

稣的解释必须要符合一神论的传统，如果他是神，他就不可能是神以外的神，只能是神本身。然而最早的基督徒乃是曾跟随耶稣传道的门徒，他们对自己的老师有亲身的感受和认识，以他们的口传材料为基础形成的福音书无论将耶稣如何神化，决无可能全面否认耶稣作为人的活动和教训。耶稣基督亦神亦人，这是早期神学处境化的必然结论。

在中世纪的信仰生活中，普通信徒既无权阅读《圣经》，更无权解释《圣经》。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阅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用希腊文、拉丁文或希伯来文写的。路德的“唯因信称义”说以信仰为得救之本，将信仰的对象直接指向耶稣基督以及由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上帝，打破了教皇和以他为首的教会神职人员对《圣经》的垄断，以《圣经》的权威取代了教皇和教会的权威。路德对宗教改革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将《圣经》译成德文，使平信徒获得了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利。这就开启了对《圣经》原初含义的研究。

但直至 18 世纪，学者们才有可能对《新约圣经》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等提出与传统不同的看法，并对四福音书彼此矛盾之处提出疑问，认为这其中可能反映了不同的观点，由此开始了对《圣经》的历史研究。19 世纪德国杜宾根学派的出现，开始了《圣经》研究的新时代。这一学派开启了“圣经评断学”这门新学科。“圣经评断学”（biblical criticism）也译作“圣经批判学”。所谓批判，并非我们中国人十分熟习的批评，否定甚至打倒的意思，而是指对《圣经》进行非信仰的、客观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他们将《圣经》的各种版本加以考证鉴别，以便搞清楚

《圣经》的原初面目；与此同时，还进一步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入研究《圣经》产生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努力确定各卷书的作者，成书年代，成书地点，成书过程以及其文字风格，资料来源等。学者们采用历史评断方法研究《圣经》，抛弃了传统解经学的方法和原则从而使人们对《圣经》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对福音书的历史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传统神学以外另一种认识耶稣的新方法。经过一代又一代《圣经》学者的努力，人们得出结论：福音书记载的耶稣生平故事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其中既有历史成分也有那个时代人们对耶稣其人其事的解释。对《圣经》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同时说明：福音书虽然不是纯粹的历史，但其中确实为后人保留了历史人物耶稣生平和教导的原始材料。历史研究将耶稣生平和教导置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从而使基督教信仰具有意义，一种信仰如果缺乏历史基础而只有宗教断言，则这种信仰便缺乏依据而容易陷入迷信。诚然，宗教信仰与历史研究属于不同的范畴，对历史人物耶稣的研究不可能以历史代替信仰，却将信仰置于历史基础之上。历史研究揭去了古往今来人们加在耶稣身上的神圣外衣，将基督教信仰的永恒价值与时代局限加以区别，还耶稣其人其事的本来意义。

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人们的宗教观。对现代信仰者而言，一切超越人类知识和经验的神秘信仰都是不可认知的。他们更愿意以理性和经验为基础去认识一种伟大的宗教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中如何继续拥有信仰的价值。宗教信仰来自个人内心的体验与感受，很难通过科学手段加以验证，但信仰必须置

于理性认识和人类经验的基础上。今天，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信仰者已不可能接受古代人加之于耶稣的种种超自然的神迹，他想要了解的是当初发生的事件的真相。虽然由于福音书的特殊性质，我们已不可能恢复那已被湮没的历史，但至少人们要追问：耶稣本人到底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使他两千年来赢得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的信仰和崇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使耶稣成为基督的，正是他的人格和伟大教导，而不是他的神秘身份。

强调历史耶稣其人其事，正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方式合拍。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其优势是重视人及其人在历史上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家道家皆强调人（而不是神）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孔子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教育家、道德家、思想家。他生在耶稣之前约 500 多年，他的言论被子弟记录传到今天，他的生平有史家作传，他的家谱一代一代记录至今。老子的生平不详，后不知所终。但他的著作《道德经》流传后世，是后人研究其思想的依据。佛教虽从印度传来，但其创始人乔达摩的教导早已由其弟子以“如是我闻”的方式记录下来，成为后人认识人生寻找终极意义的指引。他不是神，只是觉悟者，佛教强调其信仰的“无神”性质。虽然如此，无论是孔子、老子、还是乔达摩，都被后人不同程度地“神化”，但他们的“历史”身份是确定无疑的。耶稣的“历史”形象在特殊的处境中被神化，最终化为上帝本身，几乎失去其历史真面目。其结果是人们对其历史身份提出疑问：历史上真有耶稣其人吗？强调历史的耶稣会否定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吗？

对历史耶稣的探索并非否定上帝，反之，人们通过耶

稣认识上帝。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犹太教信仰唯一神上帝的传统中，犹太人的上帝与犹太人的历史紧密相连，耶稣的教导以上帝和上帝之国为核心，他是最信上帝的人。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人们对上帝的认识逐步发展提高。耶稣介绍给人们的上帝是爱的上帝，如果人需要爱，他们为什么不接受一位爱的上帝？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对上帝的信仰，但“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他们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宗白华语）。一个伟大人物因其所言所行顺乎自然，合乎天意，达到与天地宇宙相酬和的境界，他也就自然地实现了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化，用犹太人的话来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徒用他们特有的表达方式来说明这一主题：“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18）虽然，历史的耶稣已被淹没在处境化的神话故事和宗教语言之中，但福音书记载的耶稣其人的历史身份不容否定。耶稣是承前启后的思想家、宗教家，他的许多教导已成为今日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中国文化重视对整体的把握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这也许是我们今日认识历史耶稣的方法。中国老一辈基督教神学家，无一不是以耶稣基督为其信仰中心的。

基督教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百年之后，到“五四”时代出现了中国教会第一代神学家。出现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这一批神学家无一例外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抚育之下成长起来的，这表现在他们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也表现在他们的思想和气质之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强调耶稣其人其事在基督教信仰中的意义，以耶稣的教导为现实人生的指路明灯。老一辈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和神学家

们都十分佩服耶稣的人格，认为“耶稣的人格，足以救人救世”（吴雷川语）。谢扶雅则强调“中国的基督学，将不感兴趣于信经教条之争辩，教会宗派之骈生。它必然超超西方天主与复原两大教派及其下的分支，它亦必超越所谓基要派与近代派之纷争。我们的基督学，乃是直探神而人、亦人而神的耶稣基督，而追踪寝馈于其生平”（《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

徐宝谦皈依基督，并非由于基督教的神学与信条，而是由于耶稣的人格、耶稣的完全圣洁、无我精神和他的爱。徐宝谦既是基督徒也是受儒家传统影响颇深的人，他强调“知行合一”。他认为“耶稣最优越之点，就是能将神秘经验与道德的生活综合起来，完全打成一片。”他提出的口号是：“认识耶稣，并且效法他”（《耶稣基督的优越点》）。

吴耀宗先生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因为读“登山宝训”，受到耶稣基督崇高伟大人格的震撼。从此耶稣的教导指引了吴耀宗的整个人生。（见本书第三章）吴耀宗先生重视历史，他“把传统基督教所看不起的人类历史从地上拾起来，用人民的观点加以观察，还其本来的面目，在其中找到基督徒的使命和完成使命的同路人，这是吴先生的理论和实践不同于其他神学思想家的地方。”（丁光训：《先进的吴先生》、《回忆吴耀宗先生》）吴先生是基督徒，重视通过祈祷认识真理，提高个人修养，如同耶稣曾经做过的那样，通过祈祷使他成为大智、大仁、大勇。这与中国儒家传统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境界殊途同归。吴先生是这样说的：“祈祷的主要意义，不是祈求，而是静默中体认真理。祈祷的目的，不是叫客观的事实，俯就主观的愿

望，叫上帝答应我们任何的祈求……相反的，祈祷是要我们从真理的体认中，发现应走的路。”“在登峰造极的时候，它使人感觉到：他所听见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耶稣是这样的感觉。保罗是这样的感觉，一切先知圣者，也是这样的感觉。祈祷使他们变成大智、大仁、大勇。”

（《论修养》）祈祷的结果，“是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在吴先生的信仰和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相通相融，历史的耶稣是他修身养性的指引者。

中国人从自己的角度去认识与理解耶稣，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全世界有众多的民族，其文化不可能是单一的。基督教是世界宗教，不同的民族从不同的传统去认识耶稣，极大地丰富了神学对耶稣的理解。传统基督教神学自始自终强调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完全的神。中国文化缺少对唯一神上帝信仰的传统，这也许是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普遍以“直探耶稣”为出发点的原因。

“直探耶稣”的神学更为重视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对我们现实人生的指引，历史研究耶稣无疑对耶稣的思想、信仰、教导等提供更多的信息。中国人对接受一位历史耶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耶稣是一位怎样的人？首先要明确的是：耶稣是犹太人。这本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但因为基督教与犹太教曾处于敌对的地位，据福音书记载，犹太人似乎应该对耶稣之死负责，人们慢慢忘记了耶稣本人就是犹太人。杀死耶稣的是罗马统治者和犹太上层权势人物，不是普通犹

太百姓。耶稣出身犹太家庭，在传统犹太教环境中长大成人。他只是对歪曲犹太教信仰的错误东西进行了抨击，他绝对没有创立一个独立于犹太教的新宗教的打算，更没有认为自己就是上帝。这是绝不可能的事！犹太教信仰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上帝等同。耶稣的门徒相信耶稣没有死，还活着，升了天，坐在上帝的右边等等，只是要说明上帝拣选了他，他就是弥赛亚。他们也绝无可能认为耶稣就是上帝本身，因为他们也是犹太人，信仰的是唯一神上帝。将耶稣提升到与神完全等同的地位的观点是非犹太教的，是基督教传到巴勒斯坦以外后发展出来的观念。如果不将耶稣的言行置于犹太教传统中去考察，就会得出错误的认识。

考察世界各大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不是由某个人类群体共同的努力所创立的，总是由一位超前于时代的先知创立的。人们认为这位先知是得到上帝特别恩宠受上帝差遣到人间的使者。他们往往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最混乱、最愚昧、最黑暗的时代；他们往往出身卑微，社会地位低下，因而为世人所不理解，受到拒绝与错待，乃至惨遭迫害。人类历史上创立新宗教的伟大人物大都来自下层社会，耶稣是其中之一。读福音书时我们深切感受到耶稣最贴近社会，最关怀人生，特别关怀那些贫苦者和卑贱者。犹太先知们作为神的代言人，总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抨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少数人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分明的政教合一社会中，复杂又频繁地献祭和僵化的律法主义压抑人的精神追求，因而耶稣对上帝之国的憧憬无疑具有现实意义。耶稣强调信仰的内在性质，这就使信仰成为一种渗透整个人的性格特征，而不是对某种

仪式和规条的遵守。自耶稣以后，律法和圣殿崇拜就不再具有终极的意义。

历史研究努力还原耶稣的历史人物身份，作为一位有血肉之躯的人，耶稣和我们一样对世界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有共同的感受。耶稣当日所追向的也是我们今日要追问的：上帝是谁？上帝与人的关系如何？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耶稣不是简单地接受那个时代已经提出的现成答案，而是质疑传统，批判权威，提出新观点。这是耶稣给我们树立的榜样。

当耶稣说：“上帝之国就在你们心里”时（《路加福音》17：20-21），他所指的上帝绝不是一位高高在上，远不可及的存在。上帝就在“人心里”，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存在于人心里的这位上帝有改变生命的能力，人心中有了他生命就变得更丰富更有意义。耶稣的上帝其本质特征就是爱。上帝之爱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改变个体生命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耶稣的上帝之国是爱是公义是和平，表达了耶稣的社会改革理想。只要有上帝之国与现实社会相对照，人类就永远有追求的目标。

相信“上帝就是爱”也就承认了上帝有局限性，因为爱本身有局限性：爱不是强迫，爱只是奉献。耶稣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充分彰显了上帝之爱，上帝之爱改变了耶稣的生命，使其具有改变生命的价值。传统神学讲耶稣复活，得到永远的生命，信耶稣得救等应作如是观。上帝之爱使耶稣的生命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上帝未能改变耶稣个人的命运，耶稣仍然死在彼拉多手下，可见耶稣的上帝并非全能：他不能将耶稣从死亡手中夺回来，耶稣死了。耶稣的生命和普通人的生命一样存在于有限之中。从福音书

看耶稣的人生：他没有权力，没有财富，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没有土地。除了心中有上帝，他一无所有。他认识到上帝就是爱，他教导人要“爱上帝”。爱上帝就是爱本身，就是要像上帝爱自己一样去爱邻人。耶稣所信仰的上帝不是迷信的目标，不是通过崇拜仪式或献上祭礼就可得到虚假保佑的神灵。一个人如果要作耶稣的门徒，他应该明白：他必须像耶稣一样做出奉献，直至生命。耶稣的人生就是实践“爱”的人生，他做了很多事帮助“邻人”解脱痛苦，但仍有疾病他不能医治，仍有痛苦他不能抚慰，他必须向上帝祈祷。福音书耶稣之死的故事（《路加福音》23：43）说明，虽然爱的力量抵挡不住仇恨，耶稣在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不是以怨报怨，而是宽恕他人，应许一个承认有罪的强盗死后进入乐园，这一应许改变了他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以爱为准则，舍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标准，耶稣使用种种比喻和寓言宣讲人与人的关系应如何以“爱”为准则。在“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中，犹太人最看不起的血统混杂的撒马利亚人十分自觉地实践着爱的原则，本当遵守上帝教导的祭司和利未人却弃需要帮助的“邻人”于不顾。（《路加福音》10：30—37）在“浪子的比喻”中，父亲对那位曾经放荡但如今表示悔改的儿子所表示的爱，十分动人。在耶稣的教导中，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才是真实可靠的。

爱不仅是人与人共同生活的准则，也是个体生命的最终追求。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自觉地实践爱的教导，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关系才能确立，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作为一名基督徒，顾名思义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信耶稣就是信上

帝的本质是爱，在耶稣的教导和基督徒团体的感化中培育出个人的品格，拥有信仰就是拥有爱。爱存在于人的内心，使人的性格成熟完善，使人的生命富有创造性，使人凡事宽容，凡事相信，凡事希望。人的生命因拥有上帝之爱而拥有意义。在耶稣那里，信仰上帝不是表现为一整套表演式的礼仪，而是将上帝之爱扎根于心，爱邻人只是这种内在信仰的自然流露。爱具有超然的性质同时又贴近人的日常生活，使爱的实践具有现实的意义。爱不但使人崇高，贴近上帝，也使社会更稳定更美好更完善。从世俗的观点看，耶稣的个人生活不是成功：他既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如果不是神学将耶稣提升为神的儿子乃至上帝本身，谁也不可能将一个被处死在十字架上的“罪人”认作“救主”。今天当历史研究突出耶稣历史人物的本来身分时，很多信徒不能接受耶稣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一个事实。传统神学强调耶稣的神的身份和神的能力，人们只要相信这一点并求告他的名就可以得救。相比之下这容易做到。如今认识历史的耶稣，他的整个一生只是爱的牺牲和奉献，作耶稣的门徒，就是要像耶稣那样以整个生命去实践上帝之爱，这对每个信徒都是一个考验。信仰其实是一种气质的培养，性格的完善，是对上帝是爱的确信。信仰使人得到自由，立足于理性。宗教发展到今天，人们还能仅仅满足于神话故事吗？人们应该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和爱的实践中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既使个人成为“义人”，也使人类关于“上帝之国”的梦想得以逐步实现。

爱具有超越的性质，它带领人穿越有限到达无限。这种超越的性质我们称之为“上帝”。上帝的本质是爱，人

因实践上帝之爱而实现与神合一，人因爱而称义。这就是耶稣昭示于人的真理。

写至此，结论已出来，应该搁笔了。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无论使徒们怎样认识他们的“夫子”，无论以保罗为代表的古典基督教如何解释耶稣其人其事的意义，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耶稣带给世人的是上帝之爱。现代神学家们强调历史的耶稣，在他们对历史的耶稣的解释中甚至出现了对传统信仰的冲击，但他们紧紧抓住并始终强调的仍然与传统信仰一致：上帝就是爱。这是耶稣教导的核心，也是贯穿《新约圣经》的主题。作者由此得出如此认识：耶稣所体现的基督教的本质就是爱。爱是基督教信仰永恒不变的价值所在。古往今来一切神学都不过是对这一信仰本质的解释。

注释：

- 1 见《金陵神学文选》，第 8 页。
- 2 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第 468 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年 10 月，段琦、孙善玲译。欲知路德在此问题上思想发展的过程，请读该书附录一、二。

参 考 书 目

- 《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南京，1998 年。
- 《圣经》：启导本，香港，海天书楼，1989 年。
-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基督教会史》：(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 《牛津基督教史》：(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张景龙、沙辰、阚保平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年。
- 《基督教简史》：G. F. 穆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
- 《宗教哲学》：约翰·希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何光沪译。
-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孔汉思和库舍尔（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何光沪译。
- 《金陵神学文选》，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2 年。
-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 《当代美洲神学》：D. W. 弗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圣经：一部历史》：维尔纳·克勒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林纪杰等译。
- 《宗教辞典》：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
- 《基督教要道问答》，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印。
- 《马丁·路德的神学》：保罗·阿尔托依兹，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年 10 月，段琦、孙善玲、陈霞译。
- 《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李平晔，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1984年。

《基督教哲学》：赵敦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圣经鉴赏》：卓新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卓新平，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耶稣传》：大卫·弗·施特劳斯，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吴永泉译。

《现代基督教思想》：詹姆斯·C·利文斯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何光沪译。

《宗教之解释——人类对超越者的回应》：约翰·希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耶稣》：汉弗雷·卡本特，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张晓昕译。

Charles Bricker and others; *Jesus and His Times* . The Reader' 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D. A. Caswell and S. L. Shields; *Survey of the New Testament* Herald House, 1997。

前 言

在每种文化的核心之处，是传统上所称的宗教，即“对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该如何生活的一种解释。”^{〔1〕}西方文化的核心在于基督教信仰中。

基督教早已传入中国，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人对基督教有不同的认识，我们今天正处于重新认识基督教的过程中。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自那时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与近代中国历史上面对强权不得不屈辱地打开国门有根本的区别，这次是中国人主动地、自觉地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寻求新的发展前景。这其实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一再对国家民族危亡所作思考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面对世界发展新形势作出的智慧的决定。这样的心态是积极进取的、批判吸收的。不仅经济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管理，甚至资金，改革一切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旧观念旧体制，使我国经济状况在短短二十年里出现了根本的转变，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也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西方、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已不设禁区。在此过程中，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作为西方文化源泉之一的基督教。这些年来，国内出现了不少翻译、介绍、研究基督教的作品。除了专业学者所做的工作外，更有众多不是研究宗教的知识分

子、青年学生等也对基督教文化产生了兴趣，其中大多数人并非出自信仰的动机，只是想了解基督教价值之所在以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

不少人是通过阅读去了解基督教的。常有对基督教文化感兴趣的朋友说：我读过《圣经》，偶尔还到教堂听讲道，知道很多圣经故事，对基督教信仰也有一些抽象的认识，但仍然对许多问题感到困惑：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为什么围绕耶稣生平有那么多超自然的神迹？为什么记载耶稣生平的福音书不是一部统一的书而是四部？为什么四部福音书对耶稣故事的记载既重叠反复，又有很多彼此不一致甚至矛盾之处？基督教信仰与耶稣其人有什么关系？耶稣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教导？基督教信仰的根本价值何在？如此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耶稣讲起，历史上先有耶稣后有基督教。耶稣的生平和教导是基督教的基础。本书从耶稣其人写起，简要描述了耶稣诞生、耶稣受洗、耶稣传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以及围绕着他的生和死一个新宗教悄然兴起的过程。作为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一位历史人物，耶稣的生平和思想是有历史线索可寻的。作者在叙述耶稣的生平和探讨耶稣的思想的时候，简单介绍耶稣所处时代的宗教、历史、文化等背景，以便读者对耶稣其人其事和基督教最初创立时的情况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每一种宗教传统如何开端及其初始时期的状况如何对这一传统具有永久的影响，对耶稣的生平和思想的探索因此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耶稣生平言行除见于（新约圣经）中的四福音书（主要是前三部福音书）外，其他历史资料来源极少。而且，“福音书记载的主要是耶稣基督神迹的见证，其细节无疑由于早期教会的经历

和处境而受到渲染。学者们对福音书中记载的许多事件的历史准确性，有截然不同的意见。”^[2]尽管如此，“但在福音书中，耶稣的主要教导和品格却跃然纸上。”^[2]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基督教的本质特征，仍需从重新认识耶稣、重新解读福音书开始。中国老一辈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先生说：“……基督教虽层层包藏于西方教会的仪式、教义、组织、建筑之中而几乎不见其真面目，却有一个永不磨灭的宗教本质。”^[3]我们期望去掉这层层包裹来认识耶稣本人，藉以认识基督教的宗教本质。

古往今来围绕这一主题撰写的大部头作品成千上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一本小书，是作者尝试以当代中国人的观点和情趣写耶稣基督的结果。作者缺乏信仰的实践和神学的训练，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探索耶稣其人其事的存在和意义。本书强调历史，但由于福音书的特殊性质，要想从中将历史的耶稣和信仰的基督完全区分开来实属困难。作者无意作这种区分，而只想以中国人的感情去认识耶稣，以中国人的方式去思考“耶稣为什么是基督”这个既古老又永远新鲜的问题。

注释：

- 1 孔汉思和库舍尔（德）：《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13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何光沪译。
- 2 威·沃尔克（美）：《基督教会史》第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
- 3 转引自《金陵神学文选》第93页，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2年。

导言 耶稣与四福音书

一种新兴宗教的崛起，总是得力于一位伟大人物的活动与教训。佛教如此，伊斯兰教如此，基督教亦如此。这位宗教伟人通常会对现行宗教传统重新作出肯定和否定，在此继承与扬弃的过程中，一些崭新的思想出现了，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乃至开创出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新宗教。耶稣是基督教创始人，他的生平活动和教导为基督教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耶稣没有为后世留下任何文字著述，其生平事迹和教导记载于《新约圣经》的四部福音书中，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福音书的成书经历了从口传到文字记录，最后才集结成书的过程。

早期基督教是作为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而兴起的，它来源于犹太教，脱胎于犹太教。最早的基督徒大多是犹太人或希腊化犹太人，之后才有“外邦人”加入基督教会。犹太人有在会堂里读经、讲道、作见证的传统。他们在读经后有对经文进行“解释”的习惯。^[1]早期基督徒继承了这些传统，耶稣去世后他们聚集在一起，通过讲道作见证等方式分享使徒们（耶稣第一代门徒，曾跟随耶稣传道）口传下来的关于耶稣其人其事的故事。早期门徒大多来自犹太社会底层，他们不像那些受过教育的拉比或文士们一样地“读”和“写”，因此，耶稣其人其事的故事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是通过口传而被保留在早期教会中的。迟至 2 世纪中叶，虽然那时福音书已经成书并广泛流传，小亚细亚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主教帕皮亚（Papias，约 60—130 年）仍高度评价自使徒以来口传至他那个时代的耶稣生平材料。2 世纪的基督徒对耶稣教训的引用也常常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口传。^[2]最早的基督徒多为犹太人，他们在阐释耶稣生平的重要意义时常常借助犹太教圣典，主要是《旧约圣经》中的律法书和先知书。这样，基督教开创初期的口传传统就成为犹太教经典《旧约全书》和后来形成的基督教经典《新约全书》之间的桥梁。后来基督教会将新旧约两书合在一起作为基督教《圣经》，或称《新旧约全书》。

第一代门徒相继去世后，人们认识到必须将使徒们口传下来的材料用文字记录下来，因为基督教以很快的速度传至巴勒斯坦境外，若干不知名的传教士在罗马帝国境内四处传教，他们需要文字材料以便向外邦人解释耶稣基督其人其事的前因后果；同时，来自罗马当局和其他社会势力集团对基督徒的迫害也促使基督徒在口传之外发展出文字材料以便阐述基督教的信仰与立场，使之得到理解与支持。于是一些文字材料陆续出现，诸如耶稣生平，耶稣语录，耶稣所使用的寓言、比喻等，特别流传广泛的可能是关于耶稣受难的记载，即他生命的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故事。这些文字材料的内容和写作年代至今不能确知。直至 1 世纪下半叶至 2 世纪初，才有人将它们集结成书，并称之为“福音书”（Gospel）。Gospel 是希腊语 *evangelion* 的英译，意为“好消息”或“宣告”。早期基督徒用它表示宣告“耶稣是基督，他带来拯救”这个好消

息。

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四福音书中，《马可福音》成书最早，但不早于 75—80 年。该书的写作不纯粹按照历史年代，书中所采用的材料以是否能说明教义和教会传统为取舍。《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成书年代大约在 80 年至 95 年之间。^[3]《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内容最为相近，两书使用了很多相同的词语。马太在写作自己的福音书时，手边可能有《马可福音》为蓝本。《路加福音》有与《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但也有一些后两部福音书都没有的材料。它对事件的描述更为详细，文字风格也较为典雅。

上述三部福音书虽各有不同，但因取材、结构、故事顺序和基本观点大致相同而被称为“同观福音”。在同观福音中，耶稣的生平与教训以及他所使用的寓言故事或比喻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对此学者们作出种种假设，以下观点较为广泛地被接受：马太和路加都以《马可福音》为蓝本；马太和路加都引用了当时流传着的有关耶稣语录和耶稣生平的其他文字材料，学者称之为“Q”（来自德文 *Quelle*，意为“原始材料”）；它们各自拥有一些其他材料来源；约翰福音也同样另有不同的思想背景和资料来源。

四本福音书都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它们的作者是谁？基督教传统认为《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十二使徒中的马太和约翰；《马可福音》的作者则是当耶稣被捉拿时那位赤身逃跑的少年人约翰·马可（见《马可福音》14:52）；《路加福音》的作者则是那位与保罗一同传教一起共患难的医生路加。对这些说法历来就有争议。

就福音书的内容分析，它们不太可能是目击者的作品。据考证，最初四本福音书都没有注明作者，四位作者的名字是公元 2 世纪以后才与福音书连在一起的。上述福音书产生的过程说明，今天要考证出每一部福音书的作者是谁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无论福音书的作者是不是使徒，都不能改变福音书的性质，也不能减损它们的重要价值：它们为后人保留了当时的人对耶稣的回忆和解释。历史不仅仅是年代和事件的罗列，它还记录了人类认识和思想的发展过程。

以同观福音为一组与第四福音（约翰福音）相比较，两者之间的不同颇为明显。同观福音从耶稣生平故事讲起，引导读者一步一步去认识耶稣就是基督的道理。同观福音对耶稣故事的叙述不但情节基本相似，甚至在某些段落使用了相同的句式和词汇。而（约翰福音）则较少关注耶稣生平，它一开篇即庄严地宣告：“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1：1）。“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1：14）。如果说同观福音中保留了较多的耶稣生平和教导的话，《约翰福音》则主要是记载耶稣去世后数十年间教会发展出来的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记载。《约翰福音》的成书年代在 95-110 年之间，它很好地满足了 1 世纪末 2 世纪初人们的需要，与保罗书信一起，基本上奠定了基督教会的正统教义。

在基督教开创初期，也曾流传过其他种种不同的福音书，但上述四部福音书最终得到普遍接受，被确立为圣典，并列于《新约全书》的开头，使之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至于当时流传过的其他福音书，大多只有一些片断留传至今。有一两种尚且完整，如《托马斯福音》（Gospel

of Thomas)。该书可能写作于 1 世纪末 2 世纪初，其希腊文本只有少数片断留存，但近年人们在埃及偶然发现了译成科普特文的完整《托马斯福音》。它与四福音书大不相同，只记载耶稣言论而没有任何耶稣行迹，甚至连基督教信仰中最关键的耶稣之死和死而复活的情节都没有。其中记载的耶稣言论与四福音的很相似。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托马斯福音》中耶稣的有些教导可能比四福音书更接近耶稣本人。

既然有四本福音书并列，彼此又有不同，哪一本最具权威性呢？如果都有权威，又如何协调彼此的差异呢？教会面对这些问题必须有所回答。2 世纪中叶一位基督教护教士塔提安（Tatianus，约 120—175 年）提供了一种调和办法，他综合四福音书的材料写成一本从头至尾的完整福音，他称之为“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意思是“来自四福音”）。塔提安是小亚细亚某地主教，他的这一作品在小亚细亚讲古叙利亚语的诸教会中使用了几个世纪。另一种解决办法来自与塔提安同时代的马西昂（Marcion，约 110—160 年）。他认为四福音书既然彼此不同，其中只能有一本具有权威。他选择了《路加福音》并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改（去掉耶稣诞生和耶稣家谱等段落）。早期教会没有接受上述解决办法。他们强调四福音书是不同人群从不同角度不同文化背景分别对同一个人和同一事件——耶稣，他的降生和救世——所作的见证。教会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是为后人留下了四部福音书。到公元 2 世纪末，四福音书得到各地教会的普遍认可，他们承认四福音书彼此不可替代，都具有信仰权威。这一承认的结果是：除了这四本福音书外，当时流传的其他福音书逐渐消